

六十九



攻火攻皆因天時燥旱營舍茅竹積芻穗

糧軍營於積草宿莽之中因風而焚之

火獸以艾

燭火燭於置瓢中瓢開四孔繫瓢於野豬鹿項上針

其尾端向營而縱之奔走入草瓢敗火發

火禽以胡

桃剖分空中實艾火開兩孔復合繫野雞項下針其尾

而縱之奔入草器敗火發

火盜遣人音服與敵同者

夜竊號逐便懷火偷入營焚其積聚火發亂而出

火弩以壁張弩射及三百步者以瓢盛火冠矢端以數百

張中夜齊射敵營中芻草積聚

隋書火杏磨杏子

中空以艾實之繫雀足上加火薄暮翥放飛入城壘中

棲宿其積聚廬舍須更火發謂之火杏

古真篇鑑類函 卷三 武功部 火攻 二

火攻二

原漢將李陵征匈奴戰敗班師為單于所逐及於大澤

匈奴於上風縱火陵亦先放火燒斷葦葦用絕火勢

識曰敵用火勢焚吾門思火滅門敗吾當便積

薪助火使火勢盛敵不得入亦拒火之方也

後漢書班超傳曰超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

忽更疎懈超謂其官屬曰此必有北使來狐疑未知所

從故也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

初夜遂將吏士往奔賊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

賊舍後餘人悉持弓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

鼓噪賊眾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

十餘級餘眾百許人悉燒死

原後漢末漢將皇甫嵩

討黃巾賊張角嵩保長社賊來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乃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眾寡今賊依草結營易爲風火若因夜縱火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其功可成其夕遂大風嵩乃約勒軍士皆束炬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陣賊驚亂奔走嵩進兵討之與角弟梁戰於廣宗梁眾精勇嵩不能尅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懈乃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陣至晡時大破之

後漢末劉表

死曹公克荊州得劉琮水軍沿流東下吳主孫權遣周

亮

卷三

武功部

火攻

三

瑜領兵逆曹公過於赤壁初一交戰曹公軍披退引兵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眾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曹公期以欲降又先備走舫各繫火大船後因風相次但前曹公軍吏士皆延頸遙觀指言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營頃之標

陷張天

標首標
火飛也

人馬燒溺死者甚眾軍遂敗退

晉魏

志諸葛誕反大將軍司馬文王督眾討之四面合圍表裏再重誕等大爲攻具晝夜五六日攻南圍欲決圍出

圍上諸軍臨高以發石車火箭逆燒破其攻具 晉書

王濬傳曰濬伐吳吳人於江險積要害之處皆以鐵鎖

橫截之濬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

前遇鎖燃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 原

東晉將殷浩北伐其長史江道取數百雜以長繩連之

其脚皆繫火一時驅放羣雜飛散火熱羌營 詳謀

宋書殷琰傳曰琰與劉劭相持劭用茅苞土擲以塞塹

擲者如雪城內乃以火箭射之草末及燃後土續至一

二日塹便欲滿復以鐵珠子灌之珠子流滑緣隙入草

火燃草盡塹中土不過二三寸 原後周遣將伐高齊

古查齋鑑類編 卷三十一 武功部 火攻 四

齊將段韶與太尉蘭陵王長恭同往捍禦至西境有桓

谷城者乃絕險古城千仞諸將莫肯攻圍韶曰汾北河

東勢為國家之有若不去桓谷事同痼疾計彼援兵會

在南道今斷其要路救不得來且城勢雖高其中甚狹

火弩射之一旦可盡諸將稱善遂鳴鼓而攻之城潰獲

儀同薛敬禮大斬獲首虜仍城華谷置戍而還 隋文

帝時高穎獻取陳之策曰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儲

積皆非地窖密遣人因風縱火待彼修葺復更燒之不

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帝行其策由是陳人曰敝 原

唐書李敬業傳曰敬業反武后遣大將李孝逸將兵三

十萬往繫之屯高郵監軍魏真宰曰賊其敗乎風順板
乾火攻之利也固請戰遂度谿擊之敬業置陣久士疲
皆顧望不正列孝逸乘風縱火逼其軍軍稍却敬業乃
敗 宋史張世傑傳曰世傑與劉師勇諸將大出師焦
山令以十舟為方碇江中非有號令毋發碇示以必死
元帥阿朮載殼士以火矢攻之世傑兵亂無敢發碇赴
江死者萬餘人 兵略纂聞曰明宣德二年西戎叛圍
茂州城中老弱不及二千時殷序為蜀右使馳往守之
隨方拒敵賊退聚山嶺累石為硎房以自固序命軍士
積薪山麓縱火焚之煙焰漲天賊困皆投下生擒二千
餘人餘眾悉降

喜齋鑄鑑齋

卷三

武功部

火攻

五

火攻三

原燧象

火牛

傳吳伐楚昭王執燧象以
奔吳師 田單攻即墨事

增焚橋

焚梯唐書馬燧傳曰田悅反燧進營倉田與悅夾洹而
軍造三橋逾洹日挑戰悅不出陰伏萬人將以掩
燧燧令諸軍濟師並恒趨魏州留百騎持火待軍畢發
匿其旁須悅來度即焚橋比悅至縱兵擊之悅敗走橋
已焚眾赴水死者不可計 兵略纂聞曰明張文錦知
安慶府宸濠求攻賊城令梯城十四方丈高八尺城
外蔽以版中伏兵攻城公令城中預備箭茅屢城之梯
推梯即以屢掩之而隨以火茅著梯火發賊不及走梯
已破 火狻 火狙 宋史趙適傳曰晏州夷酋小漏反
焚矣 其山崛起數百初林箐深密壘石為城樹柵以守適軍
不能進巡檢科友直所部多思黔土丁皆山險而山多
生狻遁土丁伏去蒙密緣崩石挽藤葛而上得狻數
千頭束麻作炬灌以膏蠟縛於狻背暮夜復遣土丁負

繡拂登巔乃縋梯引下人人銜埃翠嶺矚附而上比
雜鳴悉力撻刀斧穿箐八及賊柵出火燃炬徐熟狂跳
賊廬舍皆茅竹猱鼠其上火輒發賊號呼再撲探益驚
火益熾賊擾亂不復能抗赴火墮崖死者不可勝計
兵略纂開曰福清石竺山多猴千百為羣成繼力勤
持屯兵於此每教軍士放火器以爲常比賊至伏兵山
捕數百善養之仍令習火器以爲常比賊至伏兵山谷
中而令羣狙圍其營賊不虞也少頃火器俱發霹靂震
地賊大驚駭伏發鐵焉昔鐵尹相象田單火牛江
道火雞今戚公乃以火狙智者相師大約類此

焚咸邱

燒浮橋公牟傳焚咸邱火攻也

砲

製地雷兵略纂開曰曾鐵在邊置砲法砲圓如
采飾之鐵拾得者駭爲異物聚觀傳玩者搗搗須以藥
發死傷甚眾又製地雷穴地丈許壩藥於中以石滿
覆更覆以沙令與地平伏火于下可以經月繫其發機
於地面過者蹴機則火降藥發石飛墜殺人敵驚以爲
神

海爲丹

湖盡赤五代史劉仁軌遇倭人白江口

高齋淵鑑類函

卷三十三

武功部

火攻

六

略纂開曰明太祖與陳友諒大戰於彭蠡湖乘風
縱火焚其舟數十里湖水盡赤友諒乃退保鞋山

天雷

飛火鎗唐荆川左編曰金人有火砲名震天雷
已上火點著鐵甲皆透又有飛火鎗注

藥

以火發之輒前燒十餘步人亦不敢近

炬

縱火自救孫權攻合肥新城滿寵募壯士數十人
具殺權弟子權遂退

兵

下見火攻二

賊

傳曰琰爲零陵太守時蒼梧桂陽猾賊相聚攻郡賊
賊衆多而琰力弱吏人憂恐琰乃待制馬車數十乘以
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殺弓
弩剋期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
火燒布而燃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
鳴震羣盜披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湖境以
清

放雉尾炬

聖金汗砲宋書杜慧度傳慧度爲境以

向交州

慧度自登高艦合戰放火箭雉尾炬術衆艦俱

然一時散潰

八編類纂曰元伯顏兵次沙洋柏守將

向交州

慧度自登高艦合戰放火箭雉尾炬術衆艦俱

然一時散潰

八編類纂曰元伯顏兵次沙洋柏守將

王虎臣王大用不應日暮風大起伯顏命順
益火拒

風掣金汁砲焚其廬舍烟焰漲天城遂破
賊 曳車塞門北史李詢傳日詢仕周遷司衛上土武

焚肅章門詢於內益火賊不得入唐書海城王直作亂

泚兵薄城戰譙門晨至日中不解或以芻車至賊曳車

塞門焚以 掘隧積薪 為桴宣薪唐書伊

戰賊乃解 哥舒晃以饋為先鋒下陷州戰把江水水端 徧山縛

駟乃為桴宣薪焉飛風賊焚灑口不可計 大夔積薪唐書王維

將陳當率千兵出不意乘高蔽峻張疑幟納炬於樹徧

山澤以竿雜戰艦於河晉兵不得渡莊宗積薪募破梁

城以竿雜戰艦於河晉兵不得渡莊宗積薪募破梁

戰艦者至於吐火焚咒莫不皆有李建及重鎧就稍呼

日梁晉一水間耳何必巧為吾今破之矣即以火藥積

薪自上流縱火焚梁艦建及以二舟載甲士隨之斧其

竹竿梁兵皆走晉軍乃 騰烟如夜 煙薰漲天唐書

得渡救南城環解圍去 武功部 火攻 七

翰傳日安祿山反翰與賊將崔乾祐戰賊負薪塞路順

風火其車漂炭熾突騰輝如夜士不復相辨自相鬪殺

朱全忠遣龐師古攻齊州久不下全忠身往薄情河

結壘朱瑄下甚懼俄而瑄等全忠得 輕騎焚攻具

急汴軍居下其懼俄而瑄等全忠得 輕騎焚攻具

縱火焚其旁煙壘漲天瑄等大北 銳士火戰唐書李密傳

滅 唐書韓游瓊傳日朱泚大治戰棚雲橋士皆懼攻

南雉游瓊日是分吾力也趨北雉還郭詢郭廷玉以銳

士三百傳滿直出火其棚投薪於中風返皆燼賊氣沮

故諸將推游瓊 赴難功第一 火攻四

增焚三十餘屯唐書秦瓊傳日瓊字叔寶從通守張須

追躡叔寶與盧士信馳叩賊營門閉不得入二人超升

其樓拔賊旗幟殺賊十數人營中亂即斬關納外兵縱

火焚三十餘屯 **推車焚柵** 唐書馬燧傳曰田悅反圍邢州使大將楊朝光以兵萬人據雙同築
東西二柵以禦燧燧乃推火車 **縱火大呼** 五代史史建瑑傳曰
焚朝光柵自晨訖晡斬朝光 梁軍已破棗強存審扼下博橋建瑑率百騎為梁旗幟
雜其芻牧者夜叩梁營斬其守門卒縱火大呼斬擊數
十百人梁大 **萬炬俱發** 通鑑宋紀曰南漢郭崇岳復
祖夜拔營去 為捍禦之備潘美謂諸將曰
彼編竹木為柵若篝火焚之必擾亂因而夾擊之此萬
全之策也遂分遣丁夫人焚二炬間道造其柵會晷夜
萬炬俱發天大風烟埃紛起 **鴛鴦銳** 兵略纂聞曰明
南漢軍大敗崇岳死於亂兵 張布政吉備兵
府江以意創鴛鴦 銳
鴛鴦偏架弩

水戰一

原孫子曰敵若絕水必遠水 引敵使寬而度之 客絕水而來勿

迎之於水內令半度而擊之利 半度勢不并故可敵 欲戰無附於

水而迎客 附近也近水得敵不得度也 視生處高 水高亦當處而

高處無迎水流 恐概我也逆水流在下流也不當處人

藥於上 此處水上之軍也 上而水濁沫至欲涉者待其

定也 恐半度水而遂漲上而水當清而反濁沫至此敵

先至皆為絕軍 人上過水之衝也欲以中絕軍凡地有水欲漲沫

當待其定也 **增**吳子應變篇曰吾與敵相遇大水

之澤傾輪沒轅水薄車騎舟楫不設進退不得此謂水

戰無用車騎且留其傍登高四望必得水情知其廣狹

盡其淺深乃可為奇以勝之敵若絕水半渡而薄之

太白陰經水攻具篇曰以水佐攻者疆水因地而成勢

為源高於城本大於末可以遏而止可以決而流故晉

古書為淵鑑

卷三皇

武功部

水戰

八

水可以灌安邑汾水可以浸平陽充設水平測其高可以漂城灌軍沉營殺將

原

以下水戰具

杜氏通典曰水戰

之具其船闊狹長短隨用大小勝人多少皆以米爲率一人重米二石其檣棹篙櫓帆席纜索沈石調度與常船不殊樓船船上建樓三重列女牆戰格樹幡幟開弩牕矛穴置拋車壘石鐵汁狀如城壘忽遇暴風人力不能制此亦非便於事然爲水軍不可不設以成形勢蒙衝以生牛皮蒙船覆背兩廂開掣棹孔前後左右有弩牕矛穴敵不得近矢石不能敗此不用大船務於疾速乘人之不及非戰之船也鬪艦船上設女牆可

古書齊淵鑑類

卷三

武功部

水戰

九

高三尺牆下開掣棹孔船內五尺又建棚與女牆齊棚上又建女牆重列戰敵上無覆背前後左右樹牙旗幡幟金鼓此戰船也走舸舷上立女牆置棹夫多戰卒少皆選勇刀精銳者往返如飛鵬乘人之不及金鼓旗幟列之於上此戰船也游艇無女牆舷上置槩牀左右隨大小長短四尺一牀計會進止迴軍轉陣其疾如風虜侯居之非戰船也海鷗頭低尾高前大後小如鷗之狀舷下左右置浮版形如鷗翹翼以助其船雖風濤漲天免有傾側覆背上左右張生牛皮爲城牙旗金鼓如常法江海之中戰船也

增太白陰經曰水平槽

長二尺四寸兩頭及中間鑿爲三池池橫闊一寸八分縱闊一寸三分深一寸二分池間相去一尺五寸中間有通水梁闊三分深一寸三分三池各置浮木木闊狹微小於池箱厚三分上建立齒高八分闊一寸七分厚一分槽下置轉關脚高下與眼等以水注之三池浮木齊起眇目視之三齒齊平則爲天平準或十步或一里乃至數十里目力所及置照版度竿亦以白繩計其尺寸則高下丈尺分寸可知 又曰照版形如方扇長四尺下二尺黑上二尺白闊三尺柄長一尺可握度竿長二丈刻作二百寸二千分每寸內小刻其分隨其分向

遠近高下其竿以照版映之眇目視三浮木齒及照版以度竿上尺寸爲高下遞而往視尺寸相乘山岡溝澗水之高下深淺皆可以分寸度之 越絕書曰伍子胥水戰法大翼一艘廣丈六尺長十二丈容戰士二十六人櫂五十人舳艦三人操長鈎矛斧者四吏僕射長各一人凡九十一人當用長鈎矛長各四弩各三十二矢三千三百甲兜鍪各三十二

水戰二

原漢王遣韓信已定齊臨淄遂東追齊王田廣至高密頭羽使龍且將二十萬救齊王田廣龍且升軍與信戰

未合與信夾維水陣韓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繫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卽急擊殺龍且水東軍遂大敗走

增後

漢書光武紀曰光武至邯鄲故趙繆王子林說光武曰赤眉人在河東但決水灌之百萬之衆可使爲魚

原

後漢董卓將兵三萬討先零羌爲羌胡所圍糧食乏絕進退逼急乃於所渡水中僞立鴈音以爲捕魚而潛從鴈下過比賊追之決水已深不得渡時衆敗退唯卓全師而還 後漢末曹公圍呂布於下邳引沂泗二水灌

古事類彙編

卷三

武功部

水戰

十一

城克之 陳閩中守陳寶應舉兵反據建安晉安二郡界水陸爲柵陳將章昭達討之據其上流命軍士伐木帶枝葉爲筏施拍音於其上綴以大索相次列營夾兩岸寶應數挑戰昭達按兵不動俄而暴雨江水大漲昭達大放筏衝突水柵盡破又出兵攻其步軍寶應大潰遂尅定閩中又陳將歐陽紘據嶺南反陳將章昭達督衆軍討之紘乃出柵涯音口多聚沙石以竹籠置於木柵之外用遏船艦昭達居其上流裝艦造拍以臨賊柵又令軍人銜刀潛行水中斫竹籠籠筏皆解因縱大艦隨流突之賊衆大敗因而擒紘 唐武德中劉黑闥據

河北反太宗率兵討之先遣堰洛水上流使淺令黑闥
得渡水及戰遽令決堰水至深丈餘賊徒既敗爭渡水
溺死者數千人咸以爲神黑闥與二百餘騎奔於突厥
悉虜其兵衆河北悉平又武德中李靖隨河間王孝恭
討蕭銑屬江水汎漲諸將皆請停兵以待水退靖謂孝
恭曰兵者以速爲神機者時不可失今若乘水漲之勢
倏忽至城下可謂疾雷不及掩耳兵家上策也孝恭從
之進兵次夷陵銑將文士弘市清江靖與之決戰大敗
賊軍仍率所部星馳進發營於荊州城下士弘既敗銑
衆莫不震驚之涉靖又破其將楊居茂鄭文秀等遂圍

袁嘉滌纒圖

卷三

武功部 水戰

十一

城數重其夜銑遣使請降靖卽入據其城號令嚴肅軍
無私焉增唐書河間元王孝恭傳曰孝恭進荆湘道
總管統水陸十二軍發夷陵破蕭銑二鎮縱戰艦放江
中謂諸將曰銑地險士衆若城未拔而援至我且有內
外憂今銑瀕江鎮戍見艫舸蔽江下必謂銑已敗卽
進兵覘候往返以引救期則吾旣拔江陵矣已而救兵
到巴陵見船疑不進銑內外阻絕遂降 又楊行密傳
曰葛從周涉淮圍壽州行密出車西門由北門去以銳
士萬二千齧雪馳追清口不進壅淮上流灌龐師古軍
張訓自漣水來行密使將羸兵于人爲前鋒師古易之

方圍基軍中不顧朱瑾侯瓚以百騎持汴旌幟直入師
古壘舞榭而馳訓亦登岸超其柵汴軍大囂卽斬師古
士死十八朱全忠聞之與從周皆遁走追及壽陽天破
之叩淝水方涉爲瑾所乘溺死萬餘 通鑑唐紀曰史
思明攻河陽列戰船百艘泛火船於前而隨之欲乘流
燒浮橋李光弼先貯百尺長竿數百枚以巨木承其根
檀裏鐵叉置其首以迎火船而叉之船不得進須臾自
焚盡又以叉拒戰船於橋上發礮石擊之中者皆沈沒
賊不勝而去 又曰辛讜以浙西之軍至楚州救使張
存誠以舟助之賊水陸布兵鎖斷淮流浙西軍憚其疆

古彙編鑑類

卷五

武功部

水戰

三

不敢進讜乃募選軍中敢死士數十人牒補職名先以
米舟三艘鹽舟一艘乘風逆流直進賊夾攻之矢著舟
板如急雨及鎖讜師衆死戰斧斷其鎖乃得過城上人
喧呼動地杜愔及將佐皆出迎之 又曰辛讜自泗州
引驍勇四百人迎糧於揚還至斗山賊將王弘芝帥衆
萬餘拒之於盱眙密布戰艦百五十艘以塞淮流又縱
火船逆之讜命以長叉托過自卯戰及未賊縛木於戰
艦傍出四五尺爲戰棚讜命勇士乘小舟入其下矢刃
所不能及以槍搗火牛焚之戰艦旣然賊皆潰走官軍
乃得過入城 八編類纂百梁將王彥章攻唐諸寨皆

拔之唐主遣宦者焦彥益趣楊劉與鍾使季周固守
命朱守殷棄德勝北城撤屋材爲筏載兵械浮河東下
助楊劉守備王彥章亦撤南城屋材浮河而下舟行一
岸每遇灣曲輒令中流交鬪飛矢雨集或全舟覆沒一
日百戰互有勝負比及楊劉殆亡主卒之半 五代史
曰晉軍德勝爲南扎寨每以舟兵夾往頗以爲勞而河
北無竹石李存進乃以葦笮維大艦爲浮梁 文獻通
考曰周顯德四年帝還自壽春以南方水軍敏銳乃於
京城汴水側開池造船艦數百艘招誘南卒教習北人
水戰數月之後縱橫出沒殆勝唐兵命右驍衛大將軍

高彥淵鑑類函

卷三

武功部

水戰

四

王瓌將水軍數千自閩河沿潁入淮唐人見之大驚
宋史岳飛傳曰飛招捕楊么么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
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
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
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擁
積舟輪礙不得行賊奔港中則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
平草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么投水牛鼻擒斬
之 又虞允文傳曰金主亮率大軍臨采石而別以兵
爭瓜洲朝命成閔代劉錡李顯忠代王權命允文往燕
湖趣顯忠招權軍且犒師采石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

忠未來敵騎充斥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招諸將勉以忠義部分甫畢亮操小紅旗麾數百艘絕江而來瞬息抵南岸者七十艘宋軍小郤允文入陣中撫時俊之背曰汝膽略聞四方立陣後則見女子爾俊卽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官軍亦以海船衝敵舟皆平沈敵半死半戰曰暮未退會有清軍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又命勁弓尾擊追射大破之通鑑宋紀曰武功大夫張榮本梁山濼漁人聚舟數百以劫掠金人杜充時嘗借補武功大夫金人南侵攻之不克及金兵退榮襲據通州聯舟入

古嘉湖鑑略

卷三

武功部

水戰

五

興化縮頭湖作水寨以守金撻懶在泰州謀再渡江欲先破榮寨榮率舟師與之遇見金戰艦不多餘皆小舟時水退隔泥淖不能前乃舍舟登岸大呼而擊之金人不得騁舟中自亂溺水及陷泥淖者不可勝計弇州史料親征考曰明太祖與陳友諒戰於康郎山友諒列巨舟當我師已丑上命以七舟載荻葦置火其中令敵死士操之迫敵舟乘風縱火其水寨數百艘悉被焚煙焰漲天湖水盡赤友諒弟友仁友貴平章陳晉略皆焚死斬首二千餘辛卯復聯舟大戰俞通海廖永忠等以六舟深入擊之謂盡殘矣有頃旋繞敵舟而出我師見

之勇氣愈倍戰益力呼聲動天地波濤起立曰為之悔
自辰至午賊遂大潰 說選平夏錄曰廖永忠進兵瞿
塘關山峻水急而蜀人鐵索飛橋橫於關口舟不得進
遂遣壯士數百舁小舟踰山度關出其上流人持糧帶
水筒往濟飢渴衣書莎衣以象草木色魚貫出崖石間
蜀人不之覺也度其已至乃率精銳出墨葉渡夜分兩
道一攻陸寨一攻水寨船頭皆鐵裹置火器而前黎明
蜀人盡銳來拒永忠已破其陸寨矣俄而將士舁舟出
上流者揚旗鼓噪齊下蜀人方大駭下流舟師亦進夾
擊大破之

真賞齋鑑藏

卷三

武功部 水戰

六

水戰三

檣棹卒

篙工

後漢書岑彭傳曰建武十一年春彭與吳漢及諸軍會荊門吳漢以諸郡棹卒

多費糧穀欲罷之彭以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荊門之事一由征南

公為重而已 越絕書閭閻問子胥曰船軍之備何如子胥答曰篙工操師可當君之輕足驃騎也

牙 三翼 楊素傳曰素伐陳遣巴翟平數千乘五牙四

七命浮三翼戲中泚其事出越絕書兵 張景陽法內經有大翼中翼小翼益戰船也

青雀 黃龍 晉書陶侃擊蜀賊王貢貢鈞得侃青雀船侃入小舫得

脫 隋書煬帝遣黃門侍郎王弘往江南採木造龍舟鳳船黃龍赤龍 油纈 紅燈 宋史李寶傳曰寶引舟

樓船等數萬艘 已出海口泊唐島相距止一山時北風盛寶禱于石曰

神俄有風自柁樓中來如鐘鐃聲眾咸奮引舟擣刃待戰風駛舟疾過山薄激鼓聲震疊海波騰躍敵大驚擊

河舉帆帆皆油纈 檣三翼 檣三翼 檣三翼 檣三翼 檣三翼 檣三翼 檣三翼 檣三翼 檣三翼 檣三翼

行次寶亟命火箭環射箭所中煙焰隨發延燒數百艘
火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叱壯士躍登其舟短兵擊刺殲
之舟中 宋史張順傳曰襄陽受圍五年宋聞知其西
北一水曰清泥河即其地造輕舟百艘募死士三千人
得張順張貴為都統時漢水方生發舟進至高頭港口
結方陣各船置火鎗火砲熾炭巨斧勁弩夜漏三刻起
徑犯重圍躡戰百二十里黎明抵襄陽城下 水虎

木狗

文獻通考曰宋太祖乾德初鑿大池於京城之
南引蔡水以注之造樓船百艘遣精兵號水虎
捷習戰池中 時書高穎傳曰須討尉遲迥為橋

於沁水賊于上流縱火焚頰預為木狗以禦之 揚

灰

文獻通考曰吳越王錢鏐大舉伐吳以錢傳
權為諸軍都指揮使帥戰艦五百艘自東洲
以進吳遣彭彥章陳汾拒之傳權命每船皆載灰豆及

沙戰於狼山江吳船乘風而進傳權引舟避之既過自
後隨之吳因船與戰傳權使順風揚灰吳人不能閉目
及船艫相接傳權使散沙於已船而散豆於吳船豆為
戰血所漬吳人踐之皆僵仆傳
權因縱火焚吳船吳兵大敗

原焚浮橋

燒連船

哀嘉淵纜船

卷三

武功部

水戰

七

後漢公孫述遣任蒲田戍懷荆州橫江作浮橋關樓上
檣柱絕水道岑彭募人攻浮橋密奇應募鼓船逆流而
上直衝浮橋而檣柱鈎船不得進奇乘勢因飛炬焚之
橋樓崩燒船順風並進蜀兵大敗 周瑜與曹操遇赤
壁部將黃蓋曰操車連
船首尾相接可燒而走
崇衝夾守河口以併欄大繼繫石為礮上有千人以礮
交射軍不得前董襲乘大舸突入蒙衝襲身以刀斷兩
繼蒙衝乃橫流大兵遂進追而斬之孫權舉鵠屬襲曰
今日之會斷繼之功 晉王濟拜益州作大船連舫一
百二十步受二千人木為城起樓櫓四門其上皆得馳
馬往來又畫鸚首怪獸於船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
古未自造船於蜀林蔽江而下吳以鐵鎖橫截之又作
鐵錐丈餘置江中竿祜獲諜知情竊乃作筏數十縛
草為人令先行錐輒著筏去又作炬長十餘丈大數十
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船
行無礙也 穿池習 圍城灌 習水戰 高祖問章邯以水
灌之亡 得上流 用運船 楚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
其城

行爲江夏太守禦賊陳敏敏時寇揚州引兵西上侃乃以運船爲戰艦或言不可侃曰用官船討官賊越須反

擊東越 **會番禺** 漢書朱買臣傳曰東越數反覆上拜買臣會稽太守詔買

臣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歲餘買臣受詔與韓說俱擊破東越 漢書南越王傳曰元鼎五年南越王相

呂嘉反詔粵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師在討之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牁江威會番禺

鑿鶴水 **開鵲河** 文獻通考曰顯德五年上欲引戰艦自淮入江阻北神壘不得渡欲鑿

川西北鶴水以通其道遣使行事還言地形不便計功甚多上自往視之授以規畫發楚州民夫浚之旬日而

成用功甚省巨艦數百艘皆達於江唐人大驚以爲神

原樓船將軍 **征南將軍** 六帖曰初周師南征造齊雲臺數百艘至楚州北神

堰齊雲舟大不能過乃開老鵲河以通之遂至大江

鐵龍厭神 南史垣崇祖傳曰建元二年魏遣劉昶攻壽春崇祖乃於城西西北立樓壘肥水堰北起

小城使數千人守之譚長史封延伯曰彼必悉力攻小

增紗帽轉式 詳掉卒註 **武功部** **木獸**

城若破北堰放水一激急踰三峽自然沉溺豈非小勞而大制耶及魏軍攻小城崇祖著白紗帽肩輿上拔手

自轉式日晡時決小堰水勢奔下魏攻城之衆崩死千數大眾退走 北史王思政傳曰東魏高岳慕容紹宗

等堰洧水以灌潁川時有怪獸每衝壞其堰岳等乃作鐵龍雜獸用厭水神 **獲其舡**

舍於淮汭 左傳昭公十七年吳伐楚陽句爲令尹戰於長岸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除陸 **揚帆蓋海**

年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 **載草焚橋** 又定公四年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

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 **揚帆蓋海** 南史韋敷傳曰敷拒魏軍於鍾離魏人先於邵陽洲兩

岸爲兩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敷裝大艦使梁郡太守馮道根等爲水軍會淮水暴漲敷即遣之關艦競發

皆脰魏壘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焚其橋風怒火盛敢死之士拔柵斫橋木又漂疾候忽之間橋柵盡壞道根等身自搏戰軍入奮呼無不一當百魏人大潰 **海錄** 碎事曰蘇定方討百濟自城山濟海至熊 **牽艦而還** 梁書王僧辯傳曰辯等討侯景次於南洲

津江口揚帆蓋海相續而至賊遂敗績 **摩船令退** 賊帥侯子鑿帥步騎萬餘人於岸挑戰又

以艘千艘而載土兩邊悉八十棹掉手皆越人去來
趣襲捷過風雷電爭出趨之眾軍乃棹大艦斷其歸路
岸賊謂水軍欲退爭出趨之眾軍乃棹大艦斷其歸路
鼓譟大呼合戰江中景兵大敗南史周文育傳曰徐
嗣徽引齊人渡江據蕪湖諸徵文路及夕嗣徽等乃列
艦於青墩至於七磯以斷齊歸路及夕嗣徽等乃列
發嗣徽等不能制且旦攻嗣徽嗣徽將斃碎獨以
小艦殿文育乘單舫猛跳入碎艦斬碎仍牽其艦而還
取眾 斧其竹竿 糜以鐵鎖 文獻通考曰梁賀瓌攻
大駭 十餘艘蒙以牛革設睥睨戰勝於城橫以竹竿聯牒
斷晉之救兵使不得度晉王募能破賊艦者親將流
及應募既效節敢死士得三百人被鎬操斧帥之乘舟
而進將至賊驪流矢兩集建及使操斧者入艦艦問斧
其竹竿又以木覆載薪沃斷然火流於上流梁之隨以
艦實甲士鼓謀攻之艘艦既斷火流於上流梁之隨以
半 宋史張永德傳周顯德三年世宗親征至壽州時
吳人以周師在壽春攻圍日急又恃水戰乃大發樓船
蕪川而下泊於濠泗又以船數艘載薪乘風縱火將焚
周浮梁永德進兵敗之又使習水者沒其艦下糜以鐵

百靈船鑑類圖 卷之三 武功部 水戰 五

鎖引輕船急擊吳人既不能 旌旗蔽空 舳艫銜尾
進溺者甚眾奪巨艦數十艘 唐書蘇定方傳
蘇東坡赤壁賦舳艫千里旌旗蔽空 唐書蘇定方傳
至定方出為神師道大總管率師討百濟自城山濟海
日熊津口賊頓江屯兵定方上左艦銜尾進鼓而謀之戰
賊敗死者數千王師乘潮而上左艦銜尾進鼓而謀之戰
方將步騎夾引直趨真都 阻水解甲 反舟順流 唐
城賊傾國來配戰破之 阻水解甲 反舟順流 唐
田頌傳曰頌攻趙鏡於宣州鎗出東溪乘暴流以逸阻
水解甲謂追頌不能及頌乘輕船出後至鷺陽磯見擒
又曰頌將王壇等以舟師躡李福後急擊大破之
會日暮壇掩福軍牛濟神福反舟順流急擊大破之
總縵曳舟 穴船擢槳 宋史韓世忠傳曰世忠與兀
艦進泊金山下預以鐵縵貫大鈎授健者明旦敵舟
曝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道出其背每艦一硬則敵舟
舟枕之 又兀木為世忠所遺乃寡人獻致海舟策闕
人王某者教其舟中載土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擢槳風
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 旗舉則出 樂作乃戰 誠齋
海舟無風不可動也

海舟無風不可動也 旗舉則出 樂作乃戰 誠齋
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 旗舉則出 樂作乃戰 誠齋
舟枕之 又兀木為世忠所遺乃寡人獻致海舟策闕
人王某者教其舟中載土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擢槳風
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 旗舉則出 樂作乃戰 誠齋
海舟無風不可動也 旗舉則出 樂作乃戰 誠齋

海鏡賦後序曰絡與辛已逆亮至江北掠民船指麾其
衆欲濟我舟伏於七寶山後令曰旗舉則出江先使一
騎偃旗於山之顛伺其半濟忽山上卓立一旗舟師自
山下河中兩旁突出大江以爲紙船中踏車以忽發一
船行如飛而不見有人虜人以爲紙船也舟中忽發一
靈砲蓋以紙爲之而實之以石灰硫黃砲自空而下落
水中硫黃得水而火作自水跳出其聲如雷縹裂而石
灰散爲烟霧昧其人馬之目人物不相見吾舟馳之壓
賊舟人馬皆溺大敗之云 八漏類纂曰元張洪範兵
至厓山令諸將曰宋舟西艤屋上必元軍乘早潮退攻其北
問吾作樂乃戰時黑夜出山西李恒乘世傑以爲且解
世傑以淮兵死戰至午潮上元軍作樂世傑不能復戰俄
不設備弘領以舟攻其南世傑南北受敵不能復戰俄
有一舟槳傾仆諸舟之檣旗皆仆世傑知事去乃抽精
兵入中軍 書地習戰 載繩渡江 命阿木劉整經略
請軍大潰 襄陽整曰我精兵突騎所破惟水戰不如宋耳乃
造船五千艘日練水軍雖雨不能出亦書地爲船而習
之得練卒七萬遂築圍城以逼襄陽 又曰南唐池州
人吳若水謀歸宋乃漁釣采石江上月夜乘小舟載絲

古嘉湖鑑類函

卷青吉 武功部 水戰

繩維南岸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廣狹尋諸汴上書言
江南可取狀請造浮梁以濟師宋至然之師南下以若
水爲鄉導若水請試舟於石牌口移置采石 列撤星
梁成不差尺寸宋師因以濟江若履平地
檣 舉流星火 宋史張貴傳曰貴既抵襄陽呂文煥留
援元兵增守益密水路連鎖數十里列撤星檣雖魚蠅
不得渡二人遇檣即鋸斷之竟達郢還報計發兵五千
駐龍尾洲以助夾擊文煥東行帳前一人亡去乃有過
被捷者責驚曰吾事泄矣亟行拒戰沿岸求葺列炬火
夜半至小新城大兵邀擊以死拒戰沿岸求葺列炬火
光燭天如自書至勾林灘漸近龍尾洲遙望軍船旗幟
紛披責喜舉流星火示之及勢近欲合則皆北兵也
蓋元兵得逃卒之報先據龍尾貴出不意殺傷殆盡
楚子不爲軍政 宋祖不忘武功 左傳曰魯襄公三十
伐吳不爲軍政無功而還 文獻通考曰宋太祖開寶
九年四月幸金明池習水戰上御水心殿命從臣列坐
以觀賦艦角勝鼓噪以進往來馳突爲迴旋擊刺之狀
願請侍臣曰兵棹之技南方之事也今已平定固不復

用但時習之不忘武功
耳訖道宗朝歲習不輟
立軍號曰

凌波宋史李允則傳曰允則為獎州刺史時南北講和允則不忘備禦歲脩禋事召界河戰棹為護渡縱

北人遊觀晉寓水戰又兵志曰建炎初李綱請於沿江

別置中軍招善舟楫者充立軍號曰凌波樓船軍其戰

艦則有海鯁水哨馬雙車得勝十棹大飛旗提防沙平

底水飛馬之名

水戰四

曾木客海錄碎事曰句踐使樓船卒黃頭郎任昉地

鄧通以權船為黃頭郎曰土勝飛靈海錄碎事引

木其色黃故刺船即皆黃頭飛靈吳郡賊孫權

乘飛靈木柁蔽江晉書王濟傳曰武帝謀伐吳詔濟

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吾彥取以呈吳王曰艦外不見

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艦不從

古書鑑類四 卷三 武功部 水戰 五

有行船人文獻通考曰太尉劉裕率師伐秦王璉惡諱

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內泝滑而進艦外不見惟失

一舟宋書垣護之傳曰護之從王元漢攻魏滑臺護之

中流而下每至鐵鎖以長柯斧斷之還洛河水迅急護失

並金金翅海錄碎事曰陳世祖使華皎造大清

河公即江神隋書楊素傳曰素伐陳錦帥龍數千艘

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塗黃北史賀若弼傳曰平

懼曰清河公即江神也陳後六年上平陳七

策其五日塗戰船以黃與枯知風候齊號令開日明

嘉靖中倭難作俞大猷鎮守浙直公言防江必先防海

水兵急於陸兵蓋倭奴長陸戰令樓船高大集萬統其

上後船遇之輒摧壓焦爛固我兵所長也善戰者毋以

短擊長而以長制短且海戰無他法在知風候齊號令

以大舟勝小以多勝寡耳於是用舟師戰而舟山積數歲不除之賊皆勦

車戰一

增書曰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與受戰于牧野 詩

秦風小戎曰小戎棧收五檠梁輶游環脅驅陰朝塗續

文茵暢轂小戎兵車也棧淺也收軫也謂車前後兩端

尺六寸其平地任載者為大車則軫深八尺兵車則軫

深四尺四寸故曰小戎棧收檠歷錄深文章之貌梁輶

從前軫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向下鉤之衡橫於軾下

而輶形穹隆上曲如屋之梁以皮五處束之其文章歷

錄然也游環以皮為環當兩服馬之背上游移前却無

定處引兩驂馬之外轡貫其中而執之所以制驂馬使

不得外出晉驅亦以皮為之中係衡之兩端後係軻之

兩端當服馬轡之外所以驅驂馬使不得內入陰辨軻

也軌在軾前而以板橫側揜之以其陰映此軌故謂之

陰判以皮二條前係驂馬之頸後係陰板之上也塗續

百篇淵鑑類函 卷言三 武功部 車戰 五

陰板之上有續鞞之處消白金塗灌其環以為飾也蓋

車衡之長六尺六寸止容二服驂馬之頸不當於衡故

別為二朝以引車文茵車中所坐虎皮褥也軻長也轂

者車輪之中外持輻內受軸者也大車之轂一尺有半

寸故兵車曰暢轂 又曰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驎

是中駟驪是驂龍盾之合塗以釐輶兩駟服各兩轡驂

六轡在手也畫龍於盾合而載之以為車上之衛也釐

環之有舌者納驂內轡也置釐於軾前以係輶亦消沃

白金以 采薇曰戎車既駕四牡業業 六月曰元戎

為飾也 十乘以先啟行 大明曰牧野洋洋檀車煌煌檀木之

為兵車煌 皇矣曰與爾臨衝以伐崇墉臨墉車也衝

在上臨下衝者在 泮水曰戎車孔博徒御無斃 闕

傍衝突二車不同 宮曰公車千乘朱英綠騰二矛重弓 注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

人御 周禮巾車革路輓之以革而條之龍勒以龍文條飾馬勒條讀爲纓

五就其樊纓以條絲而爲五匝建太白殷之旗名也以卽戎 又車僕

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萃車之萃輕車之萃

凡師共革車各以其萃會同亦如之 又戎右掌戎車

之兵革使傅王命於陳中 又戎僕掌馭戎車 考工

記曰車有六等之數車軫輿後橫木四尺謂之一等戈秘枳也

六尺有四寸既建而逆著戈於車斜倚也崇於軫四尺謂之二

等入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及長尋八尺有四

尺崇於入四尺謂之四等車戟倍尋崇於及四尺謂

之五等晉也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 又

古兵器類圖 卷三 車戰 三

曰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 太公六韜曰車者軍之羽

翼也所以陷堅陣要強敵遮北走也易戰之法一車當

步卒八十八人當一車一車當十騎十騎當一車

險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四十人當一車一車當

六騎六騎當一車十乘敗千人百乘敗萬人此其大數

也置車之吏數五車一長十車一吏五十車一率百車

一將易戰之法五車爲列前後相去四十步左右十步

隊間六十步險戰之法車必循道十車爲聚二十車爲

屯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隊間三十六步五車一

長縱橫相去二里各返故道選車士之法取年四十以

下長七尺五寸以上走能逐奔馬及馳而乘之前後左右上下周旋能束縛旌旗力能殺八石弩射前後左右皆便習者名曰武車之士不可不厚也凡軍之戰死地有十其勝地有八往而無還者車之死地也越絕險阻乘敵遠行者車之竭地也前易後險者車之困地也陷之險阻而難出者車之絕地也圯下漸澤黑土黏墮者車之勞地也左險右易上陵仰阪者車之逆地也殷草橫畝犯歷深澤者車之拂地也車少地易與步不敵者車之敗地也後有溝瀆左有深水右有峻阪者車之壞地也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路潰陷前不能進後不能

古善齋鑑類

卷三

武功部 車戰

五

解者車之陷地也此十者車之死地也敵之前後行陣未定卽陷之旌旗擾亂人馬數動卽陷之士卒或前或後或左或右卽陷之陣不堅固士卒前後相顧卽陷之前往而疑後往而怯卽陷之三軍卒驚皆薄而起卽陷之戰於易地暮不能解卽陷之遠行而暮舍三軍恐懼卽陷之此八者車之勝地也 孫子作戰篇曰車戰得車十乘以上賞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車雜而乘之卒善而養之是謂勝敵而益強故兵貴勝不貴久 吳子應變篇曰凡用車者陰濕則停陽燥則起貴高賤下馳其強軍若進若止必從其道敵人若起必逐其迹暴寇

之來必慮其強善守勿應彼將暮去其裝必重其心必
恐還退務速必有不屬追而擊之其兵可覆 漢書晁
錯傳言兵事曰土山邱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
之地也 又曰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 李靖
問對曰偏箱鹿角兵之天要一則治力一則前拒一則
束部伍三者迭相爲用 又曰荀勗用車法耳雖舍車
而法在其中一爲左角一爲右角一爲前拒分爲三隊
此一乘法也千萬乘皆然按曹公新書云攻車七十五
人前拒一隊左右角一隊守車一隊炊子十人守裝五
人廩養五人樵汲五人水卒荀勗之舊法也又觀漢魏

古書淵鑑類函

卷三

武功部

車戰

五

之間軍制五車爲隊僕射一人十車爲師李長一人凡
車千乘將吏二人多多微此以今法參用之則跳盪騎
兵也戰鋒隊步騎相半也騎隊兼車乘而出也臣西討
突厥越險數千里此制蓋未敢易蓋古法節制信可重
也 文獻通考曰仁宗至和二年韓琦言郭固就民車
約古制爲兵車臨陣禦敵緩急易集其車前銳後方上
置七槍爲前後二拒此馬燧戰車行載兵甲止爲營陣
者也又以民車之箱增爲重箱高四尺四寸用革挽之
吳起所謂革兵掩戶輓輪籠轂是也臣以爲可用於平
川之地臨陣以抑奔衝下營以爲寨腳合固自賈車式

進呈試之以固爲衛尉寺丞 又曰徽宗時涇原邢德
建兵車之議下令創造買平以駕凡數千乘已而蔡碩
文請河北置五十將兵器仍爲兵車萬乘蔡京主其說
行之奸吏蚤緣卽曰散爲郡縣掠民楮錢矣 又崇寧
三年河北陝西都轉運司皆奏兵車用許彥圭所定式
則車大而費財實多依往年二十將兵車輕小易用復
可省費詔卒用許彥圭式行下如熙河轉運副使李復
先奏言彥圭苟望一官之進上欺朝廷下害百姓乞罷
造其後彥圭卒得罪 又曰靖康末樞密將官劉浩創
造戰車其法有左右角前後拒各用卒二十五人每車

車身補鑑類

卷三

武功部

車戰

三

計百人 又曰紹興二年布衣王大智獻車式上命爲
樞密計議官明年車成而不可用罷之上謂輔臣曰車
制雖古然用各有宜況其物料多南方所無且古人用
車亦或不利如駮綆而止之類蓋用車於戰陣間亦非
利器也席益曰古人之戰彼此皆用車至於彼徒我車
已有侵軼之患而後人每以車敵騎其敗固宜房瑄陳
濤糾是也 宋祕閣校理吳淑請復古車戰之法曰衛
青李陵田豫馬隆及漢光武皆用車而勝近行彥卿破
賊陽城亦以拒馬爲行寨因大風出其不意開拒馬出
騎兵掩擊之惟房瑄於潼關陳車以戰遂致敗績蓋彼

隘之地非用車之所也夫人之被甲鎧所以蔽身戰之用車亦一陣之甲鎧也鱗介之蟲肌肉在內鱗介在外用車以戰亦一陣之鱗介也故可以行止爲營陣賊至則斂兵耐車以拒之賊退則乘勝出兵以擊之出則藉此爲所歸之地入則以此爲所居之宅故人心有依據不懼賊騎之陵突也 陳祥道曰古者之用兵也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則險野非不用車而王於人易野非不用人而王於車車之於戰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營衛將卒有所蔽兵械衣裘有所贖詩曰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則車之爲利大矣昔周伐鄭爲魚麗之陣先

古意齋齋齋齋

卷五

武力部 車戰

七

偏後伍伍承彌縫桓郊之戰楚軍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楚巫臣使千吳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考之周禮五伍爲兩四兩爲卒司馬法二十五人爲兩百人爲卒卒兩皆人也偏則車也杜預十五乘爲大偏九乘爲小偏其尤大者又有二十五乘之偏則周魚麗之偏二十五乘之偏也楚二廣之偏十五乘之偏也巫臣所舍之偏九乘之偏也先偏後伍伍從其偏也卒偏之兩兩從其偏也先其車足以當敵後其人足以待變則古者車戰之法略可知也 八編類纂引馬端臨曰車戰之制漢尚用之然詳考其辭則是以車

載糗糧器械止則環以爲營耳所謂甲士三人左持已
右持矛中執綬之法已不復存矣 兵略纂闡曰余肅
敏公嘗上言邊務曰臣觀大同地方山川平曠宣府地
方一半相等門庭寇至車戰爲宜大率萬人爲一軍戰
車五百餘輛用步軍千人駕拽行則縱以爲陣止則橫
以爲營車空缺去處用鹿角柵補塞凡戰士器械不勞
馬馱糗糧不須自齎若賊合衆對壘彼用弓矢止有百
步技能我用銃砲動有三四百步威勢運有足之賊策
不伺之馬此守邊簡易之法也復具圖本五一下兵車
營圖二擡兵車營圖三擡鹿角柵營圖四下椿繩營圖

古登齋別錄

卷三

武功部

車戰

天

五擡椿繩營圖其說甚詳土可之遂造戰車數千輛爲
練武圖以教士卒 又曰戚繼光議立車營出戰則以
代城郭車四面結鞬爲方陣中置步騎各一旅遇敵則
車上火器悉發自數百步外先消之稍近則步兵出駘
下排擊敵馬敵却而乘勝逐北乃出騎兵各審其宜三
者互用

車戰二

左傳曰宣公十二年必之戰欒武子曰楚君之戎
爲一廣曠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
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內官近官序次也以待不虞

不可謂無備 又曰晉人懼魏綺趙旗之怒楚師也使
輓車逆之 又曰楚子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
以爲左把性游闕游車補闕者 又曰成公七年巫臣
使于吳以兩之一卒適大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
吳乘車教之戰陣 又曰襄公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
廣車輓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 廣車輓車皆
兵車名悼親
也他兵車及
廣車共百乘 又定十三年齊侯衛侯次于垂葭齊侯
欲與衛侯乘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
矣 漢書馮唐傳曰文帝拜唐爲車騎都尉主郡國車
士 又楊璇傳曰璇爲零陵太守時蒼梧桂陽賊衆多

古意淵鑑類

卷三皇

武功部

車戰

三

而旋力弱吏民憂恐璇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
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設弓弩剋期
會戰合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
燃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葦盜
波駭破散斬獲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 魏志曰袁
紹在官渡起土山射曹公營曹公發石擊紹樓皆破紹
衆呼爲震塵車 唐書房琯傳曰琯將兵復兩京遇賊
陳濤斜瑄效春秋時戰法以車二千乘繚營騎步夾之
旣戰賊乘風譟千悉靡粟賊投芻而火之人畜焚燒殺
卒四萬血丹野殘衆才數千人 又哥舒翰傳曰翰與

崔乾祐戰以毯蒙馬車畫龍虎節金銀爪目將駭賊倚
戈矢逐北賊負薪塞路順風火其車燦熒熒天騰煙如
夜土不復相辨自相鬪殺久乃悟 又李光弼傳曰至
德初光弼守太原史思明來攻光弼撤其屋爲欄石車
車二百人挽之石所及輒數十人死賊傷十二 又裴
行儉傳曰行儉討突厥先是嗣業饋糧數爲賊鈔行儉
因詐爲糧車三百乘車伏壯士五輩齎階刀勁弩以羸
兵挽進又伏精兵踵其後敵果掠車羸兵走險賊驅就
水草解鞍牧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至殺獲
幾盡曰是糧車無敢近者

喜齋齋鑑類

卷三

武功部 車戰

三

車戰三

增夏鈞

殷寅

夏后氏曰鈞車先正也
殷曰車先疾也

彭彭

釋釋

詩出車彭彭

注彭彭象羸貌毛萇曰彭彭駟
馬貌 詩出車釋釋毛萇曰釋釋善走也

挾軻

求御

左傳曰鄭伯將伐許授兵于大宮公孫閱與穎考
叔爭車考叔挾軻而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塗

荆及

左傳曰晉侯使張懿輔陳致
楚師來御于鄭鄭人亡宛射大君

樓車

巢車

楚師

宋書劉琨傳曰劉琨攻琰以人爲檣也
又曰晉楚

蝦蟇

宋書劉琨傳曰劉琨攻琰以人爲檣也
又曰晉楚

書馬

建傳曰建爲河東節度使造戰車蒙以狻猊象列
戟於後行以載兵止則爲陣遇險則制衝冒器用完銳

賜帛

繪圖 帛五十四 又曰建炎元年李綱言步
於京東西路使制造教習因繪圖進呈

於京

東西路使制造教習因繪圖進呈

周元戎

秦小戎

周曰元戎元良也詩小戎俟收天

堂車華

撰車徒

周禮春官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萃車之萃輕車之萃凡師共革車各以其萃注萃猶副也此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也戎路王在軍所乘也廣路橋陳之車也闕車所謂補闕之車也牛猶屏也所用對敵曰蔽隱之車也輕車所謂馳敵師之車也周禮大司馬羣吏撰車徒鄭注曰撰讀日

算算車徒謂

數擇之也

追項籍

至東城破之又夏侯嬰傳曰嬰以破李由軍於雍邸以兵車趣戰疾破之日嬰

破李由

史記灌嬰傳曰嬰以破李由軍於雍邸以兵車趣戰疾破之日嬰

試隊法

法伍注及令程助於沿河採車材三千兩下車

採車材

法伍注及令程助於沿河採車材三千兩下車

如意車

宋史魏勝傳曰勝嘗自製造戰車

太平車

宋史魏勝傳曰勝嘗自製造戰車

度大漠

魏書蠕蠕傳曰括論籍民車注

救烏孫

魏書蠕蠕傳曰括論籍民車注

喜嘉彌鑑類圖

卷三皇

武功部

車戰

三

北征騎十萬車十五萬兩旌旄千里遂度大漠刊石紀功而還漢書宣帝紀本始二年調關東輕車救烏孫

左廣右廣

分爲左右廣許偃御右廣養

大偏小偏

文獻通考引

軍之羽翼

陣

之鱗介

宋史淑請復車戰曰用車以戰亦一陣之鱗介

戎車旣安

詩六月戎車旣安如輕如

依八陣圖

牧誓武王戎車三百兩注

雷輜蔽路

武車綏旌

武車綏旌

班

中行敗翟

路萬有三千餘乘下詳上兵車不式注

鄭伯禦戎

狄于太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

所遇又厄以什共車必克困諸厄又克請皆卒自我始
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荀吳之毀人不肯即卒斬
以殉為五陣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象為左
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陣而薄之角敗為
又隱公九年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
雖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
之君為三 **以車為營** 史記衛青傳曰青
覆以待之 **以車環壘** 出塞李繼隆中戎

環為營 文獻通考曰景德初契丹入寇李繼隆中戎
淵不足守命掘壕塹以大車數十乘環之步騎處中戎
馬數萬來攻其 **方軌徐進** 步騎相參 南史宋武帝
營禦之過去 **步騎相參** 紀曰帝伐南

燕以車四千兩為二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於臨朐相
之 文獻通考曰隋遣諸將與突厥戰皆戎車步騎相
參與鹿角 **楊璇制車** 宗澤造車 漢靈帝時楊璇為
為方陣 詳見車戰二 文獻通考曰建炎初宗澤造

戰車法運車者十有一執器械輔車者四十有四每車
計五十 **起發石車** 獻拒馬車 晉書陶侃傳曰村弘
五人 與温邵劉沈反或勸

侃且任始與侃不聽直至廣州弘遣使偽降侃知其詐
先於封起發石車侃而弘率擊兵至知侃有備乃退
侃追擊破之 王海曰嘉祐

五年郭詔獻所造拒馬車 **鄭邱緩推車** 齊高固
乘車 左傳成公二年齊晉戰于鞏晉解張御卻克鄭邱
緩為右齊侯不介馬而馳之卻克傷于矢流血及
履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

朋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恐之緩曰自始
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 又齊晉
戰于莘齊高固入晉師築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

桑本焉以狗齊壘曰 **吳淑請復古法** 沈括論籍民
欲勇者賈余餘勇 宋史沈括傳曰神宗時大籍民車括

車上詳車戰一 日車戰之利見於歷世巫臣教吳子以車戰遂霸中
國李靖用偏箱鹿角車以擒頡利然古人所謂兵車者
輕車也冷之民間輜車重九石不能三十里故世謂之
太平車恐遂兵問不 **用偏箱以擒頡利** 乘左廣以逐

可用奇寇遂罷 **趙旃** 上見沈括論籍民車註 左傳潘黨既逐魏錡趙
旃夜至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為

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乘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寇師也
使輔車
逆之

車戰四

作克殷周書序曰武王率六州之兵車
羈軛軛軛

左傳曰僖二十八年晉城濮之戰車七百乘
軛軛軛軛

註在背曰軛在臂曰軛在腹曰軛在後曰軛
軛軛軛軛

也
先驅申驅左傳曰襄公二十三年齊侯伐衛先驅

驅次前軍
貳廣公副車左翼
偃革爲軒漢書張良傳

日啟右翼曰肱大殿後軍也
偃革爲軒漢書張良傳

已卑偃革爲軒
衡明陸機辨亡論曰衡軛息

革者兵車革路
革車金史宗翰傳曰翰等攻西京爲四輪革車高出於

作役法以屬兵政
兵略纂聞曰明趙時守乾州韓人

畫公至伴不開泉巧兒之黠者使訓練紳而作役法以屬
兵政日乾賓客之所出也使百夫出一車車置器械旗
幟日以十車役於
官竟十日而代

古香齋鑑類

卷音書

武功部 車戰

三

古書齋新刻袖珍淵鑑類函卷二百十四

武功部九

守備 拒守 軍門幕府

險固

守備一

增左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又曰諸侯相見重衛

不徹警也 孫子九變篇曰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

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尉繚

子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謂天官時日陰陽向背

也黃帝者人事而已矣今有城東西攻不能取南北攻

不能取四方豈無順時乘之者耶然不能取者城高池

深兵器具備財穀多積臺土二謀者也若城下池淺守

古書齋鑑類

卷三萬 武功部

守備

弱則取之矣由是觀之天官時日不若人事者也 又

曰地所以養民也城所以守地也戰所以守城也務耕

者民不飢務守者地不危務戰者城不圍 又曰凡守

者進不郭圍退不亭障以禦戰非善者也豪傑雄俊堅

甲利兵勁弩強矢盡在郭中乃收膏廩毀折而入保

又曰夫守者不失險者也守法城一丈十人守之工食

不與焉出者不守守者不出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

當千千而當萬故為城郭者非特費於民聚土壤也誠

為守也千丈之城則萬人之守也池深而廣城堅而厚

士民備薪食給器堅矢強矛戟稱之此守法也 通鑑

唐紀注曰唐考法凡百司之長歲校其屬功過差以九等流內之官叙以四善善狀之外有二十七最二十七曰邊境清肅城惶修理為鎮防之最

守備二

增史記李牧傳曰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雁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謀厚遇戰士為約曰匈奴即入盜竄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再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後漢馬援傳曰帝詔武威太守悉還金城客民歸者使各返舊邑

古齊備鑑類四

卷三

武功部

守備

二

援奏為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

塢小墮也一日小城

晉書朱序

傳曰序鎮襄陽符不等攻之序母韓自登城履行謂西

北角當先受襲遂令百餘婢并城中女丁於其角斜築

城二十餘丈賊攻西北角果潰眾便固新築城不遂引

退襄陽人謂此城為夫人城唐書薛收傳曰收為秦

王府主簿時方討王世充嘗建德來接收曰世充據東

都正苦之食今建德身總眾以來必飛轂轉糧更相資

哺兩賊連固則伊洛間勝負未可歲月定也不若勒諸

將嚴兵締壘浚溝防戒毋出兵大王親督精銳據成阜

厲兵按甲邀建德路不旬日二賊可縛致麾下矣又

狄仁傑傳曰契丹陷冀州擢仁傑爲魏州刺史前刺史懼賊至驅民保城修守具仁傑至曰賊在遠何自疲民萬一賊來吾自辦之何預若輩悉縱就田賊聞亦引去

又王鐸傳曰鐸爲侍中荆南節度使封晉國公綏納流冗益募軍完器鎧武備張設 又突厥傳曰天子東

巡太山中書令張說謀益屯以備突厥兵部郎中裴光庭曰封禪以告成功若復調發不可謂成功者說曰突

厥雖請和難以信結也知我舉國東巡有如乘間何以禦之 通鑑唐紀曰河東節度使存浹修杷頭烽舊戍

以備回鶻李德裕奏請增兵鎮守及修東中二受降城

古齊齋鑑類

卷四

武功部 守備

三

以壯天德形勢從之 又曰宣宗十二年王式爲安南

都護式有才略至交趾樹芳木爲柵可支數十年深塹其外泄城中水塹外植竹寇不能冒選教士卒甚銳頃

之南蠻大至去交趾半日程式意思安間遣譯諭之中其要害於我爲要於彼爲害蠻一夕引去 通鑑宋紀曰張雍知

梓州聞王小波起卽練士卒募強勇爲城守計輦綿州金帛以實帑藏命官屬治戎器守械悉備後李順遣其

黨帥衆二十萬圍之竟不能克 又曰龐籍知延州自元昊反延州城砦焚掠殆盡籍至稍葺治之戍兵十萬

無壁壘最散處城中具籍莫敢犯法籍命步將狄青將

萬人築招安砦於橋子谷旁以斷寇出入之路又使周美襲取承平砦王信築龍安砦悉復所亡地築十一城延民以安 弇州史料曰明劉景韶兵備江北間行視要害外地自瓜儀內而如臯北抵掘港皆列水陸戍其天長寶應則城之繕衝選鋒務爲不可勝以待 兵略纂聞曰明天順時何盛知高州府時炭山賊來劫擄城外坊廂多受害公命民壯率其居民採木爲柵掘地爲塹繚以竹刺躬臨經畫兩月而完計七百九十餘丈建鼓樓鳴柝以防晝夜設保民寧江靖江清江四門賊來犯城阻於刺竹柵塹之險棄梯而退城廂均賴以安

古香齋編鑑類函

卷一百一十五

武功部

守備

四

又曰明成化間余子俊巡撫延綏請於延慶一帶設守禦於是東起清水營紫城砦西接寧夏花馬池東西二千里每二三里間爲對角敵臺砦連比不絕空處築牆如新月狀以偵敵避射凡堡十有二崖砦八百一十九小墩七十有八大墩一十五自是賊寇益稀矣 又曰引治間王鑑知宜興縣時太湖盜發剽劫焚慘鑿聚衆悉力備禦訪宋元水寨遺址立堡二十堡建警樓十二楹募丁壯三千番守之寇至則鳴桴合勦去則歸農兵不知勞盜不入境民以安堵云 又曰李鑑奉命經略密雲邊備以潮河川直通敵境川面闊百丈乃於川口

狹處因其兩山之勢高接石牆千餘丈俱抵川口止餘九丈深濬丈餘以通會流勢湧如峽兩岸復設墩臺舖舍宿軍居守賊曰是不敢復犯 又曰屠勳撫順天時整飭薊州諸路謂密雲孤懸有警救援不相及潮河川積石漫衍守截為艱黃花鎮拱護諸陵兩守備單弱奏分薊州為中路以密雲建昌為東西二路使互相策應三路既分潮河黃花皆有備由是兵勢聯絡賊不敢犯 又曰正德間流賊犯江上南兵部劉機謀於同事諸公曰今日之事惟擇主將立賞格修營柵恤軍士為急亟取及屑填竹木為營柵使沿江軍士免暴露之苦又

古臺滄鑑類

卷十四

武功部

守備

五

發官帑銀七千餘兩犒軍防守有備人心以安 又曰冢宰喬宇在南兵部時宸濠告變刻日東下欲取留都公預為戰守具一時草創皆備率九卿臺諫籲天誓以死守城門設文武臣各二員率軍以守城中暗設軍二營以防不虞濠預遣死士三百人潛入留都伏於鼓樓街攬頭其為內應伺期而發守備太監劉瑯實共謀之公廉知先縛纜頭一鞫而知之多執間諜以次而擒梟首江岸都城獲安 又曰郭懋為河南杞縣教諭抵官之明日難作邑令股栗欲遁去公正色曰公受專城臨難而去之謂王命何即為令畫守城事甚具令富人

樓居者出板木補城隙處而登陴焉令壯士手劍當門曰有不一意固守而敢竄逸者斬以徇屬兩臺晝夜偵邑中消息得狀下檄以城社屬公公乃擇城中丁壯約五百餘人書其名隄上使遞為守 又曰嘉靖間都御史何棟開府荊州遍歷關險自山海抵居庸延袤二千餘里修築邊防分為十區計區戍兵計兵設將遠近衝緩各相聯屬一遇警報互相策應復恐兵分勢寡各設游兵列營應援

守備三

原登陴 分乘 傳鄭宓子產授兵登陴登陴守備也 卷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廣注廣

古臺淵鑑類 卷五 武功部 守備 六

千乘乘隊也右廣雞鳴而駕日 聞櫓 持囊 左傳魯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 早圖 自固 難圖 於邾邊 漢書丙吉馭吏習邊事 見驛騎持赤白囊書馳至遠白狀 也 不如早為之 知難 思險 左傳魯具守備滅宣叔 所 聊以自固 夜事 斥候 周禮謂夜 遲 軍放思險注險阻出其 覆緩之處當思念以度人 遠斥 遠告 申徹 左傳商人絃高過秦師 藏九地 候 孫子兵法云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 匿九地 動於九天之上 傅休奕七依云守者匿於 九地以 正營部 固封守 漢書程不識正部曲行伍 自固 固封守 營陣擊刁斗以自衛 書 慎固 紉部伍 左傳宋災子罕使西鉅吾 封守 武守 周禮以軍刑札守守 伍也 謂部 保未危 備他盜 書保邦於未危 漢 梁門 鐵遂城 筆談曰賊犯涇淵傳潛堅壁不戰河北 支部或陷或棄是時魏能守安肅電楊

梁門 鐵遂城 支部或陷或棄是時魏能守安肅電楊

延朗守廣信軍乃世所謂梁門遂城者二軍最切敵境

而攻圍不平時人目二軍為銅梁門鐵遂城由二將能

也置屯禦閱鄉兵諸道兵有日假令居安畏危以

備不虞自可扼害之地俾置屯禦又曰張鑑傳出鎡

出為濠州刺史李靈耀反於汴鑑圍鄉兵嚴守禦有

美褒治障隍積藁薪又曰李晟傳曰詔進晟中書

門下平章事晟受命拜且泣曰京師天下本若指執羈

勒誰將復之乃繕甲兵治障隍以圖收復又曰趙犖

傳曰黃巢入長安所在盜與陳人詣節度府請犖為

刺史既視事乃培城疏塹實倉庫犖為守計

治城壘增亭障則治城壘不綴有詔詰之允則奏曰

初通好不即完治恐他日頽圯因此廢守則變患不可

測也帝以為然孔帖曰史憲忠加隴州刺史增亭障

徙客館於外連珠若迷魂牆又曰宗澤傳曰澤知

北山水砦忠義民兵金史強仲傳曰仲守中京築戰

古齊淵鑑蠶卷三萬武功部守備七

壘於城外四隅至五門內具藺石布渠浮陽斷石嶺

外皆有屏謂之迷魂牆渠答藺石雷石也渠答鐵藜也

宋史李允則傳曰允則知滄州濬浮陽湖葺營壘官舍

間穿井未幾解去唐書竇靜傳曰靜檢校并

州大總管請斷石嶺以為障壁制突厥之人

海外守有四鄰左衡東京賦云天子有道守在海外

四重門待暴設險守國容益取諸臻又云王公設

險以守峻峭之固山河之固賈誼過秦論云秦設

其國之險君臣固守以窺周室史記云魏文侯濟河

中流而臺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魏國之寶也

金城千里金城萬雉漢書婁敬之金城千里天府之

萬雉呀周池而成淵案文選曰注言立此城基固如金

雉長三丈高一丈呀大也言城下池周統而大乃成深

漢書婁敬之金城千里天府之

淵 實無以偵 負戶而汲 潘岳併督馬敦詠云氏關地而攻子命穴後漢書

鍾馗以偵之將穿城實作因焚橋火蓋之 後漢書

存幾亡城 固守孤城 固守然民飢斃督者屢枚能

懸之急存幾亡之城 潘岳馬併督詠云敦固守孤城

慎境綰援 飾城請罪 飾其四境結其四援人押其

外懼 古者大國過小邑必飾 文有武備 兵以嚴

終 雖有文事必有武備 思艱圖易 素具應卒 其艱

圖其易民乃寧 秦昭王 戒懼不怠 武備不離 戒

懼之不可怠 孫權曰昔雋不疑當安平 險其走集

明其伍侯 走集壘壁 部 不戒而備 隱情以虞

五香齋洞鑑類函 卷高 武功部 守備 八

軍政不戒而備 言私度 備預不虞 警戒無虞 子

日備預不虞 有備無患 居安慮危 書曰惟事事乃

古之善政也 天不假易 道貴圖難 思則有備 輕而寡謀

物宜素具 事各有初 傲而師徒 防其侵軼

用戒爾虞 以備吾圍 且無外懼 是資中權 軍

尚嚴終 事資謀始 握兵之要 求甲之虞 謹請

頓新亭 秦復宥州 南史齊高帝紀曰宋元徽二年桂

議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 以政休範必輕兵急下乘

我無備請頓新亭以當其鋒 唐書李吉甫傳實應下乘

廢宥州以軍遙隸靈武 道里曠遠故李項孤弱虜數擾

之吉甫始奏復宥州乃治經略軍以隸綏銀道 取剡州

城神策屯兵九千實之以江淮甲三十萬給 分兵備

寇 嚴壁侯寇贊皇一品張賜王宰詔曰意當卿腹背

孫樵曰兵藉於州則易役卒出於邊則習險以備寇虞

春耕夏蠶以資衣食林冬嚴壁以俟寇歲遣廉史視卒

之有無則官無 **屹若金城** 險如天塹兵略纂聞曰

餽運吏無牟盜 西節年修邊勳勞閩省夫役隨修隨圮竟無成功翟公

鵬委軍門聽用主事劉壽督同各鎮主容擺邊官軍壯

大等各就分定地方修築挑挖溝塹敵臺綉布 **墨子**

聯絡崇崖峻壁屹若金城容奔深溝險如天塹 **有九拒**

士衆無二心 史記詳攻具東觀漢記云歌

與匈奴共攻恭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鐵弩食其 **命諸**

筋革恭與士衆惟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也 **將高壘**

發義兵堅壁 晉書景帝紀曰兕太傳諸葛恪

死地其鋒未易當且新城帝曰恪卷甲深入投兵

將高壘以弊之 唐書劉晏傳晏領江淮相唐事至吳

郡而示王璘反乃與探訪使李希言謀拒之希言假晏

守餘杭會戰不利走依晏晏為陳可守計因發義兵堅

古書類鑑類圖 卷四 武功部 守備

九

壁會王敗欲轉略州縣間 **濬隍託霖雨** 斂錢起浮

晏有備遂自晉陵西走 **霖雨** 增陴濬隍料材壯儲倉廩日與賓客泛舟飲酒

以紓祿山之疑果以為書生不虞也 八編類纂曰李

允則守雄州朝廷無北顧之憂一日出官庫錢千緡復

斂民間錢起浮圖即時釋氏實為邊地起望樓耳

之允則謂使者曰某非留心釋氏實為邊地起望樓耳

蓋是時北鄙方議寢兵罷斥 **作塹數十萬** 增臺二

墩允則不欲顯為其備也 **百餘** 通鑑唐紀曰史思明取朔方河隴太原諸將皆懼

至而興役是未見敵先自困也乃帥士卒及民於城外

鑿濠以自固作塹數十萬衆莫知所用及賊攻城於外

光弼用之增壘於內襄輒補之 兵略纂聞曰明楊志

擊撫寧夏時花馬池舊牆稍下賊每毀之而入且中多

沙磧隨築輒圯夏人歲修之公請於朝築而增高者三

之一增厚者四之一凡三百餘里增置敵臺二百餘所

警舖七百餘楹沙圯者即堅 **屹為江淮保障** 勢如

土而收築之凡五百餘里

腹心聯絡通鑑元紀曰元主以余闕為淮西宣慰副使
守安慶集有司諸將議屯田守戰策環境使
堡崇選精甲外捍而耕於中植木為柵城外環
防深塹三重南引江水注之環植木為柵城外環
飛樓表裏完固俄陞都元帥時羣盜環布四外關居
中左提右挈屹為江淮一保障兵略纂聞曰明天順
間陶晉水新會時廣右西寇賊劫破城輔城以衛土殊
與民守之中立以捍東西賊流劫破城輔城以衛土殊
外溝以衛輔城布鐵蒺藜植刺竹以衛溝人守其城
死戰別寨分兵相援一邑之勢如腹心相聯絡賊至不
得
真卿預飭戰備
于筠請置舟師唐書顏真卿傳
節度使劉展將反真卿豫飭戰備都統李恒以為生事
非短真卿因召為刑部侍郎又突厥領利傳曰領利
既和遂解而還帝會羣臣問所以備邊者將作大匠于
筠請五原靈武置舟師於河扼其入中書侍郎溫彥博
曰魏為長漸遇旬今可用帝使桑顯和豐邊大追召
江南船工大發卒治戰艦頡利遣使來願款北樓關請
互市帝**開田二十餘屯立壁二十四所**又曰王翊
不能拒

東嘉湖鑑類四 卷三 嘉 武功部 守備

東都留守既至開田二十餘屯修器械皆良金壽草練
士卒號令精明俄而吳少誠叛獨東畿為有備關東賴
之注見
原東負滄海西阻險塞南通
連珠峯

寰斜陸機辨亡論云東弱倉海西阻險塞南通
寰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有利於江制者區
張載劔閣銘曰巖巖梁山積石我我遠屬荆衡近
岷嶓南通邛笮北達褒斜狹過彭高踰嵩華惟蜀之

門作固作鎖是日
一人荷戟萬夫趨起
劔閣立壁千仞

千夫莫向又云窮地之險極路之峻世蜀則逆道清斯
順一人荷戟萬夫趨起形勝之地匪視勿居

方城為城漢水為池
踐華為城因河為池

淮南子下見
左傳屈完對齊侯曰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

以為池雖眾無所用之賈誼過秦論云踐華為城因

河為池據億丈之高臨不測之淵將勁弩守要害之

處始皇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

業也
吳國之羸修完而師息
莒國雖陋失守而都亡

傅吳國雖贏若早修完其可以息師 莒子恃其僻陋在夷而不備淡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

守備四

原城郭為固

禮記云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城郭溝池以為固

表裏山河

左傳云楚

師背鄙而舍晉侯患之

勇犯日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

彌節

白檀

漢書李廣傳武帝詔廣曰將軍其率師東轅彌節白檀以臨右北平盛秋言秋高防入寇也

守似藩籬

文選陸倕石闕銘曰似藩籬戰同枯朽

以逸待勞以主禦客

唐書狄仁傑傳

曰時發兵戎疏勒四鎮百姓怨苦狄仁傑諫曰陛下姑勅邊兵護守備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

自然深入有顛覆之慮

漢書帝無所待

選親兵

書夜警

又曰郭晞傳曰河中軍亂子儀召首惡誅之其支黨猶反側晞選親兵晝夜警以備非常姦入

不得

嚴備常有敵又曰李芑傳曰芑授河陽三城鎮邊使達練事宜嚴備常有

古慕獨鑑

卷言

武功部

守備

十一

敵

占勁兵三千

又曰杜兼傳曰兼為濠州刺史性浮險德宗既厭兵大抵刺史重代易至

歷年不徒兼探帝意謀自固即修

弓箭社

八編類纂

武備募占勁兵三千帝以為才

河朔沿邊宜用土兵云今河朔西路被邊州軍高下戶請抑以來百姓自相團結為弓箭社不論家業自下戶

出一人又自相推擇家資武藝眾所服者為社頭社副

錄事謂之頭目帶弓而鋤佩劍而樵出入山坂飲食兵技與敵國同私立賞罰嚴於官府遇有警急擊鼓頃刻

可致千人器甲鞍馬常若寇至蓋親戚墳墓所在人白

深畏之

守備五

厚序潘岳并督馬敦誅序云秦隴之僭鞏更為魁既已

龔汧而館其縣子以眇爾之身介乎重圍之裏率寡弱

之眾據十雉之城免虎口之厄全數百萬石之積

孔帖引杜佑誠突厥序曰誠能復兩渠之饒誘農夫趣耕擇險要繕城壘屯田蓄力河隴可復豈惟自守而已

續文韓愈守戒曰詩曰大邦維翰書曰以蕃王室諸侯之於天子不惟守土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蕃之也今人有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爲害則必高其柴棧而外施窬穿以待之宅於都者知穿窬之爲盜則必峻其垣牆而內固扇鏑以防之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智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倔彊之間而不知爲之備噫亦惑矣 又曰賁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魯維之不期蜀維之不支今夫鹿之於豹非不巍然大矣然而卒爲之禽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之資殊也曰然則如之何而可曰在得人

古彙編類

卷三

武功部 守備

十一

續疏唐書陸贄傳曰德宗時西北邊歲調河南江淮兵謂之防秋士不素練戰數敗將統制不一亡以應敵贄上陳其弊有曰修封疆守要害蹊澗隧列屯營謹禁防明斥埃務農足食非萬全不謀非百克不鬪寇小至則遏其入寇大至則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使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支敵之虞退有首尾不相救之患是謂乘其弊不戰而屈人兵此中國之長也

拒守一

增孫子軍形篇曰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 呂氏春秋曰公輸般爲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而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聞大王將攻宋信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臣以宋必不可得王曰公輸般天下之攻工也已爲攻宋之械矣墨子曰請公輸般試攻之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乃設守宋之備公輸般九攻之墨子九却之不能入故荆輟不攻宋墨子也能以術禦荆而存宋矣 博物志

古查齋雜類函

卷三

武功部 拒守

三

曰處士東里胤責禹亂天下事禹退作三城强者攻弱者守敵者戰郭蓋禹始也

拒守二

增後漢書隗囂傳曰囂大將王捷別在戎印登城呼漢軍曰爲隗王城守者皆必死無二心 晉書桓宣傳曰陶侃使桓宣鎮襄陽以其淮南部曲立義成郡宣招懷初附勸課農桑簡刑罰略威儀或載鉏耒於軺軒或親芸穫於壠畝十餘年間石季龍再遣騎攻之宣能得眾心以寡弱拒守議者以爲次於祖逖周訪 梁書羊侃傳曰侯景反兵偏建業眾皆兇懼侃僞稱得外射書云

邵陵王西昌侯已至近路衆乃少安賊爲尖頭木驢攻城矢石所不能制侃作雉尾炬施鐵鉞以油灌之擲驢上燒之俄盡賊又東西兩面起土山以臨城中震駭侃命爲地道潛引其土山不能立賊又作登城樓車高十餘丈欲臨射城內侃曰車高暫虛彼來必倒可臥而觀之不勞設備及車動果倒衆皆服焉 太平御覽引三國典略曰陳人侵齊北徐州刺史祖瑛令不閉城門守陴者皆下街巷禁斷人行雞犬不許鳴吠陳人莫測所以疑人走城空不設警備中夜瑛忽令鼓譟陳人驚散曉復結陳向城瑛自臨戰陳人先聞其旨謂不能抗

古香齋鑑類

卷五十四

武功部

拒守

西

拒忽見親在戎行彎弧縱鏑怪之遂退時穆提婆憾之不已欲令城陷不遣救援瑛軍守百日城竟保全 北齊書曰周人寇洛州獨孤永業恐刺史段思文不能自固馳入金墉助守周人爲土山地道驪夕攻戰經三旬大軍至寇乃退又周武帝親攻金墉永業出兵禦之乃通夜辦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爲大軍將至解圍去 北史王思政傳曰思政守賴川東魏太尉高岳行臺慕容紹宗儀同劉豐生等率步騎十萬來攻賴川築土山以臨城中飛梯火車盡攻擊之法思政亦作火礮因迅風便投之土山又射以火箭燒其攻具仍募勇士繼而

出戰據其兩土山置樓堞以助防守齊文襄更益兵掘
洧水以灌城城中水泉湧溢不可防止懸釜而炊糧力
俱竭慕容紹宗劉豐生及其將慕容永珍共乘樓船以
望城內令善射者俯射城中俄而大風暴起船乃飄至
城下城上人以長鈞牽船弩亂發紹宗窮急投水而死
豐生浮向土山復中矢而斃生擒永珍思政謂之曰僕
之破亡在於罅漏誠知殺卿無益然人臣之節守之以
死乃流涕斬之并收紹宗等尸以禮埋瘞 隋書李景
傳曰景檢核代州總管漢王諒作亂并州景發兵拒之
諒遣劉高讓景戰於城東昇樓射之無不應絃而倒選

古香齋編類

卷四

武功部

拒守

五

壯士擊之斬獲略盡諒復遣嵐州刺史喬鍾葵率勁勇
三萬攻之景戰士不過數千加以城池不因爲賊衝擊
崩毀相繼景且戰且築士卒皆殊死鬪屢挫賊鋒司馬
馮孝慈司法參軍呂玉並驍勇善戰儀同三司侯莫陳
乂多謀畫工拒守之術景知將士可用其後推誠於此
三人無所關預唯在閤持重時出撫循而已月餘朔州
總管楊義臣以兵來援合擊大破之 唐書李光弼傳
曰至德二載史思明率衆攻光弼思明爲飛樓障以木
幔築土山臨城光弼遣穴地頽之思明宴城下倡優居
臺上斬指天子光弼遣人墜地爲之思明大駭徙牙帳

遠去軍中皆視地後行又潛溝營地將沈其軍乃陽約
降至期以甲士守陴遣裡校出若逆款者思明大悅俄
而賊數千沒於壘城上鼓譟突騎出乘之俘斬萬計思
明畏敗乃去 又曰史思明蔡希德率高秀巖等將兵
十萬攻太原時麾下卒不滿萬眾議培城以守光弼曰
城環四十里賊至治之徒疲吾人乃徹民屋爲塼石車
車二百人挽之石所及輒數十人死賊傷十二 又陳
利貞傳曰李希烈攻襄城利貞登陴守七十日未嘗
榆沐非議重不下城 又劉昌傳曰李希烈取汴江淮
大震昌以兵三千守靈陵希烈衆五萬攻之昌掘塹以

嘉嘉淵鑑類函

卷五十四

武功部 拒守

六

竭地道相拒凡四十餘日賊數敗乃解圍去 又程千
里傳曰賊將蔡希德圍上黨輕騎挑戰子里恃勇開縣
門率百騎欲禽希德馬顛爲賊所執仰首救諸騎使還
曰爲我報諸將可失帥不可失城軍下皆爲泣下增備
固守賊不能下乃還 通鑑唐紀曰朱泚攻奉天使僧
法堅造雲梯高廣各數丈裹以兜革下施巨輪上容壯
士五百人戍子北風甚迅泚推雲梯上施濕瓊懸水囊
載壯士攻城翼以輜輜置人其下抱薪負土填塹而前
天石火炬所不能傷賊併兵攻城東北隅天石如雨城
中死傷者不可勝數賊已有登城者時士卒凍餒又乏

甲冑渾城撫諭激以忠義其鼓噪力戰城中流矢進戰不輟初不言痛會臺梯輾地道一輪偏陷不能前却火從地中出風勢亦回城上人投葦炬散松脂沃以膏油謹呼震地須臾雲梯及梯上人皆爲灰燼鼻聞數里賊乃引退 又曰顧全武克蘇州追敗周本等於望亭獨秦裴守崑山不下全武帥萬餘人攻之裴屢出戰使病者披甲執矛壯者發弓弩全武每爲之却 五代史梁臣傳曰牛存節聞晉兵攻澤州顧諸將曰澤州要害不可失也諸將皆不欲救之存節戒士卒熟息已而謂曰事急不赴豈曰勇乎舉策而先士卒隨之比至澤州州

嘉靖編類

卷四

武功部 拒守

七

人已焚外城將降晉聞存節至乃稍定存節入城助澤人守晉人穴地道以攻之存節選勇士數十亦穴地以應之戰於隧中敵不得入晉人解去 宋史孟宗政傳曰宗政權聚陽全完顏賽不擁步騎圍城宗政與扈再興合兵角敵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宗政身先士卒金人戰輒敗忿甚周城開濠控兵列濠外飛鋒鏑以綯鈴自警鈴響則犬吠宗政厚募壯士乘間突擊金人不能支盛兵薄城宗政隨方力拒隨州守許國援師至白水鼓聲相聞宗政率諸將出戰金人奔潰 通鑑宋紀曰神宗時夏人數十萬圍蘭州已據兩關李浩閉城拒守

鈐轄王文郁請擊之活曰城中騎兵不滿數百安可戰
文郁曰敵眾我寡正當折其鋒以安眾心然後可守此
張遼所以破合肥也乃夜集死士七百餘人縋城而下
持短刃突之賊眾驚潰時以文郁方尉遲敬德懼知州
事 八編類纂曰元兵取金睢州遂圍歸德府金行省
女魯歡命經歷龔禹錫守禦禹錫竭其才智故得不陷
拊滕錄曰鐵鉉爲山東參政建文二年李景隆駐德
州鉉督餉飛芻挽粟水陸並進軍輿不乏五月靖難兵
圍濟南甚急鉉至臨邑聞景隆軍敗南奔道遇參募高
巍趣與之定計迎景隆收潰師共保濟南北兵至城下

古系系編鑑類圖

卷三十四

武功部 拒守

十八

圍之數匝城壞鉉以藍布作障紋其上如磚狀張於外
襯以葦席於內潛築紿云一夕修完燕兵遠望疑爲真
遂不敢逼又城壞處懸太祖御像燕兵見之竟不敢攻
燕兵決隄水灌城城中恐鉉令登陴哭曰且且降盡撤
守具出千人城外伏地請退兵十里無驚動城中人燕
王喜退軍受降鉉懸鐵板城門上伏壯士闔堵中約候
燕王入城呼千歲卽下拔橋燕王渡橋至城下城門開
及門鐵板下傷燕王馬首燕王易馬走城下伏兵斷橋
橋堅竟脫去秋七月燕糧盡姚廣孝曰師老矣舍之南
去 兵略纂聞曰明杜宥以御史謫知英德縣時搖寇

猖獗邑故無城樹木柵爲固公荆爲之城城成而寇適
至躬冒矢石與民死守糧盡矢竭而圍不解乃選敢死
士夜縋城下縱火焚賊所據民廬賊驚潰遁去 又曰
正統間沙寇鄧茂七亂揮同楊廣領兵守將樂賊數萬
至以車攻城其車之制高約與城齊言以牛革上用大
竹二交揉繫之如抱手狀竹之上置板數片及城則發
竹以闢兵板隨竹而下跨城以度衆廣積鐵鎔之而植
木城上以俟比至竹爲木所捍不得發又以鐵猫鈎其
軍令不得進退取草裹竹燈檠投其上乃以所鎔鐵澆
之草著鐵卽熾車悉焚畏賊潰廣與千戶徐昇乘勝出

古實齋備鑑類

卷三

武功部 拒守

十九

戰勦殺甚衆城賴以完 又曰嘉靖間湯建衡令新城
寇至公捐俸犒士士爲感泣賊攻南門公遣兵載大筏
渡水逆戰賊不能進明日攻東門公豫令人密布鐵蒺
藜竹簽於地城上復注矢砲擬之賊復趨城南張旗執
鎗翼而前我兵以狼筈格之賊仆奪其旗城上鼓噪助
之賊不得利乃宵遁 又曰倭賊攻江陰主簿曹廷慧
父子與兵僅十二三人縣令欲移家眷於學宮或勸曹
暫自爲計曹叱曰此地乃吾死所手斫家人一耳又將
亦其子衆遂不敢動賊作牛皮障自覆鑿城乃大索城
中薪貫火擲城外不止又用人糞煎滾用鐵銷汁探賊

聚處灌之復擊以砲倭賊始不敢近

拒守三

增 塹防門 創遏砲 左傳曰晉侯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八編類纂曰元

攻金洛陽留守撤合輦道發於背不能軍遂投壕水死

南人共推強伸為尉金事領所有軍二千五百人卒三

日元兵圍其三面伸括衣帛為幟立之城上率土人甫赤

身而戰以壯士數百往來救應大呼以懸千軍為號其

聲勢與萬眾無異兵器已盡以錢為鏃得蒙古一箭截

而為四以筒鞭發之又創遏砲用不過數人能發大石

於百步外所擊無不中伸奔走四應所退 斷不為

捷蒙古益兵力攻凡三月餘不能拔乃退 太平御覽

兵 括衣為幟 太平御覽引後漢書曰隗囂悉兵數萬

將士固死堅守矢盡乃發屋斷本以為兵鬻盡銳攻之

自春至秋士卒疲弊帝乃大發關東兵自將上龍驤眾

潰走圍解下 鐵鎖橫江 老罷當道 太平御覽眾

見上創遏砲註 武功部 拒守 辛

直齋淵鑑類編 卷百四 為吳建平太守時王濬將伐吳造船於蜀乃為鐵鎖橫

斷江路及師臨境緣江諸城將望風降附或見攻而拔

唯彥堅守攻之不能剋 北史王羅傳曰羅鎮華州齊

神武遣韓軌等襲羅羅不覺比曉軌眾已乘梯入城羅

尚臥未起聞閣外洶洶有聲便袒身露髮徒持一白

棒大呼而出謂曰老羅當道臥 羅裕子安得過敵見驚

退 耆粥均分 命女出拜 又曰羅為荊州刺史梁復

城不沒者數板城中糧盡羅者溺與將士均分食之

唐書張佖傳曰佖以澤潞將鎮臨洛田悅攻之乘城固

守累月士死糧且盡救不至佖悉召部將立軍門命女

出編拜因曰諸君戰良苦無資為賞願以是女當直為

眾士一日費眾皆哭曰請死戰會馬燧自河東將兵擊

悅城下敗之佖乘勢出戰無不一當百以功遷四州刺

史 縛木接樓 縫布為幟 北史韋孝寬傳曰孝寬攻

之連營數十里至於城下乃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

入當其山處城上先有兩高樓孝寬更縛木接之合極

高峻多積戰其以禦之敵人城外又作攻車車之所及

莫不摧毀雖有排楯莫之能抗孝寬即縫布為幟隨其

所向則張設之布
既懸車不能壞
樓堞皆盡
甲鼓無遺
隋書梁土

彥為晉州刺史齊後主親總六軍圍之獨守孤城外無
聲援眾皆震懼土彥慷慨自若盡銳攻之樓堞皆盡將

士曰死在今日吾為爾先於是勇烈齊奮呼聲動地無
不一當百齊師少却乃合軍民子女晝夜修城三日而

就佑率六軍亦至齊師解圍
孔帖曰張環固壘二歲
蘇齊盡軍中甲鼓無遺夜擊

門為警秦宗權不能守乃解去
築城控攝
張幕止

宿隋書郭榮傳曰齊寇屢侵宇文護令榮於汾州觀賊
形勢時汾州與姚襄鎮相去懸遠榮以二城孤迥勢

不相救請於州鎮之間更築一城以相控攝護從之
唐書李光弼守太原府門賊圍城城中張一小幕止宿有

急即自往救之行至府門未嘗迴頭二日然後歸家
子賊退復收拾器械處置公事經二日然後歸家
私

金賞王私產募士
三國典畧臺城未陷侯景又燒大
千兩賞其戰上直閣將軍宗思領將士數人踰城出外

灑水久之火滅
唐書李襲志傳曰襲志仕隋為始安
京冀蒲鑑鸞
卷百四
武功部
拒守
主

郡丞大業末盜賊起襲志領私產募士得三千人乘
城拒盜蕭銑林士弘屢攻之不下遂固守凡二年

劉樹者甲削木剪紙
隋書劉智惠傳曰弘拜泉州刺史
救兵不至前後出戰死亡大半糧盡無所食與士卒數

百人者肆甲腰帶及剝樹皮而食之一無離叛
郎基傳曰齊天保四年除海西鎮將軍將吳明徹攻圍

河西基固守乃至削木為箭剪紙為羽圍解還朝僕射
楊楷迎勞之曰卿本文吏遂有武略則
汲水灌城

木剪紙皆無檢事班固之思何以相過
汲水灌城

鑿壁引繩通鑑宋紀曰直宋時契丹攻遼城小無備
援兵會天大寒汲水灌城上條忽為水堅涸不能登侯

丹兵乃引去
說選平夏錄曰洪武四年閏三月楊璟
兵次夔州大溪口先是蜀人自謂瞿塘天險遺吳仁壽

守之以鐵索橫斷關口聞王師臨境又遣戴壽鄒曉飛
寨鑿兩崖壁引繩為飛橋三平以木板置於上拒恭師
環等攻之勿克
不滿五千人
相持百餘日
道恭為司州

刺史魏圍司州時城中衆不滿五千人食纔半歲軍
攻之晝夜不息乃作大車載土四面俱前欲以填塹道
恭於塹內列繖旛鬪艦以待之魏人百餘進又潛作伏
道以決塹水道恭載土掩塞之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
不可勝計六月不能拔踰年不能下唐書朱宣傳曰中
和初魏傳韓簡東
窺曹鄴引兵濟河曹存實迎戰死于陣朱宣收殘卒嬰
城簡圍之六月不能拔引去德宗嘉其守拜宣爲天平
節度使五代史張源德傳曰源德守貝州晉軍塹而
圍之當此時晉已先下全燕而鎮定皆附於晉自河以
北山以東四面千里六鎮數十州之地皆歸晉獨貝一
州圍之踰年不可下

拒守四

增皆血流面牙齒皆碎唐書張巡守睢陽在城中每戰
齒皆碎城將陷西向再拜曰爲救不至臣智勇俱竭不
能全一城今使逆賊見逼臣死亡之後願爲鬼與賊爲
厲以答國恩夜率婦人登城而呼又曰元和中鄂岳都團
練使李道古攻申州剋

古齋洞鑑類

卷章四 武功部

拒守

三

其羅城乃進圍過其中城城中守卒夜率婦人登城
而呼懸門竊發分出其衆道古衆驚亂多爲虜殺
增與城相存亡又曰王凝傳曰疑爲宣欵地觀察使王
仙芝之黨屠至德勢益張疑儲蓄結完
以備賊賊至不能加會大屋直寢庭堅術家言宜上疾
不視事以厭勝疑曰東兩國用所出而宜爲大府吾規
脫禍可矣顧一方何賴哉晉與擊釜鉞助軍勢兵器
城相存亡勿復言既而賊去擊釜鉞助軍勢兵器
日正德間副使羅循知鎮江府巨寇劉六等自南京流
入境公多爲旗幟於江上諸山復以小舟載砲石發章
洲中爲疑兵公自乘城鳴砲鼓令老弱各執戈
矛擊釜鉞助軍勢呼聲震天地寇遙望不敢逼

險固一

增易坎之豕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邱陵也王公
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戰國策曰蘇秦說
燕文侯曰燕地方二千里帶甲十萬車七百騎六千乘

支十年南有碣石雁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干寶晉紀總論曰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

險固二

增蜀志曰曹公自長安南征先主遙策之曰曹公雖來無能爲也我必有漢川矣及公至先主斂衆拒險終不交鋒積月不救亡者日多曹公果引軍還先主遂有漢中 北史安同傳曰同從道武征姚平於柴壁姚興悉衆救平同進計曰汾東有家坑東西三百餘里徑路不通姚興來必從汾西乘高臨下直至柴壁如此則寇內外勢接宜截汾爲南北浮橋乘西岸築圍西圍旣固賊

古查爲鑑類圖

卷四

武功部

險固

三

至無所施其智力矣從之與果視平屠滅而不能救

五代史唐臣傳曰梁王彥章擊破德勝唐軍東保楊劉彥章圍之是時唐已得鄆州郭崇韜曰彥章圍我於此其志在取鄆州也臣願據河下流築壘於必爭之地以應鄆州爲名彥章必來爭旣分其兵可以圖也乃遣崇韜與毛彰將數千人夜行所過驅掠居人毀屋伐木渡河築壘於博州東晝夜督役六日壘成彥章果引兵急攻之不尅所失大半還趨楊劉莊宗迎擊遂敗之 通鑑宋紀曰徽宗時晏州夷酋卜漏反以趙適爲招討使漏據輪縛大屯其山崛起數百仞林菁深密諸酋壘石

爲城樹柵以守通軍不能進

險固三

原襟帶

咽喉

西京賦巖險周固襟帶易守得之者久

固圍

阨險

傳聯以固吾圍

百一十二

漢書曰秦地得百二言秦地險固以

二萬人當諸國百萬人齊得十二

重阻

巨固

二關

四塞

秦地險阻四塞之固

增憑險

備敗唐書梁郡公孝稱兵以孝逸爲行軍大總管率師南討至淮餒將草超

州度支使薛克構曰超雖據險然兵少若置全軍超揚

無以示威

唐柳宗元晉問曰晉人之言表襄山河者

備敗而已非以

襟憑

背負

洛陽郭子儀奏曰雍州

古稱天府右隴蜀左嶠面襟憑終

原天地之險

金

古晉齊備鑑類圖

卷章四

武功部 險固

丙

湯之固

上見險固一

被山帶河

懸車束馬

秦州記

蜀道至險東

不得方軌

宅於土中

守在海外

束

馬懸車以度

不得成列 禮軍旅息

險道塗不爭險易之利

形勝之地

春秋

其要害

繫以安危

贈霸王之資

蘇秦南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西有黔中郡東

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汾陰地方五千里帶

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

書曰劉裕伐姚泓沈林子與冠軍檀道濟同攻壽坂龍

驥王鎮惡攻潼關姚泓聞大軍至遣姚紹爭據關林

子謂道濟曰潼關天阻所謂形勝之地鎮惡孤軍勢危

力屈若使姚紹據之則難圖 引水屬城 聚石種樹

也及其未至富井力爭之 唐書馬燧傳曰燧至太原念晉陽王業所基宜固險以

示敵乃引晉水架汾而屬又曰燧爲隴州刺史西山直

吐蕃其上有通道敵常所出入者燧聚石種樹障之設

二門為護櫓
築壘護柵
斷山凌壑五代史周本紀曰郭威至河中

白柵其城東常思柵其南白文珂柵其西調五縣十二

萬人築連壘以護三柵唐書張獻誠傳曰貞元四年

獻誠代韓游瓌為邠寧節度使四壁斗絕一徑尺

斷山凌壑選巖要地築烽火堡言圍十餘里高四丈四壁斗絕獨一徑尺許曲折而

登宣慰使安萬鈗提兵萬餘相持三月仰視絕壁無可為計

有摧輪之險贊自一品集制孟州城救音曰昔馮異之

三城蓋以河有造舟之危山有摧輪之險左右

機軸表裏金湯既當形勝之城實為要害之郡許歷

勸奢先據北山郭淮策亮必爭北原秦伐韓軍闕與

趙遣奢救之軍士許歷曰先據北山上者勝趙奢即發萬人趨之

魏志郭淮傳曰諸葛亮出斜谷是時司馬宣王屯渭南郭淮策亮必爭北原若亮踰渭登原連兵

北山隔絕隴道搖蕩民夷非國之利也直王善之淮遂

古喬淵鑑類函卷章四武功部險固

心北原楚瓦城鄧沈尹知其必亡梁伯溝宮左氏

稱其自取左傳沈尹成曰苟負固忘危周禮負固

居安不一姓是三殆九州之險是不一姓傳危

忘危居安不一姓是三殆九州之險是不一姓傳危

國之患足三殆也險為屏固為寶長世字民者以道德為

憑洞庭者苗人亡

憑洞庭者苗人亡

憑洞庭者苗人亡

憑洞庭者苗人亡

憑洞庭者苗人亡

憑洞庭者苗人亡

憑洞庭者苗人亡

憑洞庭者苗人亡

憑洞庭者苗人亡

憑洞庭者苗人亡

憑洞庭者苗人亡

憑洞庭者苗人亡

憑洞庭者苗人亡

憑洞庭者苗人亡

憑洞庭者苗人亡

憑洞庭者苗人亡

憑洞庭者苗人亡

憑洞庭者苗人亡

築壘護柵

築壘護柵

築壘護柵

築壘護柵

築壘護柵

築壘護柵

築壘護柵

築壘護柵

築壘護柵

築壘護柵

築壘護柵

築壘護柵

築壘護柵

築壘護柵

築壘護柵

築壘護柵

築壘護柵

築壘護柵

二門為護櫓

二門為護櫓

二門為護櫓

二門為護櫓

二門為護櫓

二門為護櫓

二門為護櫓

二門為護櫓

二門為護櫓

二門為護櫓

二門為護櫓

二門為護櫓

二門為護櫓

二門為護櫓

二門為護櫓

二門為護櫓

二門為護櫓

二門為護櫓

險固四

增江漢為池

吳書 谷使魏文帝嘲谷曰吳難魏不谷曰帶甲百萬江漢為池何難之有

軍門幕府一

增史記馮唐傳註索隱曰崔浩云古者出征為將治無常處以幕為府舍故云幕府

軍門幕府二

增史記馮唐傳曰魏尚為雲中守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 唐書段志元傳曰志元與宇文士及勒兵衛章武門太宗夜遣使至上士及披戶內使志元拒曰軍門不夜開使者示手詔志元曰夜不能辨不納帝歎曰

古齋淵鑑類圖

卷言四

武功部

軍門幕府

三

真將軍周亞夫何以加 又薛訥傳曰開元初講武新

豐時諸部頗失序唯訥與解琬軍不動帝令輕騎召之

至軍門不得入 又李勉傳曰勉禮賢下士有終始嘗

引李巡張參在幕府後二人卒每至宴飲仍設虛位沃

饋之 又李石傳曰石字中玉辟李聽幕府從歷四鎮

有材略為吏精明聽每征伐必留石主後務 又沈傳

師傳曰傅師更二鎮十年無書賄人權家初拜官宰相

欲以姻私託幕府者傅師固拒曰誠爾願罷所授故其

僚佐如李景讓蕭實杜牧極當時選云 通鑑唐紀曰

馬燧平河中出高郢李廓於獄皆奏置幕下

軍門幕府三

幕府

轅門

衛青為軍騎將軍以幕為府又以車轅為門

軍門

牙門

傳胥甲槌穿當軍門而呼也

蓮花幕

青油幕

驃騎幕

安

人於險非勇也

何其麗也時以人儉府為蓮花幕

西幕

參戎事

制中權

詩幕府參戎事

李光義詩常思驃騎幕

西幕

參戎事

制中權

適詩幕府制中權

高

原實憲置幕

郗超入幕

後漢

憲既平匈奴威名大盛以班固傳殺之徒皆置幕府典

文章

晉謝安王坦之詣桓溫合部超坐帷帳中風動

帳口開安笑曰

拔劍大呼

生可謂入幕之賓

杖策上謁

拔劍大呼

傳曰

太宗以燉煌公

貞傳曰朱泚反利貞及張廷芝所統士皆幽薊河隴人

故與廷芝合謀應泚而利貞摩下亦從為亂夜半難作

利貞拔劍當軍門大呼曰欲過門者先殺我眾畏其鋒

乃

遺幕府人為書因所獲儼前世事無復用者眾大驚

取怪珍元齡獨

秦置幕府

表留幕府

溫東都烏重

王因表留幕府從征伐常參帷幄機秘方多事裁處無

留僚屬共才

高置幕府

對置幕府

陳子昂傳曰武

置幕府表子昂參謀

嫁柴紹帝渡河紹以數百騎並南山來迎主引精兵萬

人與秦王會渭北紹及主對

置幕府

月上營門

鳥避轅門

置幕府分定京師號娘子軍

對置幕府

陳子昂傳曰武

置幕府

月上營門

郎士元詩寒月上營門

鳥避轅門

任瓌上謁轅門

楊

撤離喝入興元至金牛鎮四川大震劉子羽從兵不滿

三百與士卒取草芽木甲食之遺吳玠書訣別玠得書

政大呼軍門

唐書任瓌傳曰高祖討補於汾晉瓌上謁

轅門承制署河東縣戶曹

通鑑宋紀曰

撤離喝入興元至金牛鎮四川大震劉子羽從兵不滿

三百與士卒取草芽木甲食之遺吳玠書訣別玠得書

轅門承制署河東縣戶曹

通鑑宋紀曰

撤離喝入興元至金牛鎮四川大震劉子羽從兵不滿

三百與士卒取草芽木甲食之遺吳玠書訣別玠得書

轅門承制署河東縣戶曹

通鑑宋紀曰

撤離喝入興元至金牛鎮四川大震劉子羽從兵不滿

三百與士卒取草芽木甲食之遺吳玠書訣別玠得書

撤離喝入興元至金牛鎮四川大震劉子羽從兵不滿

三百與士卒取草芽木甲食之遺吳玠書訣別玠得書

轅門承制署河東縣戶曹

通鑑宋紀曰

撤離喝入興元至金牛鎮四川大震劉子羽從兵不滿

三百與士卒取草芽木甲食之遺吳玠書訣別玠得書

轅門承制署河東縣戶曹

通鑑宋紀曰

撤離喝入興元至金牛鎮四川大震劉子羽從兵不滿

三百與士卒取草芽木甲食之遺吳玠書訣別玠得書

三百與士卒取草芽木甲食之遺吳玠書訣別玠得書

轅門承制署河東縣戶曹

通鑑宋紀曰

撤離喝入興元至金牛鎮四川大震劉子羽從兵不滿

三百與士卒取草芽木甲食之遺吳玠書訣別玠得書

古齋淵鑑類函

卷言西

武功部

軍門幕府

三

宋有行意其製將場歧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
待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矣玠乃問道會子羽
市租皆輸幕府 賜與悉置軍門史記李牧傳曰李牧
常居代雁門備匈奴
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為士卒費 唐書石奴
傳曰雄臨財廉每朝廷賜與輒置軍門自取一匹謙餘
悉分士伍由是
衆感發無不奮

軍門幕府四

增潛作捷布唐書封常清傳曰高仙芝以二千騎追躡
達奚啜融畧常清於幕下潛作捷布仙
芝取讀之大駭即用之軍還判官劉耽獨狐峻爭問何
捷布誰作者公幕下安得此人答曰吾儂封常清也

幕府皆一時高選又曰李栖筠觀察浙
西幕府皆一時高選 轅門有光

武旅增氣劉賓客見
記纂淵海 轅門二龍又曰烏承玘傳曰開
元中玘與族兄承恩

俱為平盧先鋒沈勇
而決轅門號二龍

古香齋鑑類 卷四 武功部 軍門幕府 矣

軍門幕府五

增詩唐杜甫詩曰轅門照白袍 又曰風動將軍幕

錢起詩曰煙波帶幕府海日生紅旗 劉禹錫詩曰相

府開油幕 戎昱詩曰轅門壓塞雄 劉希夷詩曰軍

門壓黃河 王昌齡詩曰紅旗半掩出轅門 權德輿

詩曰三城曙角起轅門一縣繁花照蓮府

增碑唐韓雲卿平淮碑曰援桴軍門氣凌山河

增傳唐孫逖伯樂川傳曰闢轅門於大苑

增唐殷文圭投知已啓云將軍之舉左旃翼武者咸

思効勇公子之虛右席彫文者競願呈才注漢衛青拜
大將軍開幕

府舉左右旃招武士得前將軍趙充國後將軍公孫
敖等魏信陵君無忌招賢士虛右席得侯嬴宋亥等

古香齋鑑類函

卷三

武功部

軍門

慕府

无



古香齋新刻袖珍淵鑑類函卷二百十四

武部

古香齋新刻袖珍淵鑑類函卷二百十五

武功部十 屯營 陣

屯營一

增太公兵法曰張軍處將必避七舍七殃武王曰何謂七舍七殃太公曰張軍勿居天社勿居地社勿居虛器勿居宿死勿居吞害勿居蜚鋒勿居枯泉武王曰何謂天社太公曰地高而仰者也何謂地社卑而下者也何謂虛器攻敗邑人莫居之者也何謂宿死冢墓邱陵間也何謂枯泉枯澤無水者也何謂吞害卽人所聚五穀處也何謂蜚鋒地斥鹵秃不生草木也所謂七舍七殃

古香齋淵鑑類函

卷百五

武功部

屯營

一

不張軍處將也

孫子曰凡處軍相敵絕山依谷視生

處高戰隆無登此處山之軍也絕水必遠水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渡而擊之利欲戰者無附水而迎客視生處高無迎水流此處水上之軍也絕斥澤唯而去無留若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衆樹此處斥澤之軍也平陸處易右背高前死後生此處平陸之軍也凡軍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養生處實是謂必勝 吳子論將篇曰居軍下濕水無所通霖雨數至可灌而沈居軍荒澤草楚幽穢風颺數至可焚而滅 吳子治兵篇武侯問曰三軍進止豈有道乎起對曰無

當天竈無當龍頭天竈者大谷之口龍頭者大山之端
太白陰經曰偃月營形象偃月背背山岡而陂澤輪
逐山勢弦隨面直地窄山狹之所營 又曰偃月外營
右置上弦門中置偃月門左置下絃門

屯營二

增宋書宗越傳曰越善立營陣每數萬人止頓自騎馬
前行使軍人隨其後馬止營合未嘗參差 唐書曰劉
黑闥攻陷洛水秦王阻水爲連營分奇兵絕其餽路

又韋雲起傳曰契丹寇營州煬帝詔韋雲起護突厥兵
討之啟民可汗以二萬騎受節度雲起使離爲二十屯

古查齋淵鑑類函

卷五十五

武功部

屯營

二

屯相聯絡四道并引令曰鼓而行角而止非公使毋走
馬 又襄行儉傳曰行儉討突厥大軍次單于北暮立
營濠塹旣周遽令移就崇岡吏白士安堵不可擾不聽
促徙之比夜風雨暴至前設營所水深丈餘將吏驚服
問何以知之行儉笑曰自今但依我節制毋問我所以
知也 通鑑唐紀注云貞觀十二年於元武門置左右
屯營以諸衛將軍領之 通鑑唐紀曰麗帥古營於清
口或曰營地汙下不可久處不聽 五代史謝彥章傳
曰彥章爲梁騎將與賀瓌行視郊外瓌指一地語彥章
曰此地岡阜隆起其中坦然營柵之地也已而晉兵柵

之瓌疑彥章陰以告晉益惡之 通鑑宋紀曰吳璘守
和尚原饒餉不繼玠虜金人必復深入且其地去蜀遠
乃命璘別營壘於仙人關右之地名曰殺金坪移兵守
之 遼史國語解曰軍馬頓舍不設營塹折木梢為弓
以為團集之所又諸國使來道傍簽置木梢弓以充櫛
楯 平夏錄曰至正辛卯歲汝頰兵起明玉珍乃團結
里中人屯於青山眾推為屯長 弁州史料曰李文忠
救大同前軍已去虜五十里而營文忠遽移之五里前
阻水自固虜果夜率眾來劫我不可動 兵略纂聞曰
楊洪以左都督節鎮宣府其守邊屯營專用鐵蒺藜

古香齋鑑類函

卷言五

武功部 屯營

三

屯營三

原雁門

犬邱 後漢程不識為將軍屯軍雁門 典略

飛狐 漢書匈奴傳

偃月 雲中郡

相次 晉楚

以藩 吳志朱

字免屯邑名犬免見大必 驚宜急移不從遂戰死

車騎將軍李廣軍飛狐 吳志朱

以藩 吳志朱

相次 晉楚

以藩 吳志朱

也 周禮營壘相次也

右背 左次 兵注右背邱陵

左次 兵注右背邱陵

相次 晉楚

以藩 吳志朱

曰左次无咎行師之

陸換 彭亡 吳志陸抗澤立營

左次 兵注右背邱陵

相次 晉楚

以藩 吳志朱

法欲左背水右背高

陸換 彭亡 吳志陸抗澤立營

左次 兵注右背邱陵

相次 晉楚

以藩 吳志朱

換屯屯柴桑抗臨去更繕完城圍葺其牆屋居處桑果

陸換 彭亡 吳志陸抗澤立營

左次 兵注右背邱陵

相次 晉楚

以藩 吳志朱

不得妄敗格入儼然若新而格柴桑故屯頓有毀深以

陸換 彭亡 吳志陸抗澤立營

左次 兵注右背邱陵

相次 晉楚

以藩 吳志朱

為惑 後漢岑彭伐公孫述乘勝直進大驚懼所屯

陸換 彭亡 吳志陸抗澤立營

左次 兵注右背邱陵

相次 晉楚

以藩 吳志朱

營地名彭亡惡之欲徙會日暮其夜獨刺客詐稱亡故

陸換 彭亡 吳志陸抗澤立營

左次 兵注右背邱陵

相次 晉楚

以藩 吳志朱

來降刺 增起沙 薛樹 魏志注曹暉傳曰公征馬超

陸換 彭亡 吳志陸抗澤立營

左次 兵注右背邱陵

相次 晉楚

以藩 吳志朱

營不得立地又多沙不可築壘妻子伯說公曰今天寒
可起沙為城以水灌之可一夜而成公從之比明城立

百書載記曰姚萇破魏禡飛於杏城萇命其將當城於營處一柵孔中蒔樹一根以旌戰功歲餘間之城曰營所至小已廣之矣萇曰少來圖讖無如此快以千六百人破三萬衆國之事業由此剋衆小乃爲奇大何以

鋪以犬守之敵來則擊吠使營中知所警備又鋪架者繞營設架挂鈴其上敵來觸之則鳴

細柳環剛車漢出塞見單于精兵乃令剛車自環退營而縱騎諸葛奇才鄧艾指畫司馬宣王行其營

擊殺之魏志鄧艾年十一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時人多笑焉後爲將立大功

偏將別專聯校自固充國曰校聯不絕用木相貫穿

固領是大軍屯於中壘營居兩山間連七百

里漢書李陵傳曰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驍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軍爲營陵引士出營外爲

陣前行持戟盾後持弓弩魏志文帝問劉備東下與孫權交驛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羣臣曰備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苞原隰險阻而爲軍者爲敵所擒此兵忌也孫權上事今至矣後七日破備書到

原無兵號君子獨駐曰亞夫晉書劉超爲射聲子營魏志太祖行案諸營士卒皆離陣觀徐晃獨駐陣不動太祖歎曰將軍可謂有亞夫之風矣

與親屬作營壘依險固築營壘後漢書樊宏傳曰王作營壘自守老弱歸之者千餘家又第五倫傳曰倫乃依險固築營壘有賊探奮厲其衆引疆持滿

以拒之銅馬赤倉之屬前後數十輩皆不能下

不結營部野宿皆成營柵又耿秉傳曰秉性勇壯而在前休止不結營部然遠斥候明要警軍陳立被甲

東野宿皆成營柵通鑑宋紀曰狄青行軍立行伍明約

吉春齋齋鑑類四卷書五武功部屯營四

屯營

增別營基峙

潘安仁詩

君子營

晉書載記曰石勒陷冀州郡縣堡壁有衆至十餘萬

其衣冠人物

埋懷村

孔祐曰馬傑討李懷光自太原引齊鼎下營問其地名曰埋懷

村燧其喜

馬止營

見屯營

陣一

增周禮曰夏官大司馬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

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鑼鏡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

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

執鐸公司馬執鑼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

蒐田 太公六韜曰凡用兵之大要當敵臨戰必置衝

古軍備鑑類圖

卷言五

武功部 屯營陣

五

陣便兵所處然後以車騎分爲鳥雲之陣此用兵之奇

也所謂鳥雲者鳥散而雲合變化無窮者也 孫子九

地篇曰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

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 吳子

料敵篇曰齊陣重而不堅秦陣散而自鬪楚陣整而不

久燕陣守而不走三晉陣治而不用夫齊性剛其國富

君臣驕奢而簡於細民其政寬而祿不均一陣兩心前

重後輕故重而不堅擊此之道必三分之獵其左右脇

而從之其陣可壞秦性強其地險其政嚴其賞罰信其

人不讓皆有鬪心故敵而自戰擊此之道必先示之以

利而引去之士貪於得而離其將乘乖獵放設伏設機其將可取楚性弱其地廣其政騷其民疲故整而不入擊此之道襲亂其屯先奪其氣輕進退速煥而勞之勿與爭戰其軍可敗燕性慤其民慎好勇義寡詐謀故守而不走擊此之道觸而迫之陵而遠之馳而後之則上疑而下懼謹我車騎必避之路其將可虜三晉者中國也其性和其政平其民疲於戰習於兵輕其將薄其祿士無死志故治而不用擊此之道阻陣而壓之衆來則拒之去則追之以倦其師此其勢也 司馬法曰凡陣行惟疏戰惟密兵惟雜 史記律書曰黃帝有涿鹿之

古纂輯鑑類

卷三

武功部 陣

六

戰以定火災顛顛有共工之陣以平水害 蜀志諸葛亮傳曰亮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 北史源賀傳曰賀依古今兵法及先儒耆舊說略採至要爲十二陣圖上之 太白陰經曰黃帝設八陣之形車廂洞當金也車中黃土也鳥云鳥翔火也折衝木也龍騰却月水也雁行鵝鶴天也輪車地也飛翼浮沮巽也 又曰天陣居乾爲天門地陣居坤爲地門風陣居巽爲風門雲陣居坎爲雲門飛龍居震爲飛龍門武翼居兌爲武翼門鳥翔居離爲鳥翔門蛇盤居艮爲蛇盤門天地風雲爲四正門龍虎鳥蛇爲四奇門乾坤艮巽爲闔門坎

離震兌爲開明 太平御覽唐太宗謂朝臣曰朕少時爲公子未遭戰陣義旗之始乃平寇亂每執鼓必白指搗習觀兵陣卽知強弱常取我弱對其強強對其弱敵犯其弱追奔不踰百數十步吾擊其弱必突過其陣自背而反擊之無不潰多使此而制勝思得其理深也

唐書兵志將帥簡軍士除地爲塲北上中開二百步立五表表間五十步爲二軍進止之節遂聲鼓有司舉旗士衆皆起行及表擊鉦乃止又擊三鼓有司偃旗士衆皆跪又擊鼓有司舉旌士衆皆起驟及表乃止東軍一鼓舉青旌爲直陣西軍亦鼓舉白旌爲方陣以應次西

古書備鑑類圖

卷三十三

武功部 陣

七

軍鼓舉赤旌爲銳陣東軍亦鼓舉黑旌爲曲陣以應次東軍鼓與黃旌爲圓陣西軍亦鼓舉青旌爲直陣以應次西軍鼓舉白旌爲方陣東軍亦鼓舉赤旌爲銳陣以應次東軍鼓舉黑旌爲曲陣西軍亦鼓舉黃旌爲圓陣以應凡陣先舉者爲客後舉者爲主每變陣二軍各選刀楯五十人挑戰第一第二挑戰迭爲勇怯之狀第三挑戰爲敵均之勢第四第五挑戰爲勝負之形每將變陣先鼓而直陣然後變從餘陣之法旣已兩軍俱爲直陣又擊三鼓有司偃旗士衆皆跪又聲鼓與旗士衆皆起騎馳徒走左右軍俱至中表相擬擊而還每日至一

行表跪進如前後其初 宋史吳璘傳曰璘立疊陣法
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弩跪膝以
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
強弓並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爲限鐵鈎相連俟其
傷則更代之遇更代則以鼓爲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
成而騎退謂之疊陣 遼史兵志曰凡行兵見敵軍旣
陣料其陣勢小大山川形勢往回道路救援捷徑漕運
所出各有以制之然後於陣四面列騎爲隊每隊五七
百人十隊爲一道十道當一面各有主帥最先一隊走
馬大譟衝突敵陣得利則諸隊齊進若未利引退第二
隊繼之退者息馬飲水抄諸道皆然更退迭進敵陣不
動亦不力戰歷二三日待其困憊又令打草穀家丁馬
施雙箭因風疾馳揚塵敵陣更互往來中旣饑疲目不
相視可以取勝若陣南獲勝陣北失利主將在中無以
知之則以本國四方山川爲號聲以相聞得相救應

陣二

左傳曰宣公十二年楚子圍鄭晉師救鄭隨武子曰

荆尸而舉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

象物而動軍政不戕而備

注荆楚也尸陳也楚武王始更此爲陳法遂以爲各在軍右者挾轅爲戰備在左者追求草蓐爲宿備慮無如今軍行前有斥侯踰伏皆持以絳及白爲幟見騎賊舉絳

幡兒步賊舉白幡備慮有無也
茅明也或曰時楚以茅為旌識

周書太祖文帝紀曰

太祖令軍人賫三日糧輕騎渡渭輜重自渭南夾渭而西冬十月至沙苑距齊神武軍六十餘里齊神武聞太祖至引軍來會太祖召諸將謀之李弼曰彼眾我寡不可平地置陣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遂進軍至渭曲背水東西為陣李弼為右拒趙真為左拒命將士皆偃戈於葭蘆中聞鼓聲而起申時齊神武至望見軍少競馳而進不為行列總萃於左軍兵將交太祖鳴鼓士皆奮起于謹等六軍與之合戰李弼等率鐵騎橫擊之絕其軍為二隊大破之又李光弼傳曰賊帥周

古彙編鑑類函

卷三十五

武功部 陣

九

擊與安太清合眾二萬攻北城光弼斂軍入登陴望曰彼軍雖銳然方陣而囂不足虞也目中當破乃出戰及期未決召諸將曰彼強而可破者亂也今以亂擊亂宜無功因問賊陣何所最堅曰西北隅召郝廷玉曰為我以麾下破之曰廷玉所將步卒請騎五百與之三百復問其次曰東南隅召論惟貞辭曰蕃將也不知步戰請鐵騎三百與之二百乃出賜馬四十分給廷玉等光弼執大旌白望吾旗麾若緩可觀使宜若三麾至地諸軍畢入生死以之通鑑唐紀曰李光弼與史思明相守四十餘日思明絕常山糧道城中乏草馬食薦藉光弼

以車五百乘之石邑取草將車者皆衣甲弩手千人衛之為方陣而行賊不能奪 弁州史料曰明張輔討安南行視諸城獨多邦最大可駐軍而特高峻下設重濠濠外復為坎坎外皆瘞黎而土馬甚盛輔乃懸重賞募死士為雲梯夜縋附而上賊於城中列象陣以鬪輔夙具繪獅蒙馬而衝之象皆股栗退走矢石齊發呼聲動天地賊大潰

陣三

原善師 違晦 穀梁傳曰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注敵望而畏之莫敢戰 左傳云晉楚遇於鄢陵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

古軍齋鑑類圖

卷五

武功部 陣

十

整鬻軍而不陣陣不違晦在陣而器合而加器各顧其後莫有鬪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注曰胸月終陰之盡故 七來 百里 闕書云陣有三哀一要不四赦一勝人必贏二取威信復三人樂生身四赦民所惡此土者搏之來也注云鳥說於赤甫其間百里也走武王伐紂紂之陣起自黃鳥說於赤甫其間百里也走如疾風聲如振霆武王乃使太公把旂以麾之紂軍反走 魚麗 鵝鵠 左傳云王伐鄭鄭原繁高渠彌以中

云魚麗鵝鵠之陣進退有節案古有破陣樂舞圖左圖右方先偏後整魚麗鵝鵠張翼舒交錯屈伸首尾迴顧以象戰 連衡 支離 諸葛亮軍令云連衡之陣以陣之形 支離 狹而厚為利陣令騎不得與相離遠 左傳云衛褚師比公孫臏軍作亂衛侯出道城鉅哀公為支離陣之卒以侵衛衛人病之案支離陣

名 背水 因山 漢書韓信攻趙背水為陣曰破趙會死地而後存眾乃服 又云項羽破漢追至東城廼存二十八騎追者數千羽自度不得脫於是引其騎因四

石壘 晉記云諸葛孔明於漢中積石壘

車蒙 晉記云諸葛孔明於漢中積石壘

石壘 晉記云諸葛孔明於漢中積石壘

車蒙 晉記云諸葛孔明於漢中積石壘

石壘 晉記云諸葛孔明於漢中積石壘

車蒙 晉記云諸葛孔明於漢中積石壘

石壘 晉記云諸葛孔明於漢中積石壘

車蒙 晉記云諸葛孔明於漢中積石壘

石壘 晉記云諸葛孔明於漢中積石壘

車蒙 晉記云諸葛孔明於漢中積石壘

石壘 晉記云諸葛孔明於漢中積石壘

車蒙 晉記云諸葛孔明於漢中積石壘

石壘 晉記云諸葛孔明於漢中積石壘

車蒙 晉記云諸葛孔明於漢中積石壘

石壘 晉記云諸葛孔明於漢中積石壘

車蒙 晉記云諸葛孔明於漢中積石壘

石壘 晉記云諸葛孔明於漢中積石壘

車蒙 晉記云諸葛孔明於漢中積石壘

古書淵鑑類函 卷百五 武功部 陣

條因大讎權兵有飛龍騰 鈎陳 積卒 水經注曰壘

蛇魚麗之變以示威武 鈎陳 積卒 水經注曰壘

武王伐紂八百諸侯所會處尚書所謂不期同時也紫

微有鈎陳之宿主關於兵陣故過甲攻取之法以所攻

神與鈎陳并氣下制所臨之辰是以壘資其名 八編

類纂引積卒陣記曰積卒之象天之陣也在房度西南

四星十二點布為內外二重外圍以八營也而握統

四中壘也合內外而為九軍外圍以三星營連而相統

以為左右前 勾卒 羣車 左右勾卒注鈎伍相著別

後四驛之局 勾卒 羣車 左右勾卒注鈎伍相著別

曰孫子八陣有羣車之陣 却月 偃月 宋書朱劄石

石壘 晉記云諸葛孔明於漢中積石壘

車蒙 晉記云諸葛孔明於漢中積石壘

石壘 晉記云諸葛孔明於漢中積石壘

車蒙 晉記云諸葛孔明於漢中積石壘

石壘 晉記云諸葛孔明於漢中積石壘

車蒙 晉記云諸葛孔明於漢中積石壘

石壘 晉記云諸葛孔明於漢中積石壘

車蒙 晉記云諸葛孔明於漢中積石壘

石壘 晉記云諸葛孔明於漢中積石壘

車蒙 晉記云諸葛孔明於漢中積石壘

石壘 晉記云諸葛孔明於漢中積石壘

車蒙 晉記云諸葛孔明於漢中積石壘

石壘 晉記云諸葛孔明於漢中積石壘

車蒙 晉記云諸葛孔明於漢中積石壘

石壘 晉記云諸葛孔明於漢中積石壘

車蒙 晉記云諸葛孔明於漢中積石壘

石壘 晉記云諸葛孔明於漢中積石壘

車蒙 晉記云諸葛孔明於漢中積石壘

如何靖曰本因五方立此名方圓曲直銳實

因地形使然凡兵不習此五者豈可臨敵哉

詭設李靖對太宗曰兵詭道也故強名五行焉文之以

共旨也術數相生相剋之義其實兵形象水五行制流此

靖曰傳之者誤也古人秘藏此法故詭設八名耳八陣

本一也分爲八焉若天地者本乎旗號風雲者本乎旛

名龍虎鳥蛇者本乎隊伍之別後世詭設物象何止八

而已熊羆鴛鴦鶴列鄭之魚麗周成之熊羆昆陽

乎之虎豹出匪以律我異於是兵略纂聞曰威纒光之

禦島夷也謂江南多沮澤行者不得比肩而行陣與西

北同何以觀乃爲鴛鴦陣

右白虎鄭元注曰以四獸爲軍陣象天文也

軍令云舉黃帛兩半幅合旗爲三面陣魏田預討烏桓

因地形虜伏騎擊之預因地形迴軍結固陣復陣圓

陣牝牡方伏商羽徵角陣弓爲前行夏爲方陣戰

爲前行季夏圓陣子爲前行秋爲牡陣劔爲前行冬爲

伏陣楯爲前行是爲五陣黃石公記云使商人爲前

兵者象白虎陣使羽人爲前兵者象玄武陣使微人

爲前兵者象朱雀陣使角人爲前兵者象青龍陣

直木銳火圓土方金黃帝問元女兵法云敵人爲圓

也敵人爲方陣已以銳陣攻之銳陣者火陣也又云

陣已以方陣攻之方陣者金陣也敵人爲銳陣已以曲

陣攻之曲陣者水陣也案黃石公記云彼以直陣來者

言齋齋齋齋齋

卷言五

武功部 陣

強名

向無勁敵所 握機運衝 緣山入谷 格書兵鈴云有

摧無堅壘 龍騰陣鳥翔陣 握機陣虎翼陣 尉繚子云兵之所及

勝 羊勝亦勝 鋸齒亦勝 緣山亦勝 入谷亦勝 方亦勝 圓亦

案律決敵中原八 麗之陣先偏後伍 伍承彌縫注二十五人為偏以居前

部方置山布星陳 先偏後伍 右牝左牡 王師鄭御

麗之陣先偏後伍 伍承彌縫注二十五人為偏以居前

敗道設右為牝左為牡 毀車以行 必旆而疏 傅

供車必克請更卒白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

為前拒以誘之 晉侯使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

陣之 右山左水 前兩後伍 左水澤 右背山陵前

曾既陣而擊 未陣即奔 左傳曰宋公及楚人戰於泓

未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陣而後擊之宋師敗績 唐

藉死者 夾水為陣 上山為陣 左傳曰越子伐吳師分

陣越子為左右勾卒使夜或在或右鼓噪而進吳師分

以禦之越子曰明威寧步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于山

巡邊賊猝至主客不常承欲走威寧止之即揮兵上山

貫行毋反顧自率驍勇殿從山後走五十里抵城

堂堂正正 十五 五 兵書要訣曰孫子稱無要正正

者謂行軍也前後正治故不可要而擊之也堂堂之陣

舒翰傳曰輸次靈寶西原與賊將崔乾祐戰乾祐為陣

無法指觀強笑 或進而陷刀五千列陣後王師視其陣

曰擒賊乃會食 武侯舊法 臨淮遺法 李靖對太宗

武侯之舊法焉 唐書郝廷玉傳曰吐蕃犯京畿廷玉

與馬璘屯中渭橋他日魚朝恩聞其善布陣請觀之廷

古齋淵鑑類

卷言五

武功部 陣

玉申號令鳴鼓角部伍坐作進退苦一朝恩歎曰吾處
兵間久今始知訓練法廷玉惻然曰此臨淮王遺法也
形圓體方 步南騎北 有海引洪氏曰八陣魁六十
十有四作易之畫也畫起於圓而神故却月之形圓卦
定於方以知故入陣之體方居前而圓居後卦自畫
始方自圓生也壁門直袁曲折翼其旁則陰陽二物握
奇則有虛一之象 玉海曰後魏和平三年因歲除大
離遂耀兵示武更為制步兵陳於南騎士陳於北各
擊鐘鼓以為節度其步兵所衣青赤黑黃別為隊部楮
稍不戰相次周迴轉易以相赴就有飛龍騰蛇之變為
兩箱魚鱗四門之陣凡十餘法跪起前却莫不應節
車為圍陣 船為方陣 魏志田豫傳曰鄢陵侯彰征

伏騎擊之豫因地形回車結圍陣弓弩持滿於易北虜
塞其隙胡不得進遂舍而去 兵略纂聞曰明督僉揚
尚英初起行間與倭遇大小數十戰多有功其巡海也
嘗以三翼刑倭遇倭數百艘眾寡不敵公令聯舫為方
陣賊士持滿毋輕 三十二圖 四十六訣 玉海曰咸
發賊出口測引去

二月車駕親征河北內出陣圖示殿前都指揮使王彥
超等令識其部分三年內出陣圖三十二以示輔臣
唐書裴行儉傳曰行儉為營陣部 **至和八陣** 嘉祐
伍判勝負別器能等四十六訣 又曰嘉祐四年翰林學士胡宿看
八陣 玉海曰至和二年代州六馬鈴轄蘇安靜上八陣
詳駕部員外郎尹瞻所進表子 黃帝邱并法 風后
新令及八陣圖頗精降詔獎諭

握機交 李靖問對曰黃帝始立邱并字法因以制兵故
陣法四為閑地此所謂數起於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
環其四面諸部連繞此所謂終於八也及乎變化制敵
則紛紛紜紜亂而法不亂渾渾沌沌形圓而勢不散
所謂散而成入復而為一者也 李靖問對太宗曰黃
帝兵法世傳握奇文或謂為握機文玉海引書目曰風
革旗麾進退一卷薛氏銍定云握奇經別有續圖記土
趙闢之法 **陣法上內史** 陣圖示宰相信傳曰凡

戰張須陁先登土信副以為常煬帝遣使圖須陁土信
陣法上內史 通鑑宋紀曰真宗咸平四年出陣圖宗

古香齋鑑類圖 卷五 武功部 陣 古

古香齋鑑類圖 卷五 武功部 陣 古

古香齋鑑類圖 卷五 武功部 陣 古

古香齋鑑類圖 卷五 武功部 陣 古

宰相命督將練士以備北邊

陣四

增烏雲 太公豹韜曰烏雲之陣陰陽皆備或屯其陰或屯其陽處山之陽備山之陰處山之陰備山之陽

如茶如火如墨 吳語曰吳王昏乃戒台秣馬食土夜中乃令服兵假甲係馬舌出火

竈陳士卒百人以為徹行百行萬人以為方陣皆白常

白旂素甲白羽之皆元常元旗黑甲烏羽之皆望之

陣而立左軍亦如之皆赤帶赤旂丹甲朱羽之皆望之

如火右軍亦如之皆元常元旗黑甲烏羽之皆望之

四奇四正 太白陰經曰飛龍虎翼鳥翔蛇盤

鱗 漢書陳湯傳曰湯前至郅支城都賴水入離城三里

鱗 止營傳陳望見單于城上立檣城數百人被甲乘城

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 魚鱗陳注師古曰言其相接次形若魚鱗也 獬劉乘

之後漢書禮儀志曰立秋之日武官肄兵習戰陣之儀

斬牲之禮名曰獬劉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

古真淵鑑類函

卷五

武功部 陣

五

名曰 營衛 彙苑詳法曰魏祖於官渡使運糧賊數絕

聚細石為之 下海引荆州圖副云永安宮南一里渚

常山蛇勢 玉海盛弘之荆州記云八陣及壘皆圖兵勢行藏之

平地禦寇之方 後魏曰

七德舞 唐書禮樂志曰

秦王破陣樂太宗為秦王破劉武周軍中相與伍交錯

破陣樂曲及即位乃製舞圖左圖教方先偏後伍交錯

人被銀甲執戟而舞凡二變每變為四陣象擊刺往來

歌者和曰秦王破陣樂後合魏 天地人三陣 唐書員

微等更制歌辭名曰七德舞 三陣何謂耶眾未對員半

千進曰臣聞古者星宿孤虛天陣也山川向背地陣也

偏伍兩經入陣也臣謂不然夫師以義出沛若時雨得

與三軍士如子弟從父兄得人之

和為人陣捨是則何以戰帝曰善

為兩方陣五代史

日劉毅以兵萬人攻魏城東莊宗與符存審為兩

陣中陣後陣玉海曰宋馮拯建議議今防秋宜於唐河增

都部署為中陣天雄軍置鎗願不以陣圖賜諸將

宋紀曰王德用帥軍定時上遣使問邊事對曰當時賜

諸將陣圖人皆死守戰法緩急不相救以至於敗誠願

不以陣圖賜諸將使

平戎萬全圖玉海曰雍熙四年

得應變出奇立功

以示宰相樞密院及掌兵將校凡九圍共成一陣內三

心連排方陣二每陣一為後殿二為左翼二為右翼凡中

逆之於三

荆圓機營陣圖說承式備兵榆林榆林李

朔方地軍素不習陣公用握奇及八陣六花遺意朔圓

機營陣圖說大約立隊伍明分數審形名因山川形勢

之宜講步騎合離之變陣間容陸隊間容隊魚貫雁行

觸處為首奇正相生變化無窮而躬自訓練指麾一時

旌旗壁壘皆變又采武經要語著為叢鈔集要

令行間講讀不期年人人知兵法遂為諸邊冠

古軍器錄類編 卷五 武功部 陣

陣五

詩唐虞子陽詩曰雲屯七萃士魚麗六郡兵 李白

詩曰陣解星芒盡營空海霧銷 杜甫詩曰功蓋三分

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 杜牧詩曰

風前略橫陣紫髯分兩旁 又曰卽墨龍文光照曜常

山蛇陣勢縱橫落雕都尉萬人敵黑稍將軍一鳥輕

劉禹錫八陣圖詩曰軒皇傳上略蜀相運神機水落龍

蛇山平沙鵝鶴飛波濤無動勢鱗介避餘威曾有知兵

者臨岐指是非

圖記唐獨孤及八陣圖記云黃帝受命之始順殺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握機制勝作為陣圖夫八宮之位正則數不憊神不忒故八其陣所以定位也衡抗於外軸布於內風雲附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游軍以接其後列門其將發升後令戰弛張則二廣大舉犄角則四奇皆出天寶中有為韜鈴者得其遺制於黃帝書之外篇裂素而圖之

圖論宋史兵志曰熙寧八年帝諭近臣曰黃帝始置八

古齊淵鑑類編

卷三十五

武功部 陣

十一

陣法敗畫尤於涿鹿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爲八行晉桓溫見之曰常山蛇勢此卽九軍陣法也至隋韓擒虎深明其法以長其甥季靖靖以時遭久亂將帥通曉者頗多故造六花以變九軍之法使世人不能曉之大抵八陣卽九軍九軍者方陣也六花陣卽七軍七軍者圓陣也蓋陣以圓爲體方陣者內圓而外方圓陣則內外俱圓矣故以方圓物驗之則方以八包一圓以六包一此九軍六花陣之大體也六軍者左右虞候軍各一爲二虞候軍左右廂各二爲四廂軍與中軍共爲七軍八陣者加前後二軍共爲九軍開國以

來置殿前馬步軍三帥卽中軍前後軍帥之別名而馬步軍都虞候是爲二虞候軍天武捧日龍神衛四廂是爲四廂軍也中軍帥總制九軍卽殿前都虞候專總中軍之事務是其名實與古九軍及六花陣相符而不少差也今論兵者俱以唐李筌太白陰經中陣圖爲法失之遠矣今可約李靖法爲九軍營陣之制然李筌之圖乃營法非陣法也朕採古之法酌今之宜曰營曰陣本出於一法而已止曰營行曰陣在奇正言之則營爲正陣爲奇也

增奏玉海曰宋熙寧七年十月上以新安結隊法并賞

百卷齊湖鑑類圖

卷五十五

武功部

陣

六

罰格及置陣形勢等遣近侍李憲付鄜延帥趙高俾講求推及諸路於是高奏曰伏詳置陣之法以結隊爲失今聖制雖與古同而用法尤爲精密此蓋陛下天錫勇智不待學而後能也然而議者云四十五人而一長不若五人而一長之密且以五人而一長卽五十人而十長也推之於百千萬則爲長多而統制不一也至如周制五人爲伍屬之比長五伍爲兩屬之間習四兩爲卒屬之族師五卒爲旅屬之黨止五旅爲帥屬之州長五帥爲軍屬之命卿此猶今之軍制百人爲都五都爲營五營爲軍上軍爲廂四廂都指揮而下各右節級有員

品亦昔之比長閭胥族師黨正之任也況八陣之法久失其傳聖制煥然一新稽之前匪若合符節蓋法制一定易以致人臣有所見不敢不聞 兵略纂聞曰景泰四年八月命兵科給事中鄭林操練團營軍士林既受命遂以軒轅破蚩尤之陣教閱軍伍具疏繪圖以進曰臣通考古今陣法莫有過於軒轅黃帝破蚩尤之陣黃帝按井田作陣法大軍歸中專主旗鼓八節旋繞悉聽指揮若正北受敵則東北西北二陣爲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若正南受敵則東南西南二陣爲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其正東正西及四隅受敵亦如之所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者也古之名將知此法者惟姜太公孫武子韓信諸葛孔明李靖諸人而已吳起以下莫能知也其名之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八陣者則諸葛孔明也一大陣之中固有八陣而小八陣之中亦各有八陣大陣則法伏羲八卦小陣則法文王六十四卦所謂陣間乎陣隊間乎隊者也若夫造遁甲有九星開八門用三奇者則又黃帝命風后爲之也蓋聖人以神道設教使人莫知其所以然也夫將居於元武之位而北岳則常山蛇也故曰常山蛇陣林時居兵科見團營軍無統制每出征人

馬多雜沓致死効其操練不如法當國者遂請以事委之林乃用此陣教闔隊伍始整

增論蘇氏曰司馬法曰五人爲伍五伍爲兩萬二千五百人而爲軍二百五十取三焉而爲奇其餘七以爲正四奇四正而八陣生焉夫以萬二千五百人而均之八陣之中宜其有奇而不齊者是以多爲之曲折以盡其數以極其變鉤聯蟠屈各有條理故三代之興治其兵農軍賦皆數十百年而後得志於天下自周之亡秦漢陣法不復三代其後諸葛猶識其遺制以爲可用

增議明華鈺京營議曰今之營陣名曰四方平定陣大

京營補鑑類

卷五

武功部 陣

三

都以軍外環遇賊衝突間隊出矢砲自軍隙中射打賊退出馬兵追殺復來仍收入軍陣中三衝三敵卽此完局聞之副將王鳴鶴曰此卽宋之平戎萬全陣之遺矩也宋朝兵制之弱大都由制陣之無法俟敵來攻僅爲應兵絕無先發制人及設伏出奇之策自武穆一出專好野戰不學古法妙用在心故能橫行匈奴中本朝惟未制之仍天下陣法大致多相彷彿每當大敵怯弱不前竊考孔明八陣之變歷代之說雖不同然其要機全在二十四隊遊兵如四時之閏補偏救弊皆賴於此故變化不可窮盡假令止於八八六十四陣陣亦易窮矣

增太公六韜曰置騎之吏數五騎一長十騎一吏百騎一率二百騎一將易戰之法五騎爲列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四步隊間五十步險戰者前後相去十步左右二步隊間二十五步三十騎爲一屯六十騎爲一輩十騎一吏縱橫相去百步周還各復敵處又曰選騎士之法取年四十以下長七尺五寸以上壯健捷疾超絕倫等能馳騎發射前後左右周旋進退越溝堙登邱陵冒險阻絕大澤馳強敵亂大衆者名曰武騎之士不可不厚也又曰步貴知變動車貴知地形騎貴知別徑

古查齋鑑類函

卷五

武功部 騎

三

奇道 又曰騎有十勝九敗敵人始至行陣未定前後

不屬陷其前騎擊其左右敵人必走敵人行陣整齊堅固士卒欲鬪吾騎翼而勿去或馳而往或馳而來其疾如風其暴如雷白晝如昏數更旌旗變易衣服其軍可克敵人行陣不固士卒不鬪薄其前後獵其左右翼而擊之敵人必懼敵人暮欲歸舍三軍恐駭翼其兩旁疾擊其後薄其壘口無使得入敵人必敗敵人無險阻保固深入長驅絕其糧道敵人必飢地平而易四面見敵車騎陷之敵人必敗敵人奔走士卒散亂或翼其兩旁或掩其前後其將可擒敵人暮返其兵甚衆其行陣必

亂令我騎士而爲隊百而爲屯車五而爲聚十而爲羣
多設旌旗雜以強弩或擊其兩旁或絕其前後敵將可
虜此騎之十勝也凡以騎陷敵而不能破陣敵人佯走
以車騎反擊我後此騎之敗地也追北踰險長驅不止
敵人伏我兩旁又絕我後此騎之圍地也往而無以返
入而無以出是謂陷於天井頓於地穴此騎之死地也
所從入者隘所從出者遠被弱可以擊我強被寡可以
擊我衆此騎之沒地也大澗深谷翳茂林木此騎之竭
地也左右有水前有大阜後有高山三軍戰於兩水之
間敵居表裏此騎之艱地也敵人絕我糧道往而無以

還此騎之困地也汗下沮澤進退漸洳此騎之患地也
左有深溝右有坑阜高下如平地進退誘敵此騎之陷
地也此九者騎之死地也明將之所以遠避暗將之所
以陷敗也 通典曰孫臏云用騎有十利一曰迎敵始
至二曰乘敵虛背三曰追散亂擊四曰迎敵而擊後使
敵奔走五曰遮其糧食絕其軍道六曰敗其津關廢其
橋梁七曰掩其不備卒擊其未振八曰攻其慢怠出其
不意九曰燒其積聚市里十曰躁其田野縶累其子弟
此十者其騎戰利也夫騎者能離能散能集百里爲奇
千里而赴出入無間故名離合之兵也 詞林海錯曰

漢制執金吾所管兵皆赤衣故曰緹騎

緹赤色也

蜀志曰

趙雲字子龍隨先主爲先主主騎

會稽典錄曰朱育

謂鍾離牧曰大皇帝以神武之姿欲得五千騎乃可有

圖今騎無從出而懷進取之志將奈何鍾離曰大皇以

中國多騎欲得騎以當之吳神鋒弩射三四里洞穿三

馬騎敢近之乎

金史兵志曰正隆二年於侍衛親軍

四猛安內選三千以下千六百人騎兵曰龍翔步兵曰

虎步以備宿衛

騎二

增後漢書呂布傳曰布見操曰明公所患不過於布今

宜其蒲鑑類

卷三

武功部 騎

三

已服矣今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

蜀志張

飛傳曰曹公入荊州先主奔江南曹公追之一日一夜

及於當陽之長阪先主棄妻子奔使飛將二十騎拒後

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翼德也可來共決死

敵皆無敢近者故得免

晉書載記曰苻堅伐晉忍謝

石等遁舍大軍於項城以輕騎八千兼道赴之令軍人

曰敢言吾至壽春者拔舌

唐書薛仁貴傳曰仁貴副

程名振經略遼東戰石城有善射者殺官軍十餘人仁

貴怒單騎突擊賊弓矢俱廢遂擒之

又李光顏傳曰

元和九年討蔡明年大破賊時曲初賊晨壓其營以陣

衆不得出光顏毀其柵將數騎突入敵中反往一再衆
識光顏矢集其身如蝟子攬馬鞅諫無深入光顏挺刃
叱之於是士爭奮賊乃潰北 酉陽雜俎曰徐敬業射
必溢鎗走馬若滅老騎不能及 五代史梁臣傳曰梁
太祖以張歸厚爲騎長梁攻時溥歸厚以麾下先進九
里山遇徐兵而戰梁故將陳璿叛在徐歸厚望見識之
矚目大罵駟騎直往取之矢中其左目 又晉高祖本
紀曰莊宗已得魏梁將劉鄩急攻清平莊宗馳救之兵
未及陣爲鄩所掩敬瑄以十餘騎橫槊馳擊取之以旋
莊宗拊其背而壯之 又義兒傳曰李存孝猿臂善射

古臺務淵鑑類函

卷言五 武功部 騎

西

身被重鎧囊弓坐稍手舞鐵樞出入陣中以兩騎自從
戰酣易騎上下如飛 通鑑不紀曰欽宗時王德以十
六騎徑入隆德府縛金守臣姚太師獻於朝欽宗問狀
姚對曰臣就縛時止見一夜又耳由是人呼爲王夜叉
金史宗翰傳曰宗翰襲遼帝於五院司希尹爲前驅
所將纔八騎與遼主戰一日三敗之 弁州史料開平
王世家曰常遇春進攻河南元兵五萬陣洛水北將合
遇春單騎突其陣敵以二十騎攢槊刺遇春遇春發一
矢殪當先者大呼而入麾下壯士從之遂盡殺其二十
騎敵遂大潰 兵略纂聞曰景泰時也先大舉入犯總

兵楊洪石亭帥師出張翼門迎其鋒或謂眾寡不敵謙
等初飭五六騎自山東至尋改飭十餘騎自河南至尋
又七八騎自湖廣至軍門下馬大呼曰某處參將某人
差來頭目某人曰某參將昨日已整兵幾萬入援報知
鎧仗易色以疑其心示眾也賊以為實然遂遁去

騎三

原象宿

如梟

三略云欲知敵形色可勝之符先戰以

也漢書云高帝時北頭來巨
梟騎注曰梟勇也其勇如梟
兵三十餘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
救餉何效騎其西方畫白東方畫驪北方畫驪南方畫
驍傳休奕正都賦云
馬如激電人象飛仙
能馳善墮
南子云夫善游

古嘉清鑑類

卷五

武功部 騎

五

者弱善騎者墮各以其

蕩騎

緹騎王隱晉書云御

軍中侯鄭翊等以為三駕
騎各五千人東觀漢記云永平十五年顯宗東巡郡

國救馮劬車駕後將總騎宿元武門復道
上領南宮吏士保宮給牀席子孫得到劬所
虎騎

豹騎魏志云太祖哀曹真少孤收養與諸子同使與文
其驍勇使將虎豹騎討靈邱賊拔之封靈壽亭侯又

云曹休字文烈太祖族子也北歸見太祖太祖謂左右
曰此吾家千里駒也使與文帝同止見

待如子常從征伐使領虎豹騎宿衛
奇後漢書景丹傳曰丹從擊王郎將兄宏等於南蠻郎

馬兵迎戰漢軍退却丹等縱突騎擊大破之道奔十餘
里死傷者從橫丹還世祖謂曰吾聞突騎天下精兵今

乃見其戰樂可言耶遂從河北唐書崔從僞以僞從
承宗請討德棣而遣子入侍意宗選堪使請以五百騎

者謂承宗狼請非單使可屈次魏田弘正請以為陳逆
從辭之推童騎十數疾趨鎮集軍士球場宜詔為陳逆
順大節禍福之效音辭暢厲士感動承宗自失即按二

州戶口符 驍騎 龍騎 陳書韋劼傳曰翽字子羽有

印上之 帝所領軍士名熊騎光宅年改鷹揚騎 連騎 重

騎 唐書劉弘基傳曰弘基察太宗資度非常益自託由

是蒙親禮出入連騎 又程知節傳曰裴行儼中流

矢墜馬知節馳救之殺數人軍辟易乃抱行儼重

騎馳追兵以槊撞之知節折其槊斬追者乃免 游

騎 邏騎 常曰李密傳曰張須陁討翟讓李密率驍勇

兵搏 襄伏發密與游軍乘之遂殺須陁 內騎 外騎 唐

程知節傳曰李密料士八千隸四驃騎分左右以自衛

號內軍常曰此可當百萬知節道驃騎之一王世充與

密戰知節以內驃騎北 百騎 千騎 貞觀初太宗

單雄信以外驃騎偃師 選善射者百人為二番於北門長上曰

百騎武后改曰千騎睿宗又改曰萬騎 原國膽核

軍鋒銳 張璠漢記蔡邕上靈帝書云伏見幽州突騎冀

州強弩為天下第一精兵國家膽核 桓範簡騎論

京嘉湖鑑類

卷言五

武功部

騎

五

曰夫騎者軍之鋒銳也進則衝敵陷堅退則騁下鷹

擊往如電發去如風過古人善為兵者揀選騎卒

增持赤幟 著紫巾 漢書韓信傳曰信伐趙未至井陘

二千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草山上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

依山自覆蔽也 鄴中記曰石季龍常以女騎一千人

為鹵簿皆著紫綸中熟錦 置飛騎 領毅 唐書兵

衿金銀鏤帶五文織成雜 飛騎 又紫紹傳曰義兵起後紹右領軍大都督府長

觀十一年始置左右屯營於元武門領以諸衛將軍號

史領 擊便寇 破標牌也 所以應敗軍絕糧道擊便

寇也 南豐雜記曰伏青征儂智高自公亮問賊之標

牌治不可當如何青曰標牌步兵也當騎兵則不能施

矣青率衆半夜度良崙關逆戰於歸仁舖從騎二十出

原上

下如飛

左右為翼

漢書淮南王安問伍破曰山東即

公以為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臣所善黃義從大將軍

擊匈奴言大將軍遇士大夫如禮與士卒有恩衆所樂

為用騎上山如飛材力絕人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

也英雄記曰公孫瓚常與健騎數十人皆乘白馬以

為左右翼自號充國善騎韓嫣善騎漢書云趙充

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史記云韓嫣與上學

書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媽媽善騎射善佞上即位

習胡兵以故益尊貴二十四騎二十八騎東觀漢

再攻赤眉賊不利吏士散已盡出獨女騎千人健

與二十四騎還詣洛陽詳象女騎千人

騎數十鄴中記云石虎皇后左右翼註

馬奮槌馳騎宋書傅弘之傳曰弘之素善騎乘高祖

或馳或驟往返二十里中其有姿致羌胡衆觀者數千

人並驚惋歎息五代史唐明宗本紀曰梁晉相拒於

百登獨鑑類函卷五 武功部 騎

柏鄉梁龍驤軍以赤白馬為兩陣旗幟鐵仗皆如馬色

晉兵望之皆懼莊宗舉鍾以飲嗣源曰卿望梁家赤馬

躍乎雖吾亦怯也嗣源笑曰有其表耳翌日歸吾廄也

莊宗大喜曰卿當以氣吞之引鍾飲爾奮槌馳騎犯其

白馬掖二百騎度遼七騎破陣唐書江夏王道宗

渾將而還先遣張儉輕騎度遼窺形勢儉懼不敢深入道宗請以

百騎往南許之兵略纂聞曰正統丁巳朵兒只伯擁

眾寇邊毛武勇公忠從總兵蔣公征勦人掖二騎

追至兀魯遇敵當先交鋒以七騎破陣

各俘一騎弁州史料親征考曰宣德三年上巡邊欲親

糧以俟乙卯上率之出喜峰口兵略纂聞曰嘉靖時

都督馬芳營於雲州賊以兩鐵騎挑戰曰吾騎不

可寡用乎呼馬奉為奈兩人來飲之巨酒而往拒之名

俘一騎矜甲面縛坐中軍之鼓下賊衆遙望為寒恐遂

騎四

因騎置以聞

詞林海錯曰李陵傳因騎置以聞騎置謂驛騎也文帝紀為給傳置

騎

快馬如龍

梁書曹景宗傳曰景宗謂所親曰我昔鄉里

震聲箭如餓馬叫平

周齊每以騎戰

詞林海錯曰周

澤中逐麋數所射之

為肉籩

籌景騰雷之騎記纂淵海曰擁拔山超海

山動地湧

又曰雲摩鐵騎山動地湧

百齋淵鑑類函

卷言五

武功部 騎

天

古香齋新刻袖珍淵鑑類函卷二百十五

古香齋新刻袖珍淵鑑類函卷二百十六

武功部十一

戍卒

烽候 斥候 軍糧 宗族從軍 召募

戍卒一

增詩序曰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勸歸也

戍卒二

增後漢書光武紀曰十五年徙雁門代郡上谷三郡民置常山關居庸關以東 通鑑曰齊天保三年自黃檣嶺起長城北至社平戍四百餘里置三十六戍 唐書

古香齋淵鑑類函

卷言六

武功部

戍卒

一

哥舒翰傳曰翰築神威軍青海上更築龍駒島號應龍城翰相其川原宜畜牧謫罪人二千戍之由是吐蕃不敢近青海 又盧鈞傳曰鈞拜節度使領昭義軍俄而興士五千戍代北鈞坐城門勞遣攜家人以觀戍卒驕顧家屬不欲去酒酣反攻城迫大將李文矩為帥鈞倉卒奔潞城文矩投地僵卧稍諭叛者眾乃悔服即相與謝鈞迎還府斬首惡乃定詔越戍者行密使盡戮之時戍人已去潞一舍鈞選牙卒五百壯騎百以騎載兵夜趨遲明至太平驛盡斬之 通鑑唐紀曰初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為境河北有拂雲祠突厥將入寇必先詣祠

祈禱牧馬料兵而後度河時默啜悉眾西擊突騎施張
仁愿請棄虛奪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
應以絕其南寇之路從之仁愿表留威滿鎮兵以助其
工咸陽兵二百餘人逃歸仁愿悉擒之斬於城下軍中
股慄六旬而成 通鑑宋紀曰宋太祖懲唐以來藩鎮
之弊分遣禁旅戍守邊城立更戍法使往來道路以習
勤勞均勞佚自是將不得專其兵而士卒不至於驕惰
又曰宋孝宗淳熙九年命兩淮戍兵歲一更 遼史
曰遼以勁兵守居庸及金兵臨關厓石自崩戍卒多壓
死不戰而潰 兵畧纂聞曰洪武時命信國公湯和行
視山東登萊淮揚吳越閩嶺濱海要害築城凡數十戶
取一丁為兵戍之

嘉嘉淵鑑類編 卷百七 武功部 戍卒 二

戍卒三

原蔡邱 樂宅 史記齊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戍蔡邱

里有晉樂彥輔宅周 戍申 戍許 東新彼其之子不

同十餘敵名為戍宅 戍申 戍許 東新彼其之子不

與我戍申毛傳曰戍守也申姜姓之國平王之舅又

曰不與我戍申又不與我戍許孔疏曰平王母家申國

所戍唯應戍申不戍甫許也言甫許者以其同出四岳

俱為姜姓既重章以變文因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戍

甫許也 及瓜 采薇 時而往及瓜而代 詩序采薇遣

也役 精卒 隘丁 寨兵 賈誼過秦論曰信臣 精卒陳利兵而誰何 陸士衡辨亡論曰告類上帝拱

月以劉國傑為湖廣平章政事辰禮地接溪峒未嘗建
民立屯免其絲役使禦諸蠻在禮曰隘丁在辰曰寨兵
宋亡皆廢國

傑悉復其制

原發簡左

成隴西

卒居間左後盡發

人橫鹿車前二人輓之一人推

女乘障

卒治河

王優引武帝時女子乘亭障 成帝詔卒治河者著外
徭六月著謂著於簿籍律戍邊一歲書罷若有急當留

役月近得河外徭六月

徒塞下

成關東

時鼂籍

上言守邊備塞勸農立本當世急務二事上從其言募
民徙塞下 通鑑唐紀曰德宗發京西防秋兵萬二千

人戍關東時吐蕃通和西邊無警而河南北諸鎮連
兵拒命關東騷然故抽京西防秋之兵以戍關東

罷屯兵

歸本土

漢宣帝地節三年詔罷車騎將軍右
將軍屯兵 後漢書光武二十六年

南單于遣子人侍於是雲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門
上谷代八郡民歸於本土發遣邊民在中國者布還諸

縣皆賜以裝錢
轉輸給食也

問家室

贖田產

唐書李勣傳曰勉
遣戍兵常視其資

古齊蒲鑑類

卷六

武功部 戍卒

三

權春秋存問家室故能得人死力 通鑑元紀曰元成
宗時樞密院千奴言蒙古軍在山東河南者戍甘肅動

涉萬里每行必贖田產甚或賣妻子戍者未歸代者當
發困苦日甚今邊陲無事而虛殫兵力誠為非計乞以

近甘肅之兵戍之而山東河南前戍
者令有司為贖其田產妻子從之

原南陵簿衛

高安積米

曹毘江賦云爾乃南陵峻成岑巖高閉簿衛
四固不勞永全所謂天險難升地險岳立

桓温表云高安戍是孫權每征還遣上方諸軍餉
賜處也權又常大積米谷於此以備須濡者也

勤五年

更有三品

天子曰勤成五年子一人無日忘
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

正卒無常人皆迭為之一月一更是為卒更貧者欲願
更錢者出次直願者用二干為踐更天下人皆直戍邊

三日律謂繇戍雖丞相子亦在調不可自行各出邊
百人官以給戍為過更漢初因秦後改有謫乃戍邊三

贖願充一卒

不成一卒

唐書李邕傳曰邕取遵化
尉妻温復為邕請戍邊自

贖自願使邕得充一卒効力王事膏塗朔邊骨糞必襄
成邑風心表入不省 通鑑唐紀曰王建鎮西川邛崃

之南不置郭侯不戍
一卒蠻亦不敢侵盜
不習山川
居常凍餒
唐書突
日歲發戍卒不習山川之險緩步一舍已呵然流汗
唐陸贄奏議曰被邊長鎮之兵衣廩止於當身又爲家
室所分居
常凍餒

戍卒四

增更卒漢食貨志曰董仲舒說武帝曰荒淫越制踰侈
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焉
得不困又加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成一歲立役
三十倍於古注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也正卒謂
給中都官者也率計今人一歲之中

屯戍及力役之事三十倍多於古也
守捉唐書兵
志曰唐初兵

軍小曰守捉
列屯北邊又曰郭子儀傳曰大歷九
年子儀入朝對延英帝與

諸吐蕃方強慷慨至流涕退上書曰臣惟陛下制勝力
非不足但簡練不至進退未一時淹師老地廣勢分願
於諸道料精卒滿五萬者

列屯北邊則制勝可必
爲天子戍隴又曰劉蕡傳
曰雍爲羸州

百慕齋鑑習 卷三六 武功部 戍卒 四

刺史請以所部爲天子戍隴發其兵千五百
馳歸京師無一卒敢違令者德宗甚寵之

戍卒五

增詩魏王粲從軍詩曰汎舟益長川陳卒被原隰 宋

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應制詩曰官渡厠一卒長林

預艱阻 唐杜甫兵車行曰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

十西營田去時里正與裨頭歸來頭白還戍邊

增賦漢班固西都賦曰列卒周匝星羅雲布 晉左思

吳都賦曰雕題之士鏤身之卒 又魏都賦曰薄戍綿

羸無異蛛蝥之綱弱卒鎖甲何異螳螂之衛
增詔漢書宣帝地節三年詔曰朕旣不德不能附遠是

以邊境屯戍未息今復飭兵屯屯久勞百姓非所以緩天下也其罷車騎將軍右將軍屯兵

增論漢賈誼過秦論曰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

增秦議漢書鼂錯傳曰錯上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曰臣聞秦時北攻胡貊築塞河上南攻揚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不知其勢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貊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

古蠶繅鑑類函

卷三

武功部 戍卒

五

蠶毛其性能寒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稀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償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夫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叛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討爲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歸秦泰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

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
倣也又曰陛下幸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
也然合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如選常居者家室
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蘭石布渠谷復
爲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
城邑毋下千家爲中周虎落先爲室屋具田器迺募罪
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北史
源賀傳賀上言曰今勅寇遊魂於北狡賊負險於南其
在疆場猶須防戍臣愚以爲自非大逆赤手殺人之罪
其坐賊盜及過誤應入死者皆可原宥謫使守邊是則

京書補鑑類

卷一百一

武功部 戍卒

六

已斷之體更受生成之恩徭役之家漸蒙休息之惠

唐書陸贄傳曰贄爲翰林學士李希烈寇襄城詔問策
安出贄上言曰代朔邠靈自昔之精騎上黨盟津今之
選師舉而委之山東將多而勢分兵廣而財屈則屯戍
失於太繁也又曰今朔方太原衆已屯山東而神策六
軍悉戍關外將不能盡敵則請濟師陛下爲之輟邊軍
缺環衛竭內廩之馬武庫之兵占將家子以益師賦私
畜以增騎又告之財則爲算室廬貸商人設諸權之科
曰日以甚萬一有如朱滔李希烈負固邊壘竊發都甸
者何以備之入又上陳防秋之弊曰今遠調屯士以戍

邊陲邀所不能強所不欲廣其數不考於用責其力不
察其情斯可爲羽衛之儀而無益備御之實也何者窮
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豺狼爲鄰晝則荷戈以耕
夜則倚烽以覘有剽害之慮無休暇之娛非生其域習
其風幼而視焉長而安焉則不能寧居而狎其敵也關
東百物阜殷士怙溫飽比諸邊隅不啻天地間絕塞荒
陬則辛酸動容聆彊蕃勁虜則懾駭褫精又使去親族
舍園廬甘所辛酸抗所懾駭將冀爲用不亦疏乎又有
休代之期無統制之善資奉姑息譬如驕子進不邀以
成功退不處以嚴憲屈指計歸張頤待餉師一挫傷則

古香齋淵鑑類函

卷言六

武功部 戊卒

七

乘其危撓布路東潰平居殫資儲以奉浮冗臨難棄城
鎮以搖疆場其弊豈特無益哉 又曰被邊長鎮之兵
皆百戰傷夷角所能則習度所處則危考服役則勞察
臨敵則勇然衣廩止於當身又爲家室所分居常凍餒
而關東戍士歲月更代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廩優
厚繼以茶藥資以蔬醬豐寡相懸勢則遠甚又有以邊
軍詭爲奏請遙隸神策者廩賜之饒有三倍之益此士
類所以忿恨經費所以徧匱夫事業未異給養頓殊人
情所不甘也不爲戎首已可嘉者況使協力同心以攘
寇難臣知有所不能焉 又曰臣謂宜罷四方之防秋

者以其數析而三之其一責本道節度募壯士願屯邊者徙焉其一則第以本道衣廩責關內河東募用蕃夏子弟願傳軍者給焉其一以所輸資糧給應募者以安其業詔度支市牛召工就諸屯繕完器具至者家給牛一耕耨水火之器畢具一歲給二口糧賜種子勸之播蒔須一年則使自給有餘粟者縣官倍價以售既息調發之煩復無幸免之弊出則人自爲戰處則家自爲耕與夫暫屯遽罷豈同日語哉

烽候一

增說文曰烽隧候表也邊有警則舉火也唐書百官

百官齊開鑑類圖

卷章六

武功部 烽候

八

志曰職方掌地圖城隍鎮戍烽候防入道路之遠近及四夷歸化之事通鑑注引唐六典曰烽候所置大率相去三十里若有山岡隔絕須逐便安置得相望見不必要限三十里其逼邊境者築城而置之每烽置帥副各一人其放烽有一炬兩炬三炬四炬隨賊多少爲差

烽候二

增後漢書郭伋傳曰伋爲并州牧知盧芳夙賊難卒以力制常嚴烽候明購賞以結寇心後漢書馬成傳曰成代驃騎大將軍杜茂繕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橋河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陘中山至鄴皆築堡壁起烽隧千里

一候 後漢書杜茂傳曰十二年遣謁者段忠將眾郡

弛刑配茂鎮守北邊因發邊卒築亭候修烽燧 通鑑

注引太宗實錄曰初羅士信取千金堡太宗合屈突通

守之王世充自來攻堡通懼舉烽請救太宗度通力堪

自守自緩救以驕世充通舉三烽以告急太宗方出援

之 通鑑唐紀曰劉悟襲斬李師道悟之自陽穀還兵

趨鄆也濟使人以其謀告田弘正事成當舉烽相白萬

一城中有備不能入願公引兵為助成功之日皆歸於

公悟何敢有之且使弘正進據已營弘正見烽知得城

遣使徃賀 唐書畢誠傳曰誠還河東節度復修柵頭

京冀鑑類

卷五

武功部 烽候

九

七十烽寇不敢入 又長平王叔良傳曰叔良鎮涇州

捍薛仁果仁果陽言食盡遣高塘人詭降叔良遣驃騎

劉感受之未至城三烽發仁果兵自南原譟而還大戰

百里細川感為賊執 又張仁愿傳曰仁愿於牛頭朝

那山北置烽候千三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

烽候三

雪 烽師

烽子 後百書曰字文貴性聰敏白獸烽經為

師隨例來參貴乃問曰商人烽何因私放烽師愕然遂

自首伏明察如此 通鑑注曰唐凡烽候之有自烽師

烽副烽子益守烽之卒候望警急而舉烽者也杜佑曰

知文書符 烽臺 烽區 備公兵法曰烽臺於高山四

辭轉牒

顧險絕處置之無山亦於四

迴道平地置下染羊馬城肩下任便常以三五為准臺
高五丈下闕一丈 唐書王峻傳曰峻上言突厥比昔
不受要約兵已屢動

警急 平安 杜甫詩曰警急烽
常報 六典曰每
日初夜放煙一

炬謂之平安火 崔實嚴 神嵩去 後漢書崔實字
子真為五原守

嚴烽侯虜不敢犯 後漢書神嵩為渡遼將 爽山舉
軍先宜恩信先來降蜀乃去烽火廢望也

開烽也 魏志孫資破魏兵 爽山舉 爽山舉
蜀文曰邊郡之士聞奔突遂燔燔

攝弓而馳荷兵而走唯恐居後 書燔燧 夜舉
聖漢書首義曰高臺上作桔槔頭置兜零以葺草置其

火中常懸之有寇至火然舉之曰烽下多積薪寇至則
則燔燧夜乃舉烽

則燔燧夜乃舉烽 築烽堡 遠烽偵 唐書張欽南
元寧節度使嶺山凌雲臺地築烽堡 又曰李

元諒傳曰元諒節度隴右築連弩臺遠烽偵為守備

動沙漠 列郊甸 李日寨下曲曰烽火動沙漠連照甘
泉雲 唐書食貨志曰沙漠日河隍

吉登淵 劍真幽 念青天 武功部 烽候 十

陷沒烽候 原通於甘泉 滅於幽障 長安匈奴大入
列於郊甸 後漢祭彤撫夷狄以恩信論曰政移 舉非寇至

狄俗乃臥鼓於邊庭滅烽於幽障也 史 魏公子孫思與魏王方博舉烽言趙寇至

笑乃戒來 王懼釋博公子曰趙王廉頗非為寇也 史
幽王與諸侯約有急則舉烽既而諸侯兵至無寇襲

乃大笑後犬戎來伐幽王舉烽諸侯以為偽皆不至遂
滅周斬 四烽俱發 六烽具舉 隋書長孫晟傳曰

所敗與晟獨以五騎逼夜南走至旦行百餘里收得數
百騎晟知其懷二心乃密遣從者入次遠鎮合其舉烽

染干見四烽俱發問晟曰城上然烽少也晟給之曰城
高地迴必遙見賊來我國家法若誠少舉十烽來多舉

三烽大逼舉四烽使見賊多而又近耳染十烽來多舉
史韓世忠傳曰世忠進兵圍淮陽賊約受圍一日則舉

一烽至六烽具舉元 請停烽燧 不置烽燧 唐書曰

木與劉猷皆引兵至 京北尹李邠奏三原高陵涇陽興平等四縣共舊烽二

十八所每年差烽子烽師九百七十五人今遠近無虞

畿內烽燧請停從之通鑑唐紀曰王式既平襄甫諸將請曰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趣救兵也兵盡行城中無兵以繼之徒**誤舉罰金**不舉棄市晉誤

舉烽燧罰金一斤八兩故不舉者棄市**乘塞守烽**斥地置烽太平御覽曰蔡邕從朔方上書云既到徙所乘塞守烽職在候望憂佈

傳曰常無心復能操筆成章致章闕廷唐書黑齒常之

言河源當賊衝乃斥地置烽七十所邏驛傳烽邊

火息燧又劉文靜傳曰文靜與晉陽宮監裴寂善寂夜

元壽傳曰突厥攻太原詔元壽持節往勞隨語折讓無所屈徐乃數其背約突厥愧服因好謂頡利頡利當其

言引還太宗賜書曰知公口伐可汗如約遂使邊火息燧朕何惜金石賜於公哉

烽候四

增一夕萬里太平御覽引庾闡揚都賦注曰烽火以置於孤山頭緣江相望或百里或五十里或

百發百中類四武功部**烽候**

十一

三十里寇至則舉以相告一夕可行萬里軍之耳目

蔡謨與弟書曰軍之耳目當用烘列炬若烽唐書黑

鼓烘可遙見鼓可遙聞須臾百里列炬若烽唐書黑

忽與賊遇賊騎三千方環甲常之見其器以二百騎突之賊皆棄甲去其暮城大至常之潛使人伐木

列炬營中若枯燧然會風起城疑救至遂夜遁桔槔

烽丹鉛錄曰桔槔烽火也黑子作停近旬烽孔帖曰

京畿河東河北皆置烽開元二十五年敕以邊隅無事實宇又安內地置烽誠為非要量停近旬烽二百六十

所烽師等八千人舍置一烽唐書高麗傳曰初帝自太

下遼東舉烽是有急傳光太子所屬行在舍置一烽約

曹一人皆作烽火有急以光傳之

烽候五

增詩杜甫夕烽詩曰夕烽來不近每日報平安塞土傳
光小雲邊落點殘照秦通警急過隴自艱難聞道蓬萊
殿千門立馬看 又送從弟詩曰西極最瘡痍連山暗
烽燧

斥候一

增衛公兵法曰諸軍營隊伍每夜分更令人巡探人不
得高聲喝號行者敲弓一下坐者扣鞘三下方擲軍號
以相應 又曰諸軍下定每營夜別置外探每營折衝
果毅相知作次每夜別四人各領五騎馬於營四面去
營十里外遊奕以備非常如有警急奔馳報軍

古書類鑑類

卷五

武功部 烽候 斥候

三

斥候二

增唐書渾鎬傳曰鎬討王承宗鎮定二軍間不百里鎬
引兵壓鎮境而屯距賊三十里鼓角聲相聞賊始亦異
見鎬無斥候乃潛師入定境焚屠蓄屠鄉聚鎬軍遂搖
又裴行儉傳曰行儉縱反間說伏念令與溫傳相貳
伏念懼容送款後數日煙塵漲天而南斥候惶駭行儉
曰此伏念執溫傳來降非他也既而果然

斥候三

增舉幡

展旗

諸葛亮兵要曰軍已近敵羅落常平明
以先發絕軍前十里內各案左右下道

亦十里之內數里之外五人爲部人持一白幡登高外
向明隱蔽之處軍至轉尋高而前第一見賊轉語後第

三第二諸王者白之凡候見賊百人以下但舉幡指百
人以便舉幡大呼主者遣疾馬往視察之衛公兵法
曰諸兵馬既通賊庭探候事須明深其乘馬人每令遙
相見常接高行各只一方面異旗無賊此旗常卷見賊
即速展軍營見聽子探兵事須公兵法曰諸營下定
旗展即知賊至聽子探兵事須公兵法曰諸營下定
步列隊伏如臨陣對寇法書夜嚴謹縱逢雨雪并押隊
官並不得離隊每營法五匹馬并鞍轡於餉防有警急
即令馳告至夜每陣前百步外著聽子二人一更一替
以聽不虞仍令探更人探聽子細勿令眼睡其晝日漢
軍前各亦逐高要處安探候以視勿令眼睡其晝日漢
動靜韓愈晚秋詩曰月黑探兵錯木樵地聽漢書
趙充國傳充國奏屯田疏曰部曲相保為壘壘不樵
海錄碎事曰凡備敵令人枕空胡祿卧有人馬行三十
里外東西南北皆響見願叙聚椽納斥候周禮懸
於胡祿中名曰地聽願叙聚椽納斥候周禮懸
聚椽納者游奕船攔子馬蒼皇一品集請准
示不相備游奕船攔子馬蒼皇一品集請准
棟解弓弩及諸江路者一造人置游奕將一人須清白
強幹稍有見會者先如法造游奕戰船五十隻一百人

古軍器類

卷五十六

武功部

斥候

三

分爲兩番長須在江路來往遼史兵志曰遼制行
軍有遠探攔子馬各十數人在先鋒前後二十餘里
略不眠寢具知情狀權書彙果傳曰果性強記兼有
記憶兼善伺敵虛實端知情狀所行之處山川形勢頗能
者果登高望之所疑處往必有獲太祖由是以果爲虞
侯都督每從征行營領候騎書夜巡察略不眠寢周
書達奚武傳曰齊神武暮去如法者往往聽得武從三
騎皆衣敵人衣服至日暮太祖遣武馳之其知敵
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不如法者往往聽得武從三
之情狀以告太祖太持一白幡授五色旗見前舉
祖深嘉焉遂從破之開河南自雄達鄭以通遇鄧讓
宋史曾鞏傳曰詔督役關授五色旗爲斥候前遇鄧讓
築大隄以捍之輸遣騎五授五色旗爲斥候前遇鄧讓
水澤寇賊煙火則望塵知敵捉生問事五代史周
谷舉其旗以爲應望塵知敵捉生問事五代史周
德威勇而多智能望塵山川泉井者充日夕懸候於憲
障之外捉不爲斥候竟無斥候宗計吳元濟局霞
生問事

尉既敗袁滋代將復無功朔來自試乃以愬為階唐鄧
節度使愬以其軍初傷夷士氣未完乃不為斥候部伍
或有言者愬曰賊方安袁公之寬吾不欲使震而備我
曲江集勅山山渾使竟無斥候來不預知如此防邊
無乃
疎闊

斥候四

增慮無左傳前茅慮無中權未嘗遇害漢書李廣傳廣行無部曲

行陣就善水草頓舍不擊刀斗白衛有警軍陣立成

幕府省文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邊鄙之視聽柳宗元

遠斥候明要誓有警軍陣立成神道碑曰斥候者邊鄙關斥侯迭望幾二千唐文

之視聽不可不具溫三受珠連壁貫兵畧纂聞曰王忠肅公翱督撫遼

降城碑珠連壁貫東至即出巡邊起山海抵開原繕

濬墉溝五里為堡十里為屯烽燧斥候珠連壁貫千里相望

古香齋鑑類函

卷百六

武功部

斥候 軍糧

四

斥候五

增詩杜甫詩曰會取干戈利無斧斥候驕

軍糧一

增太公武韜曰通糧四人主度飲食備蓄積通糧道致

五穀命三軍不困乏 孫子作戰篇曰善用兵者役不

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 又

曰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意杆一石當

吾二十石 又軍爭篇曰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

無委積則亡

軍糧二

後漢書寇恂傳曰光武新即位時軍食乏寇恂以

輦車驅駕轉輸前後不絕注驪駕併駕也尚書升斗以厚官

帝數策勞問東觀漢記曰來歙征公孫述詔於積

穀六萬斛糶四百頭負馱吳志諸葛恪傳曰恪少有

才名權甚異之欲試以事令守節度節度掌軍糧穀文

書繁猥非其好也注江表傳曰權為吳王初置節度官使典掌軍糧非漢制也初用節中偏

將軍徐詳詳死將用格諸葛亮開格代詳書與陸遜曰

家兄年老而格惟陳今使典主糧穀糧穀軍之要最饑

雖在遠稿用不安足下特為啓至陳書武帝紀曰齊

尊轉之遜以白權即轉恪領兵兵潛至鍾山龍尾高祖遣錢明領水軍出江乘要擊齊

人糧運盡獲其船米於是齊軍大餒殺馬驢而食之

古香齋備鑑類函

卷百六

武功部 軍糧

五

周書賀若敦傳曰陳將侯瑱侯安都等圍逼湘州退絕

糧援乃令敦渡江赴救敦連戰破瑱乘勝遂次襄州俄

而秋水汎濫江路遂斷糧援既絕恐瑱等知其糧少乃

於營內多為土聚覆之以米集諸營軍士人各持囊遣

官司部分若欲給糧者因召側近村人陽有所訪問令

於營外遙見隨即遣之瑱等聞之良以為實唐書李

密傳曰初王世充乏食李密少帛誘交相易邴元真好

利勸密許焉後世充士飽降者益少密悔而止又婁

師德傳曰天授初為左金吾將軍檢校豐州都督衣皮

袴率士屯田積穀數百萬兵以餽給無轉餼和糴之費

又張儉傳曰儉遷朔州刺史大教民營田歲收穀數十萬斛雖霜旱勸百姓相賑贍免饑殍州以完安 又蘇瓌傳曰歲旱兵當番上者不能赴瓌奏宿衛不可闕宜月賜增半糧俾相給足則不闕番 又韓滉傳曰滉調發糧帛以濟朝廷者繼屬當時賴之李晟方屯渭北滉運米饋之船置十弩以相警捍賊不能剽始漕船臨江滉顧僚吏曰天子蒙塵臣下之恥也乃自舉一囊將佐爭佐之 又段秀實傳曰李嗣業署秀實兼懷州長史知州事兼留後時師老財乏秀實督餽係道募士市馬以助軍 又周寶傳曰寶進涇原節度使務耕力聚

古書類鑑類函

卷三

武功部

軍糧

六

糧二十萬斛 又盧弘宣傳曰弘宣徙義武節度使初詔賜其軍粟三十萬斛貯飛狐弘宣計輓費不能滿直敕吏守之明年春大旱教民隨力往取時幽魏饑甚獨易定自如至秋悉收所貸軍食以饒 又李德裕傳曰初潤州承王國清亂實易直傾府庫資軍資用空殫而下益驕德裕自檢約以留州財贍兵雖儉而均故士無怨再期則賦物儲物 又李充傳曰充授河陽三城鎮遏使糧贖善者先以給士士悅之 又令狐彰傳曰吐蕃盜邊召防秋兵彰遣士三千自齎糧所過無秋毫犯通鑑唐紀曰初樞密使楊復恭薦處士河間張瘡拜

大常博士遷度支員外郎黃巢逼潼關濬避亂商山上
幸興元道中無供頓漢陰令李康以騾負糗糧數百馱
獻之從行軍士始得食上問康卿爲縣令何能如是對
曰臣不及此乃張濬員外教臣上召濬詣行在拜兵部
郎中 又曰諸道兵援安南者屯聚領南江西湖南江
西湖南餽運者皆沂湘江入澧渠灘水勞費艱澀諸軍
乏食潤州人陳礪石上言請造千斛大舟自福建運米
泛海不一月至廣州從之軍食以足 又辛讜在泗州
犯圍出迎兵糧往返凡十二 宋史李植傳曰靖康初
以康王開大元帥府湖南向子諱轉運京畿時羣盜四

古香齋鑑類

卷五

武功部 軍糧

七

起餉道阨絕環視左右無足遣者有以植薦遂借補迪
功郎使督數百艘總押犒師銀百萬糧百萬石招募忠
義二萬餘衆自淮入徐趨濟凡十餘戰卒以計達時高
宗駐師鉅野聞東南一布衣統衆而至士氣十倍首加
勞問植占對詳敏高宗大悅親賜之食曰得一士如獲
拱壁豈特軍餉而已 又孝宗本紀曰南康軍旱詔出
檢放所餘苗米萬石充軍糧 清尊錄曰建炎初關陝
交兵京西南路安撫使司檄諸郡凡民家畜三年以上
糧者悉送官違者以乏軍興論 八編類纂曰金主如
蔡州時久雨朝土扈從者徒行泥水中掇青棗爲糧

通鑑元紀曰至元二十年預備征日本軍糧令高麗國備二十萬石 又曰至正二十一年敕漕江淮米百萬石泛海貯於高麗之合浦仍令東京及高麗各貯米十萬石備征日本 典故紀聞曰明太祖起兵時所招安郡縣將士皆徵糧於民名曰寨糧民甚病焉胡大海以爲言遂罷之 兵略纂聞曰明高帝克汀州兩平洪都援安豐討廬州下武昌李善長昔居守轉調兵餉未嘗乏絕將吏帖服居民安堵 又曰徐參政楚守辰州時湖貴間苗民逆命諸道兵俱集於辰議九月進兵屆六月餉未辦督府茫然命傾府裕易之公曰大軍十萬帑金不過萬卽盡括民間粟不足飽半月事迫矣招商不至轉運不及有南糧應輸南太倉者額數十萬積無用今已鱗次維舟矣制許便宜行事一檄數十萬可計日

軍糧三

原盛

勉 魏晉諸侯盛糧糧 魏祖征漢中遣五千人運運者相率曰勉之

魏志杜畿爲河東太守

人生有

死不可負我府君

景從

野餽 魏志從注

無一人逃亡得人心如此

晉荀首如

不運

乃裏 吳志

贏簪也言如影隨形 晉荀首如

齊逆女言伯暉諸殺野饋日餉

孫堅

門 詩乃

軍食

軍儲

增運土

量沙

晉書祖逖傳曰逃伐

古書齊淵鑑類編

卷五十六

武功部

軍糧

六

陳留太守陳川石季龍攻之徙陳川還襄國留桃豹等
 守川故城住西臺遊遣將韓潛等領東臺同一大城賊
 從南門出入放牧遊軍開東門相守四旬遊以布囊盛
 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分數人擔米偽為疲極
 而息於道賊果逐之皆棄擔而走賊既獲米謂遊士眾
 豐飽而胡成饑久益懼無復膽氣石勒將劉夜堂以驢
 千頭運糧以餽桃豹遊遣韓潛馬鐵等追擊於沐盡獲
 之桃豹宵遁退據東燕城宋昔檀道濟傳曰道濟都
 督諸軍侵魏資糧竭濟夜唱籌量沙以少米
 散其上及旦魏軍謂資糧有餘故不復追
 焉嗚軍書載記曰羅尚委城遁乎而食之三國
 典畧曰齊肅軌等來寇時糧運不繼會陳儁送米三千
 石鴨千頭肅先即炊黍煮鴨誓申一戰計糧分內人獲
 數
 率貸 和市 通典曰天寶末年所在屯師用度不
 往蜀漢豪商富戶皆籍其家貲或五分納一謂之率貸
 通鑑元紀曰至和元年帝命有司和市粟豆十六萬
 五千石分給居庸等關軍馬

原敵為資 運為最 魏志張既曰軍
 無見糧以敵為

資 又鄭渾為京兆尹大軍入漢中
 運糧為最遣人由漢中無逃叛者 歸蔡粟 輸晉
 粟 歸粟於蔡以周並於無資 贏三日 上二千 刑法
 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負弓弩於其上贏三日之糧日
 中而趨百里中選者復其弓注口中謂一日之中糧日
 漢鄧禹西征糧乏王丹 用市租 賦粟 漢書馮唐
 率宗族上麥二千斛 魏太 賦粟 漢書馮唐
 邊軍市之利皆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故得盡
 其智能今魏尚云云 魏太 賦粟 漢書馮唐
 請主者主者曰 魏太 賦粟 漢書馮唐
 以小斛足之 魏太 賦粟 漢書馮唐

漢書小式請半 分熟食 進乾槎 傳闔廬在軍熟食
 家財以助邊 魏太 賦粟 漢書馮唐
 資居送乏食也 魏太 賦粟 漢書馮唐
 收豎豆得數千斛 魏太 賦粟 漢書馮唐
 樵太祖 呼庚 煮鑿督 孫有山山曰登百山呼庚
 大喜之 呼庚 煮鑿督 孫有山山曰登百山呼庚
 癸今則諾注庚西方穀癸北方水軍中不敢正言故謔
 語傳言吳王不恤士故亡也 秋恭守疏勸食盡煮蒸

樵太祖 呼庚 煮鑿督 孫有山山曰登百山呼庚
 大喜之 呼庚 煮鑿督 孫有山山曰登百山呼庚
 癸今則諾注庚西方穀癸北方水軍中不敢正言故謔
 語傳言吳王不恤士故亡也 秋恭守疏勸食盡煮蒸

樵太祖 呼庚 煮鑿督 孫有山山曰登百山呼庚
 大喜之 呼庚 煮鑿督 孫有山山曰登百山呼庚
 癸今則諾注庚西方穀癸北方水軍中不敢正言故謔
 語傳言吳王不恤士故亡也 秋恭守疏勸食盡煮蒸

樵太祖 呼庚 煮鑿督 孫有山山曰登百山呼庚
 大喜之 呼庚 煮鑿督 孫有山山曰登百山呼庚
 癸今則諾注庚西方穀癸北方水軍中不敢正言故謔
 語傳言吳王不恤士故亡也 秋恭守疏勸食盡煮蒸

樵太祖 呼庚 煮鑿督 孫有山山曰登百山呼庚
 大喜之 呼庚 煮鑿督 孫有山山曰登百山呼庚
 癸今則諾注庚西方穀癸北方水軍中不敢正言故謔
 語傳言吳王不恤士故亡也 秋恭守疏勸食盡煮蒸

樵太祖 呼庚 煮鑿督 孫有山山曰登百山呼庚
 大喜之 呼庚 煮鑿督 孫有山山曰登百山呼庚
 癸今則諾注庚西方穀癸北方水軍中不敢正言故謔
 語傳言吳王不恤士故亡也 秋恭守疏勸食盡煮蒸

樵太祖 呼庚 煮鑿督 孫有山山曰登百山呼庚
 大喜之 呼庚 煮鑿督 孫有山山曰登百山呼庚
 癸今則諾注庚西方穀癸北方水軍中不敢正言故謔
 語傳言吳王不恤士故亡也 秋恭守疏勸食盡煮蒸

樵太祖 呼庚 煮鑿督 孫有山山曰登百山呼庚
 大喜之 呼庚 煮鑿督 孫有山山曰登百山呼庚
 癸今則諾注庚西方穀癸北方水軍中不敢正言故謔
 語傳言吳王不恤士故亡也 秋恭守疏勸食盡煮蒸

其筋 **增** 斂木皮 食稟節 唐書張巡傳曰賊還七月

可支一歲而嗣號王巨發其半餽漢陽濟陰許遠固尹

齋紙而食纔千餘人皆羸劣不能穀又張允濟木皮

允濟遷高陽郡丞賊帥王須拔攻郡於是糧屈吏食槐

葉稟節 **易** 乾莖 采蕪菁 五代史曰李罕之圍張全

無叛者 太祖以牛存節故爭河陽知其間道使以兵為先鋒是

時歲饑兵行之食存節以金帛就民易乾莖以食軍擊

走穿之 通鑑唐紀曰朱泚攻圍奉天經月城中資糧

俱竭時供御纔有橋米二斛每旬賊之休息夜絕人於

城外采蕪菁 **支度使** 營田使 通鑑注曰唐制凡天

根而進之 以計軍資糧仗之用節度不兼支度者自為一司

其兼支度者則節度使自支度 凡邊防鎮守轉運不

給則開置屯田以益 **原** 率鍾致石 虢五致一 偃曰

軍儲於是 秦使天下飛芻輓粟負海轉輸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注

引軍船飛輓言疾 後漢虞詡字升卿為武都奮擊羌

袁 蕭何不絕 給饜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 挈眷

先是運糧艱澀驢馬負載餽五致一調瘡 鄧艾大積

石芻木開漕以人餽直於是水運通刊 楚壯伐庸自虛

以 令 振廩同食 周禮挈春以令糧 楚壯伐庸自虛

異 流馬以運 著諭以諭 蜀志諸葛亮由斜谷道作

大原 魏志鄧交通漕運乃著濟河論以諭正 仰食

棗樞 取給蒲羸 袁術淮南戰上取給蒲羸 絕

增 斂木皮

食稟節 唐書張巡傳曰賊還七月

可支一歲而嗣號王巨發其半餽漢陽濟陰許遠固尹

齋紙而食纔千餘人皆羸劣不能穀又張允濟木皮

允濟遷高陽郡丞賊帥王須拔攻郡於是糧屈吏食槐

葉稟節 **易** 乾莖 采蕪菁 五代史曰李罕之圍張全

無叛者 太祖以牛存節故爭河陽知其間道使以兵為先鋒是

時歲饑兵行之食存節以金帛就民易乾莖以食軍擊

走穿之 通鑑唐紀曰朱泚攻圍奉天經月城中資糧

俱竭時供御纔有橋米二斛每旬賊之休息夜絕人於

城外采蕪菁 **支度使** 營田使 通鑑注曰唐制凡天

根而進之 以計軍資糧仗之用節度不兼支度者自為一司

其兼支度者則節度使自支度 凡邊防鎮守轉運不

給則開置屯田以益 **原** 率鍾致石 虢五致一 偃曰

軍儲於是 秦使天下飛芻輓粟負海轉輸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注

引軍船飛輓言疾 後漢虞詡字升卿為武都奮擊羌

袁 蕭何不絕 給饜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 挈眷

先是運糧艱澀驢馬負載餽五致一調瘡 鄧艾大積

石芻木開漕以人餽直於是水運通刊 楚壯伐庸自虛

以 令 振廩同食 周禮挈春以令糧 楚壯伐庸自虛

異 流馬以運 著諭以諭 蜀志諸葛亮由斜谷道作

大原 魏志鄧交通漕運乃著濟河論以諭正 仰食

棗樞 取給蒲羸 袁術淮南戰上取給蒲羸 絕

倉 汎舟之役

收乘曰轉放庚之粟不如海 軍無見

糧 師不宿飽 漢書曰今歲人饑因卒食半菽軍無見

糧 又曰千里餽糧土有 峙乃糗糧 供其資糧尚

飢色惟蘇後舉師不宿飽 峙乃糗糧 供其資糧尚

書 峙乃糗糧 供其資糧尚

書 峙乃糗糧 供其資糧尚

書 峙乃糗糧 供其資糧尚

書 峙乃糗糧 供其資糧尚

書 峙乃糗糧 供其資糧尚

書 峙乃糗糧 供其資糧尚

書 峙乃糗糧 供其資糧尚

書 峙乃糗糧 供其資糧尚

書 峙乃糗糧 供其資糧尚

書 峙乃糗糧 供其資糧尚

書 峙乃糗糧 供其資糧尚

書 峙乃糗糧 供其資糧尚

書 峙乃糗糧 供其資糧尚

書 峙乃糗糧 供其資糧尚

書 峙乃糗糧 供其資糧尚

書 峙乃糗糧 供其資糧尚

書 峙乃糗糧 供其資糧尚

書 峙乃糗糧 供其資糧尚

費誓云時乃煨燿無敢不供
供其資糧屏屨草履也
病莫能興
困而猶鬪

盜賊開皆憚 兵得無乏
後漢書第五種傳曰種
高密侯相是時徐苑二州

盜賊皆聚高密在二州之交種乃大儲糧餉動商吏事
賊尚皆憚之唐書王播傳曰帝討淮西切於饋餉播
引糧異自副與尤通蕩貨益虛使馳傳江
淮哀斯用以給再興兵得無乏帝嘉其力
檄取不與

稟取不節 又曰穆寧傳曰寧在盛職轉運李光弼中
寧欲破之或勸寧去寧曰命寧主糧者救也今公永糧而寧
罪乎前往見光弼曰命寧主糧者救也今公永糧而寧

專饋寧有求兵而公亦專與乎河執其手謝曰吾固知
不可卿與公議耳時重其能守官李密傳曰密素無

府庫財軍職勝無所賜與民食與洛倉者給後無檢至
負取不勝委於道賤賤狼戾密喜自謂足食司倉賈潤

而練曰稟取不節放廣之藏有**儲貲給軍** 出粟濟
時而賜粟場人散胡仰而成功

唐書關播傳曰陳少游鎮浙東淮南表播為判官李
璠唐書關播傳曰陳少游鎮浙東淮南表播為判官李

璠唐書關播傳曰陳少游鎮浙東淮南表播為判官李
璠唐書關播傳曰陳少游鎮浙東淮南表播為判官李

古彙篇鑑類 卷第六 武功部 軍糧 主一

與人無愁苦 又王行敏傳曰劉武周入并州寇上黨
賊圍急儲待空之州民陳正謙者以信義稱鄉里出粟

千石濟軍由是**館饑窮要** 軍食豐衍 又南蠻傳曰
高駝領四川節度使乃秦嶺小醜勢易制而蜀道險阻

領窮更今左神策所發長武河東兵多用度繁廣且彼
皆扼制羌戎不可以弛備詔乃罷長武等兵 又劉晏

傳曰晏移書與宰相元載以為諸將有不死戎虜有侵
密間我貢輸錯入軍食

豐衍可以震耀夷夏 **詐為糧車** 獨據米囤 上見
二通鑑唐紀曰楊行密入宣州諸將爭 **徒梁洋積**

取金帛徐溫獨據米囤為粥以食餓者 **徒梁洋積**
取金帛徐溫獨據米囤為粥以食餓者

取壽昌糧 通鑑宋紀子羽問有金兵預徙梁洋之積
及金人深入餽餉不繼殺馬及兩河所積

軍士以食而子羽復腹背要擊之死傷十五六疫厲
且作乃引眾還 又曰程鵬飛以鄂州降於伯顏伯顏

因檄下信陽諸郡以鵬飛為荆湖宣撫使散守 **出絹**
兵分錄諸將取壽昌糧四十萬劑以充軍餉

助糴 運米赴約 內藏絹一百萬助糴軍儲 八編類
助糴 運米赴約 內藏絹一百萬助糴軍儲 八編類

助糴 運米赴約 內藏絹一百萬助糴軍儲 八編類
助糴 運米赴約 內藏絹一百萬助糴軍儲 八編類

纂曰元塔察兒圍金蔡州史嵩之命孟珙帥師二萬運米三十萬石赴蒙古之約

軍 **作漕** **轉糧** 唐書正相公主傳曰自兵興財用耗主以貿易取奇贏千萬贍軍 又草

帝則詔河北州皆取提節度許以便宜延遣燕州司馬王安德行渠作漕轉糧自桑乾水抵盧思臺行八

百里渠塞不可通擬以方若寒未可進遂下米臺側層

之待凍泮乃運以為解即言度王師至食且足帝不悅曰兵卒拙速無工選我明年請出提乃度他處運何

戰即詔繁時令 **積粟百萬斛** **請粟十萬斛** 通鑑唐

韋懷質馳按 思禮為河東節度使資儲豐衍贍軍之外積粟百萬斛

通鑑宋紀曰孟珙謀知蒙古塔海等帥眾號八十萬

南侵策其必道施黔以透湖 **原不積九年之儲** 奚

湘乃請粟十萬石以給軍餉 **備千金之費** **增一鼠值錢四千** **一鼠值錢數百** 通鑑

唐紀曰郭子儀等九節度使圍鄴城築壘再重穿塹三重築渾水灌之城中井泉皆溢積戩而居自冬涉春安

吾齋類鑑類明

卷言六

軍糧

慶緒堅守以待史思明食盡一鼠值錢四千餉糶數及

馬矢以食馬注云糶與截反先以麥糶雜土築牆今圍

急之芻散餉然以飼馬 又曰山南東道節度使魯

守南陽賊將武令珣固承嗣固攻之城中食盡一鼠

值錢數百餓死者相枕藉上遣宦官將軍曹日昇往宣

慰圍急不得入日昇請單騎入致命城中自謂望絕及

見日昇大喜日昇復為之至襄陽 **三日積穀十國**

取糧以千人運糧而入賊不能過 **四口支糧一石** 兵略纂

無軍食下合城中戶各出乾餼一升富者倍之三日積穀十國 又曰李乘撫宜府購舊例邊

軍月糧無家室者支六斗若妻死雖有父母兄弟亦作無家公奏淮軍士雖無妻但有四口同居者許支一石上允奏道行

軍糧四

荷葉裹飯 陳書孔魚傳曰齊蕭軌等來寇時糧運不

令兵多營麥飯以荷葉裹之信宿之間得數 **處以僉**

萬裏軍人日食苴葉其餘因秋戰遂破賊

約唐書韓飲傳曰伏遷桂管觀察使時詔置五管監

兵盡境賦不足以充其費飲處以儉約遂為定制

民貧不忍遽斂又宗室國貞傳曰國貧加晉絳等州觀

不忍遽斂察處置使既至糧乏而所儲陳腐民貧

上書以聞百姓不知儉運勞又鄭珣瑜傳曰珣瑜為

兵伐禁河南主饋運均輸密諸之兵所藉者食又戴

傳曰齊映劉滋執政叔倫勸以屯難未靖安之者

莫先於兵兵所藉者食故金穀之司不輕易人

食所資在東南又蕭穎士傳曰穎士客金陵時盛王為

式玩兵不振穎士與宰相崔圓書以為今兵食所資在

東南但楚越重山復江自古中原擾則盜先起宜時遣

王以捍鎮江淮佛汗又劉元佐傳曰元佐自往大施金

帑而劉展果反傳曰劉元佐傳曰元佐自往大施金

帑於身將吏商賈奔走輸金錢惟恐後十日元佐

救止籍所入得巨萬因以贍軍其權譎類若此

糧束馬之路又高適傳曰始上皇東還分劍南為兩節

度百姓厭於調度而西山三城列戍適止

古齊齋鑑類函卷言六武功部軍糧

疏曰平戎以西數城皆窮山之顛陁陁輓漕所至輒

險絕運糧束馬之路坐甲無人之鄉輓漕所至輒

留以饋軍又劉晏傳曰晏移書宰相以為淮陰去蒲坂

衣無糲食半菽輓漕所至輒留以饋軍非單車使者折簡書所能制

置見錢關子高宗本紀曰紹興元年初置見錢關子招入入中以給軍食

須後麥耳

增秦疏後漢書來歙傳曰尤武詔使留屯長安悉監護

往年赤眉跋扈長安吾策其無穀必東果來歸降今度

此反虜勢無久全其中必有內相斬者今軍資未充故

諸將歎因上書曰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爲藩蔽故得延
命假息今二郡平蕩則述智計窮矣宜益選兵馬儲積
資糧昔趙之將帥多賈人高帝縣之以重賞今西州新
破兵人疲饑若招以財穀則其衆可集臣知國家所給
非一用度不足然有不得已也帝然之唐書陸贄傳
曰贄上書曰陛下命將興師以討四方一人征行十室
資奉居者疲饋轉行者苦鋒鏑去留騷然而閭里不寧
矣又曰又如遇敵而守不固陳謀而功不成責將帥
將帥曰資糧不足責有司有司曰須給無之更相爲羣
而朝廷含糊未嘗究詰故抱真者吞聲罔上者不慚駭

古春齋淵鑑類編

卷章六

武功部 軍糧

五

衆若此可謂責課虧度也 又曰軍志曰雖有石城十
仞湯池百步無粟不能守也故鼂錯論安邊之策要在
積穀充國建破羌之議先務屯田 又曰兵之所屯食
最爲急若無儲蓄是棄封疆自昔敗亂之因多因餽餉
不足 又奏減河運腳錢用充軍鎮和糴共計收糴米
粟一百八十餘萬石非緣城守之絕及不承別敕處分
並不得輒有費用則是邊城常貯一十五萬八一歲之
糧以爲急難之備諸鎮軍食例皆闕供告急上聞宣旨
下迨則又請貸貯粟所謂匱竭其能幾何夫栽植至難
毀拔至易古人以樹楊爲喻能不爲之歎惜哉 又曰

先務積穀入無加賦官不費財坐致邊儲數逾百萬分貯軍城用防艱急縱有寇戎之患必無乏絕之憂更經二年可積十萬人三歲之糧矣

增議八編類纂引元董博霄議曰海寧一境不通舟楫軍糧惟可陸運而凡瀕淮海之地人民屢經盜賊宜加存撫權令軍人搬運其搬運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行一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行一百里每人負米四斗以夾布囊盛之用印封識人不息肩米不著地排列成行日行五百回計路二十八里輕行一十四里重行一十四里日可運米二百石每石查齋類編類

卷三

武功部

軍糧

軍期

五

運給米一升可供一萬人此百里一日運糧之術也

增贊唐書劉宴傳贊曰常操天下贏貲以佐軍興雖挈兵數十年斂不及民而用度足唐中債而振晏有勞焉

軍期一

增周禮夏官大司馬及致建太常比軍眾誅後至者

軍期二

增漢書張騫傳曰騫爲衛尉與李廣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失亡多而騫後期當斬贖爲庶人

唐書劉義節傳曰義節從李靖擊吐谷渾後軍期主多死亡失器械以勲減死

軍期三

原不見虜

不至質

後漢祭彤字次孫與南單于左賢王信擊北匈奴期至漆耶山信初

有嫌於彤行出高門塞九百里得小山乃妄以山信初山形到不見虜而還坐逗遛異懦而下款免又田廣明字子都擊匈奴不至質引軍空下太

斬王恢

斬莊賈

史莊賈後期讓直斬之詳

牒唐書

李愬傳

日時李光顏戰數勝元濟悉銳卒屯洄

告師期於時元和十一年十月巳卯師夜起

傳曰回督戰至蒲東王宰石雄棄鍵渴道左回不馳行

六旬取潞否則死之未及期二日賊平

期失道後期武帝賈楊僕失期內顧注內

若神唐書韓愈傳曰穆宗問元破賊期對

古查彌鑑武功部軍期

又江夏王道宗傳曰帝將討高麗遣張儉驪度遼

窺形勢儉畏不敢深入道宗請以百騎往約其還曰臣

請二十日行留十日覽觀山川得還見天子固秣馬束

兵旁南山入賊地相易險度營陣便處將還會高麗兵

斷其路更走開

五日當解一月可決

四年陳湯策烏孫兵不出五日當解

永光二年隴西羌反馮奉世請用一萬人一月可決

不八日破賊期六旬取潞

圖示浚浚欲待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

軍期四

深入自贖通鑑唐紀曰高崇文討劉闢河東將呵跌

誅欲深入自贖軍於鹿頭

便宜從事通鑑宋紀曰仁

陝西沿邊招討使韓琦范仲淹龐籍凡軍期申覆不及皆便宜從事用安撫使王堯臣議也

宗族從軍一

增魏志李典傳曰太祖與袁紹相拒官渡典率宗族及部曲輸穀帛供軍 唐書渾瑊傳曰瑊年十一善騎射隨父釋之防秋朔方節度使張齊邱戲曰與乳媪俱來邪是歲立跳盪功

宗族從軍三

原蕭何遣 耿純率 何遣宗族子弟從軍侍漢王 後人從世祖恐賓客等有異心 乃燒其廬舍以絕反顧之望 **舉**宗從魏 收族請鄴 魏志韋成宗族三千人家居乘氏請從魏郡太祖曰卿欲慕耿純耶謝曰臣功微龍過舉宗陳力今征伐未息宜實郊隧非敢望純云云 **增**五服子弟三百人 臧霸率子弟請收族屬詣鄴

古藝鑑圖

卷頁

武功部

宗族從軍

三

甥姪部曲二百人

南史曹景宗傳曰梁武表景宗為竟陵太守及帝起兵景宗聚眾率五服

內子弟三百人從軍 唐書史敬奉傳曰敬奉矛矢在手前無強敵甥姪部曲二百人每出輒二其隊為四五

隨水草數日不相知 及相遇已皆有獲

請子率奴馬從軍

請家出奴

馬助征 又兵志曰郭子儀之婿端王傅吳仲孺殖貲累巨萬聞國家有急不自安請以子率奴馬從軍 德宗喜甚為官其子五品 白志貞請節度都團練觀察使與世嘗任者家皆家出子弟奴馬裝鑼助征授官如仲孺子於是豪富者緣為幸而貧者苦之

宗族從軍三

增詩唐杜甫覽栢中丞并子姪數人除官制詞詩曰紛

然喪亂際見此忠孝門蜀中寇亦甚栢氏功彌存深誠 補王室戮乃自元昆三止錦江沸獨清玉壘昏高名入

竹帛新渥照乾坤子弟先卒伍芝蘭疊璵璠同心注師
律灑血在戎軒

召募一

增宋史兵志曰初太祖揀兵中強勇者號兵樣分送諸
道令如樣招募後更爲木槩差以尺寸高下謂之等長
杖委長吏都監度人材取之 又曰真宗祥符中重定
等杖自五尺八寸至五尺五寸爲五等 又曰仁宗天
聖元年詔京東西河北諸路募兵當部送者刺指揮二
字家屬給口糧兵官代還以所募多寡爲賞罰

召募二

古書類纂類編 卷三 吳 武功部 召募

五

增唐書曰劉武周攻汾陽宮高祖乃募兵旬日間得衆
一萬 又論惟貞傳曰惟貞名瑀肅宗在靈武以衛尉
少卿募兵綏鉅關旬衆數萬 又崔安潛傳曰乾符初
王仙芝寇河南安潛募人增障繕械不以力費仰朝廷
又栢良器傳曰良器入爲左神策軍大將軍知軍事
募材勇以代士卒市販者 又封常清傳曰安祿山反
常清募兵得六萬人然皆市井庸保乃部分旗幟斷河
陽橋以守賊 通鑑唐紀曰武后命太子爲河北道元
帥以討突厥先是召募月餘不滿千人及聞太子爲元
帥應募者雲集未幾數盈五萬 又曰右龍武將軍李

觀將衛兵千餘人從上於奉天上委之召募數日得五千餘人列之通衢旗鼓嚴整城人爲之增氣 又曰建中四年四月募諸嘗爲節度觀察都團練使子弟奴馬從軍使劉德信將之以救襄城 又曰崔寬與楊子琳戰數不利秋七月崔寧妾任氏出家財數十萬募兵數千人帥以擊子琳破之 五代史曰李繼韜募勇敢士爲軍卒郭威年十八以勇力應募爲人負氣好使酒繼韜特奇之 通鑑宋紀曰高宗時詔陝西河北京東西路募兵十萬更番入衛 宋史高宗本紀曰紹興六年命辰沅靖澧四州以閒田募力弩手三千五百人爲

古春編鑑類

卷五

武功部

召募

元

額 典故紀聞曰嘉靖初甘肅巡撫陳九疇請內帑銀募軍戶部言據九疇所稱本鎮官軍原額七萬有餘近年逃亡幾半夫逃軍既衆則餘糧亦多宜卽以逃軍所餘之糧爲募軍月糧諸費 兵略纂聞曰毛伯溫掌兵部時團營軍耗不及額議召募補之公言京師募兵徒得賈豎遊民無益於用宜止召募而嚴簡閱

召募三

原以飛

豬突

光武時西戎反募飲飛射士魯奇應募宜受上賞漢岑彭燒橋事詳水戰王

莽時例奴爲寇甚善大募天下

隆請

霸慙

孝與涼

州有虜隆請募士三千無問所從來鼓行擊之公卿僉曰六軍旣衆州郡兵多俱當用之不宜橫設賞募帝

許隆 王即反世祖合王霸於市募人
霸至市人皆舉手揶揄笑之霸慙而返

軍杜伏威傳曰江淮羣盜爭附伏威選敢死士五千號

兵使報怨於女真號曰怨軍凡八營募自宜州者曰前

宜後宜自錦州者曰前錦後錦自乾自顯曰乾曰顯又

有乾顯大營嚴州營 廣騎 山 唐書張說傳曰時

亡命略盡說建請一切募勇強士優其科條簡色役不

旬日得勝兵十三萬分補諸衛以強京師後所謂廣騎

也 又呂元膺傳曰元膺拜獵而留守東畿西南通鄆

號川谷曠深多麋鹿人業射獵而不事農遷徙無常皆

樞悍善鬪號曰山棚權德輿居守將羈縻之未

克至是元膺募為山棚子弟使衛宮城詔可

惶 惶 又劉仁恭傳曰天祐三年朱全忠自將攻滄州

日定霸都上人則惶於臂曰一心 募猛士 募銳卒

事主盧龍閭里為空得眾二十萬 又曰高宗儀鳳二年十二月募關內河東猛士以伐吐蕃

蕃三年正月遣使募河南河北猛士以伐吐蕃 又薛

吉登 吉登 武功部 召募

平傳曰王庭奏聞半元翼詔平出援平遣將李叔佐率

兵二千往刺史王櫻餽餉陘狹眾潰而歸劫屯士萬人

薄州隸城中兵募平悉公帑家貲募銳卒二千 募屠

迎戰以奇兵掩賊輜重賊狼顧遂大敗降餘黨

民 募市人 又曰元宗遊賊至馬嵬父老遮道請留太

得二千餘人 蕭俛傳曰朱克融王廷湊亂 給廩帑

朝廷調兵不充乃召募市人烏合戰輒北 募 後樓都 宸衛都 唐書

增上募 怨

辛

吉登 吉登

武功部 召募

辛

辛

傳曰安嶽山反或說翰悉情銳誅君側此漢挫七國計也謀隨靈揚國忠大駭入見帝曰兵法安不忘危大兵在潼關而無後殿萬一有變帝曰兵法安不忘危大兵千人日夜訓練以劔南列將不統之危矣即募壯兒三使腹心杜乾運為帥宋史寧宗本紀曰嘉定二年命荆湖制置司募逃卒及放散忠義以補兩禁軍闕武銳軍 橫江軍 通鑑宋紀曰李庭芝為兩淮制置大武銳軍 宋史高宗本紀曰紹興四年詔沿江州四部各募水軍五百人名橫江軍兩浙十部沿江州縣招補巡 充義軍 充扈衛 發兵以充義軍 宋史高宗本紀曰紹興七年詔席益募陝西河東河北兵三千於河南北四十餘郡凡八丁取一以充義軍 宋史高宗本紀曰紹興七年詔席益募陝西河東河北兵三千部送行在 詔書繫米 蠟書膏圍 煬帝雁門煬帝從左扈衛 日靖康中張所以蠟書膏圍募河北兵士民得書喜曰朝廷棄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拔而用之 應募者十七萬人由是所警震河北

古齋淵鑑類編 卷百六 武功部 募兵

至

改官募兵 漢書灌夫傳曰夫父孟死吳軍中夫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仇於是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數十人 兪州史料三述曰正統己巳徐公理以翰林院侍讀改浙江道御史募兵兪德揚公鼎以右春坊石中允改河南道御史募兵兪州檢計 王王改江西道御史募兵齊南俱事完復故官 前

宜後宜 前錦後錦 註俱見 陳可取之民 募敢

死之士 吳志周祗乞於鄱陽召募事下陸遜曰此郡人易勸難安祗固陳可取之民吳遜等果殺祗遜

破 戴抹額應詔 銳鉏首應募 唐書婁師德傳曰師德乃自奮戴紅抹額來應詔高宗假朝散大夫吐蕃

軍 通鑑唐紀曰龐助募人為兵人利於剽掠爭赴之至父遣其子要勉其夫皆 戶免糧五石 月給米三

斷鉏首而銳之執以應募 後命自澄東至甘肅一帶 斗 邊民有強勁精壯願報効者募為上兵收附近衛所

給與銀布鞍馬器械秋冬操練支與口糧春夏務農供 支免其本戶五石稅銀一丁課差以供給之 兵畧募

支免其本戶五石稅銀一丁課差以供給之 兵畧募

聞曰劉纓正德間為兵部侍郎初崇明盜起江南諸郡
經騷所在募民兵應敵號義勇軍有司上其數請如官
軍給餉公不可曰往時王都御史借關龍民兵討洞蠻
從便宜月給米人三斗後皆籍為軍至今遺患於民國
家軍餉豈宜
輕議事遂寢
傳曰垂進棧州刺史州與鄆比時賊略定滴河華遠逐
賊斬二千級復其縣又募羣盜可用者貸死補屯卒使
據孔道賊至輒擊卻之不敢北
宋神宗紀曰熙寧元年募飢民補兩軍

召募四

增築臺募萬死一生者唐書南霽雲傳曰張巡始破圍
築臺募萬死一生者數日無敢

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應俄有暗鳴而來者
乃霽雲也巡對泣下
引帖

募重而約嚴唐書蘇頌傳曰吐蕃盜邊帝欲自將
兵討之頌上疏諫止有曰若夫釋良

古香齋鑑類卷五 武功部 召募

將募重而約嚴連律必誅殺敵必
賞多出金以購酋長賊亡無日矣

召募五

增秦疏唐郭虔瓘傳曰虔瓘建募關中兵萬人擊突厥

餘寇有詔募上給公乘在所續食將作大匠韋湊上言

漢徙豪族實關中今畿輔戶口逋耗不宜更募驍勇以

空京甸資荒服萬人所過遞馱熟糈直六千里州縣安

所供億秦隴以西多沙磧少居人若何而濟縱有克獲

其補幾何倘稽天誅則誇大事

古香齋新刻神珍淵鑑類函卷二百十六

